



十三經注疏

禮記四

0412  
476  
58

五十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  
檀弓下



禮記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公叔文子卒

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拔蒲八反。

其子成請謚

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

謚者行之迹有時猶言有數也。大夫士三月而葬。行下孟反。

君曰昔者衛國凶饑

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

君靈公也。粥音祝。

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

乎

難謂魯昭公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也。時齊豹作亂公如死鳥。難乃且反注同。

夫子聽衛

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

波  
18  
18





均何以別之故須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是從左  
氏之義。孰有至者乎。居親之喪必衰經樵梓安有居親  
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言不可鄭云心正且知禮。○陳子  
者不信邪言是心正居喪不沐浴佩玉是知禮也。

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子車齊大

夫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

下請以殉葬子亢子車弟孔子弟子下地下。亢子

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

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

二子者之為之也度諫之不能正以斯言拒於是弗

果用果疏陳子至果用。正義曰此一節論殉葬非禮

曰知孔子弟子者以論語陳亢問於伯魚與伯魚相問故知孔子弟子又知子車齊大夫者昭二十六年左傳齊師圍成

魯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魯人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鄭蓋據  
此謂齊大夫知亢是子車弟者以子車之妻謀欲殉葬子車  
子亢不能止之若是子車之兄當處分由已故知是子車弟  
也子亢至之也。子亢既見兄家謀殉葬非禮之事自度不  
能止故云殉葬非禮也又云雖非禮彼疾當養者彼死者疾  
病當須養侍於下者以外人疏誰若妻之與宰言妻宰最親  
當須侍養若得休已不須侍養吾意欲休已若其。○子路  
不止必須為殉葬則吾欲以妻之與宰二子為之。

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

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

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猶疾也謂不及其日月。啜昌劣

反叔或作菽音同大豆也王云熬豆而食曰啜菽

斂力檢反還音旋後同稱尺證反下注之稱同

禮。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事親稱家之有無之事孔子至

謂禮。孔子以子路傷貧故答之云啜菽飲水以菽為粥以

常啜之飲水更無餘物以水而已雖使親啜菽飲水盡其歡

樂之情謂使親盡其歡樂此之謂孝答上生無以為養。斂

已說卷一

手足形者親亡但以衣棺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還速葬而無梓材稱其家之財物所有以送終此之謂禮答上死無以爲

者而后入

欲賞從者以懼居者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二十六年復歸於衛○從才用反注下

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執羈勒而從如

皆從則孰守社稷

言從守若一勒紉也○羈音基勒丁歷反紉陳忍反

君反

其國而有私也毋乃不可乎

言有私則生怨

弗果班疏

衛獻至果班○正義曰此一節論衛君歸國不合私賞從者之事○注欲賞至於衛○正義曰經直云班邑於從者鄭知以懼居者見下柳莊云如皆從則孰守社稷爲居者而言明知獻公欲懼居者也故左傳云獻公反國使人責大叔儀是也知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者案襄十四年左傳云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二子皆朝服而朝日盱不召公射鴻於圃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故攻公公出奔齊二十六年傳云甯惠子之子甯喜以父言攻孫氏

而納衛侯二十六年復歸于衛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二十六年復歸于衛也

○衛有大史

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革急也○革本

又作亟居力反注同

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

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

急也

不釋服而往遂以禭之

脫君祭服以禭臣親賢也所以此禭之者以其不用襲也

凡禭以斂○禭音遂脫本亦作說又作稅同他活反

與之邑裘氏與縣潘氏

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

所以厚賢也裘縣潘

邑名○縣音玄

疏

衛有至變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君急弔臣之事柳莊爲衛大史今寢疾其家

注同潘普下反自告公報之曰若疾急困雖當我祭必須告也其後柳莊果當公祭之時卒而來告公祭事雖了與尸爲禮未畢○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才能賢異非唯寡人之臣乃是社稷之臣今聞之身死請往赴之又不釋祭服即往



者。○釋音亦去羌呂。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疏

反注同。籥羊勺反。正義曰此一節論卿卒重于繹祭之事。注

仲遂至不繹。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案宣八年六

春秋至聲者。○正義曰此經所云者春秋經文案宣八年六

月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於垂是也。云仲遂魯莊公之子

東門襄仲者。世本及左傳文也。云萬干舞也。籥籥舞也。者案

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萬是執干

而舞武舞也。即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是也。籥舞執羽吹

籥而舞文舞也。文王世子云。秋冬學籥。是也。云傳曰去其

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亦宣八年公羊傳文云。去其有聲謂去

籥舞以吹籥有聲故也。廢其無聲謂廢籥舞而不去。以萬

籥舞無聲故也。鄭志荅張逸云。廢置也。於去聲者。為廢謂廢留

不去也。然鄭引萬干舞。籥舞雖是。傳文鄭翦略其事。不全

寫傳文。故於後始稱傳曰去其有聲。廢其無聲。以二句全是

傳文。○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公輸若。匠師

也。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

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幼未

也。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幼未

也。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幼未

也。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幼未

也。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幼未

也。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幼未

也。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幼未

也。幼未知禮也。斂般請以機封。斂。下棺於槨。般若之族多技巧。幼未

假曰不可夫魯有初。初謂故事。公室視豐碑。言視者

子也。豐碑。斲大木為之。形如石碑。於槨前後四角樹之。穿中

於間為鹿盧。下棺以絳繞。天子六絳。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

○碑。彼皮反。僭子念反。後皆同。斲丁三家視。桓楹。時僭

角反。絳音律。繞而沼反。重直龍反。二家視。桓楹。諸侯

諸侯下天子也。斲之形如大楹耳。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絳。二

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絳。二碑。士二絳。無碑。○下戶嫁反。植時

力。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寧有強使

女者。與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以與已字本同。○其母

爾。自古以字強其丈反。女音汝。與音餘。下苦與同。其母

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毋無也。於女寧有病。噫。不

之聲。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

於其反。噫。弗果從。疏。季康至果從。○正義曰此一節論

死。公輸若為匠師之官。年方幼。小主掌窆事。欲下棺斂於壙

中。其若之族人。公輸般性有技巧。請為以轉動機。關窆而下

棺。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時。有公肩假。止而不許。曰不可

為機窆之事。天魯有初。始舊禮。公室之喪。視豐碑。豐大也。謂

已。疏。卷十

六

用大木為碑三家之葬視桓楹也桓大也楹柱也其用之碑如大楹柱言之葬事其法如此遂呼般之名般女得以人之母而嘗巧乎嘗試也欲以人母試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為此乎豈不得休已者哉又語之云其無以人母嘗試已巧則於女病者乎言不得嘗巧豈於女有病公肩假既嘗般為此言乃更噫而傷歎於是眾人遂止不果從般之事。注公輸若匠師。正義曰以匠師主窆故鄉師云及窆執斧以泄匠師是也。注言視至虛也。正義曰凡言視者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故王制云天子之三公視大木為之形如石碑者子男是也。故云言視僭天子也。云斷大木為之形如石碑者以禮廟庭有碑故祭義云牲入麗于碑儀禮每云當碑揖此云豐碑故知斷大木為碑也。云於椁前後四角樹之者謂椁前後及兩旁樹之角落相望故云四角非謂正當椁四角也云穿中於間為鹿盧所謂穿鑿去碑中之木令使空於此空間著鹿盧鹿盧兩頭各入碑木云下棺以綽繞者綽即紼也末頭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云天子六綽四碑者案周禮大喪屬其六引故知天子六綽也喪大記云君四綽二碑諸侯既二碑故知天子四也云前後各重鹿盧也者以六綽四碑明有一碑兩紼者故知一碑上下重著鹿盧知唯前後碑

重鹿盧者以棺之入椁南北豎長前後用力深也案春秋天子有隧以羨道下棺所以用碑者凡天子之葬掘地以為方壙漢書謂之方中又方中之內先累椁於其方中南畔為羨道以蜃車載柩至壙說而載以龍輶從羨道而入至方中乃屬紼於棺之緘從上而下棺入於椁之中於此之時用碑綽也。注諸侯下天子也。斷之形如大楹耳。正義曰以言視棺楹不云碑知不似碑形故云如大楹耳。通而言之亦謂之碑也。故喪大記云諸侯大夫二碑是也。云四植謂之桓者案說文桓亭郵表也謂亭郵之所而立表木謂之桓即今之橋旁表柱也。今諸侯二碑兩柱為一碑而施鹿盧故云四植謂之桓也。周禮桓圭而為雙植者以一圭之上不應四柱但球為二柱象道旁二木又宮室兩楹故雙植謂之桓也。大夫亦二碑但柱形不得麤大所以異於諸侯也。注以已至本同正義曰言經中以用之義是休已之字所以用之以得為休已之字者以其本同謂古昔之本用字本同乃得通用謂用謂其兩字本昔是同故得假借而用後世始以已義異也云僭於禮有似作機巧非也者皇氏解云僭濫之事於禮猶有所似作機巧之事全非也。注毋無至止之。正義曰依說文止毋是禁辭故說文毋字從女有人從中欲干犯故禁約之故鄭注論語云毋止其辭讓也故曲禮上篇多言毋毋



猶勿也謂勿得如此下無是有無之無此經中之義是有無之無故轉毋作無也。注不寤之聲。正義曰公肩假唱噫是歎公輸般不能寤於禮故傷之而為此聲也。○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

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加其杖。

頸上兩手掖之。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禺音遇。又音務。注同。辟音避。罷音皮。倦其卷反。掖音亦。領。曰使之雖病也。謂時繇役。繇。任之雖重反。掖音亦。領。曰使之雖病也。本亦作徭音遙。

也。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政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弗能弗亦作不為于偽。反下注國為下為懿同。復扶又反。下復射謂不。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與其鄰重復同難。乃且反。踐其言。

汪錡往皆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鄰里也。重皆當為童童。傳曰童汪錡。重依注音童下同。魯人欲勿殤重。汪錡黃反。錡音綺。反冠古亂反。

亦可乎。善之。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頌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問於仲尼。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為斂葬。行下孟反。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頌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之。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頌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之。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頌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之。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頌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之。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頌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亦可乎。善之。疏。戰于至可乎。正義曰此節論童子死難。師戰于郎。郎者魯之近邑也。案哀十一年魯人公叔禺人逢。遇國人走辟齊師。兩手負杖於頸。走入城保困而止。息。禺人。見而言曰。國以徭役使此人。雖復病困。國以賦稅責任人民。雖復頌重。若上能竭心盡力。憂恤在下。則無以負愧。今君子。卿大夫不能為謀士。又不能致死。是自全其身。不愛民庶。於。理不可既。嫌他。不死。欲自為致死之事。故云我則既言矣。既。已也。云我則已言之矣。乃踐其言。於是與隣之童子。姓汪名。錡。往赴齊師而死焉。依禮童子為殤。魯人見其死寇。欲勿殤。童汪錡意以為疑問於仲尼。仲尼報之云。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勿猶不也。雖欲不以為殤。不亦可乎。言其可為不殤也。○注。郎魯至是也。○正義曰。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公羊傳云。郎者何。吾近邑也。哀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戰于郊。是郊頭郎邑。故知近也。案春秋直云戰于郊。知。與此戰于郎為一事者。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故為一也。

注禹人至務人。正義曰案哀十一年傳云公叔務人僮汪錡死昭公傳云昭公子公為逐季氏公曰務人為此禍務人即公為也故云昭公子此作禹人者禹務聲相近聲轉字異也。注重皆當為童。正義曰此云重在踏下云重在踏以重字有二故云皆當為童以言魯人欲勿殤故從春秋為童也注見其至斂葬。正義曰案喪服小功章大夫為昆弟之長殤注云謂為士者若不仕者也以此言之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注治之者喪服所論據尋常死者雖見為士猶以殤服服之注治之者死於敵故以成人之喪治之云國為斂葬者以其經稱魯人但指衆辭注踣非是家無親屬。○子路去魯謂顏淵

曰何以贈我。送贈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于墓

而后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哭哀去也展省視之

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

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疏子路至則下。正義曰此一節論禮

敬祀墓之事各依文解之。注無事君主於考。正義曰若有君事去國則不得哭墓故上曲禮云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不哭於墓。過墓則式過祀則下曰墓謂他家墳壟祀謂神位有屋樹者居無事主於恭敬故或式或下也他墳尚式則已先祖。○工尹商陽與陳弃疾追吳師及墳墓當下也。工尹楚官名弃疾楚公子弃疾也以魯昭八年帥師滅

之。陳縣之楚人善之因號焉至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使

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圍徐以懼吳於時。陳弃疾

疾謂工尹商陽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手弓

子射諸。商陽仁不忍傷人以王事。射之斃一人韃弓

不忍復射斃仆也韃韜也。斃本亦作斃婢世。又及謂之

反下同韃勃亮反仆蒲北反又音赴韃吐刀反。又斃二人每斃一人揜其目。揜其目不忍視之。又及謂之

人又一人後。止其御曰朝不坐燕不與殺二人

人妾加耳。

亦足以反命矣

朝燕於寢大夫坐於上士立於下然則商陽與御者皆士也兵車參乘射者在

左戈盾在右御在中央。朝直遙反。孔子曰殺人之中

與音預乘繩證反盾食允反又音允

又有禮焉。善疏。工尹至禮焉。正義曰此一節論殺

至人聲。正義曰案春秋傳楚皆以尹為官名也故知工尹

楚官名也云弃疾楚公子弃疾也者左傳文是楚恭王之

後立為平王云楚人善之因號焉者案昭十三年左傳晉叔

向云弃疾君陳蔡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故楚人善之因

號為陳弃疾也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是昭十二年左

傳文楚子謂靈王名虔弃疾之兄也使蕩侯一潘子二司馬

督三囂尹午四陵尹喜五也五大夫圍徐以偪懼於吳也案

左傳直有圍徐不見有吳師之事也又弃疾不與圍徐鄭必

知有吳師及弃疾追之者以弃疾昭八年縣陳十三年自立

為王於此之間無與吳師相涉今弃疾追吳師復有圍徐懼

吳之事故鄭引以明之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本有作陵弃疾者故云陳或作陵楚人呼陳及陵聲相似故

云楚人聲子手弓而可手弓者弃疾謂商陽射吳之奔者云

子是手弓之人謂是能弓之手而可手弓者謂其堪可稱此

能弓之手謂宜須射也又家語云楚伐吳工尹商陽與弃疾

追吳師及之弃疾曰王事也子手弓而可商陽手弓弃疾曰

子射諸射之斃一人韞其弓則此分句為異解義亦別言手

弓者令其毅弓而射之未知孰是故兩存焉附之以廣聞見

也。注朝燕至中央。正義曰朝之與燕皆在於寢若路門

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其燕朝在於路寢如孔子攝齊

升堂又詩傳云不脫屣升堂謂之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

大夫坐於上燕亦在寢故燕禮云燕朝服於寢案燕禮獻卿

大夫及樂作之後西階上獻士士既得獻者立於東階下西

面無升堂之文是士立於下云兵車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

右御在中央者謂兵車參乘之法其事如此若非兵車參乘

則尊者在左故曲禮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鄭注云君存惡

空其位又月令載耒耜於御與車右之間君在左也知兵車

參乘射者在左戈盾在右者案宣十二年左傳云楚許伯御

樂伯攝叔為右於時樂伯主射樂伯云左射以鼓是射者在

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是御者在左自然戈盾在

已流卷一

右若天子諸侯親為將亦居鼓下故戎右云贊王鼓成二年齊侯圍龍齊侯親鼓之是也若非元帥則皆在左御者在中故成二年韓厥自其車左居中代御而逐齊侯故杜預云其車自非元帥御者皆在中故熊氏以為雖非元帥上軍下軍之將亦居鼓下故成十六年鄆陵之戰子重將左而云子重鼓之也故為將皆在鼓下也以其親鼓故以為鼓下案周禮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鞀豈皆居鼓下也其義恐非也孔子曰殺人之中又有禮焉者言其既殺人之中又有禮則轅弓揜目等是也案左氏傳戎昭果殺獲則殺之商陽行仁而孔子善之傳之所云人謂彼勅敵與我決戰雖是胡者獲則殺之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諸侯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故以為有禮也○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魯成十三年曹伯廬卒於師是也廬謚宣言桓聲之誤也桓依注音諸侯請會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含胡使之非也襲賤襄公朝于荆康王卒在魯襄二十八年康王楚荆人曰必請襲欲使襄公衣之魯人曰

非禮也荆人強之欲尊康王○強其丈反下注同巫先拂柩荆

人悔之巫祝桃茹君臨臣喪之禮○疏諸侯至悔之○

論諸侯失禮之事○注在魯至言之○正義曰不言楚而言荆者楚屬荆故荆言之也春秋莊十年荆敗蔡師于莘公羊傳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而左氏無此義荆蓋楚之本號魯莊之世告命皆稱荆至僖元年始稱楚故杜預云○滕成公荆始改號曰楚其巫祝桃茹之事已具于上

之喪魯昭三年使子叔敬叔弔進書子叔敬叔魯宣公弟叔肸之曾孫叔

子服惠伯為介惠伯慶父之孫之子名椒介副也○介音

及郊為懿伯之忌不入郊滕之近郊也懿伯

惠伯曰政也不可以

叔父之私不將公事政君命所為敬叔於昭穆以遂

人

惠伯強之乃人

**疏**

滕成至遂入。正義曰此一節論不可以私廢公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子叔至弓

也。○正義曰案世本叔胙生聲伯嬰齊生叔老老生叔弓是叔弓為叔胙曾孫也。叔是其氏此記云子叔者子是男子通稱故以子冠叔也。○注惠伯至副也。○正義曰案世本慶父生穆伯敖敖生文伯穀穀生獻子蔑蔑為慶父曾孫惠伯是蔑之孫是慶父玄孫之子也。案春秋傳曰子服椒故知名椒也。○及郊至公事。○敬叔為使惠伯為介至滕之近郊懿伯是惠伯叔父敬叔於先有怨於懿伯今至滕郊為有懿伯之怨故畏難惠伯不敢入惠伯知其難已遂開釋之今既奉君命政令奉使滕國不可以叔父私怨遂欲報讎不行公事也。○注郊滕至不入。○正義曰經直云郊知是滕之近郊者下云不入謂不入國城則郊與國城相近故知郊是近郊也。知懿伯是惠伯叔父者以下文惠伯云不可以叔父之私故知懿伯是惠伯叔父也。云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也者謂敬叔殺懿伯被懿伯家所怨恐惠伯殺已故難惠伯不敢入也。然敬叔惠伯同在君朝又奉使滕國相隨在路不相畏難人滕始難者雖有怨讎恆為防備今入滕國是由主人其防備之事不復在已故難之引春秋傳敬叔不入故引以明之。○傳文引之者以經直云不入恐是惠伯不入故引以明之。○

注政君至叔父。○正義曰案論語注君之教令為政臣之教令為事也。故云其事也。如有政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者此後人轉寫鄭注之誤當云敬叔於昭穆以惠伯為叔父。檢勘世本敬叔是桓公七世孫惠伯是桓公六世孫則惠伯是敬叔之父六從兄弟則敬叔呼惠伯為叔父敬叔呼懿伯為五從祖此注乃云敬叔於昭穆以懿伯為叔父故知誤也。

○哀公使人弔蕢尚遇諸道辟於路畫宮

而受弔焉

哀公魯君也畫宮畫地為宮象。○蕢苦曾怪反辟音避又婢亦反畫音獲注同。

子曰蕢尚不如杞梁之妻之知禮也

行弔禮也於野非齊

莊公襲莒于奪杞梁死焉

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是也春秋傳曰杞殖

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隧奪聲相近或為允梁即殖也。○于奪徒外反注並允同杞音豈殖時職反華胡化反且子餘反。  
其妻迎其柩於路而哭之哀莊公使人弔之對曰君之臣不免於罪則將肆諸市朝而

妻妾執

肆陳尸也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執拘也。肆殺三日陳尸音四朝直迺反上詩掌反拘音俱

君之臣免於罪則有先人之徹廬仕君無所

辱命

無所辱命辭不受也春秋傳曰齊侯弔諸其室。廬力居反。○疏哀公至辱命。○論黃尚不如婦人得禮之事。注肆陳至拘也。正義曰此一節周禮鄉士職云協日刑殺肆之三日是陳尸曰肆也云大夫以上於朝士以下於市者謂諸侯大夫士也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朝三日大夫既於朝士則於市也其天子臣則有爵者皆適甸師氏不在朝故周禮掌囚職云凡有爵者奉而適甸師氏以待刑殺掌戮云有爵者殺之于甸師氏是也天子士宜在。○孺子贖之喪魯哀公之少子哀朝與諸侯大夫同。

公欲設撥

撥可撥引輻車所謂紼。問於有若有若

曰其可也君之三臣猶設之

猶尚也以臣況子也。三臣仲孫叔孫季孫

顏柳曰天子龍輻而樽

輻輻車也畫轅為龍。樽覆也。殯以樽覆棺。

而塗之所謂敢塗龍輻以樽

樽音。諸侯輻而設樽

郭疇大報反攢塗才九反下音徒

諸侯輻而設樽

輻不為榆沈故設撥

以水澆榆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於引輻車滑。沈本又作審。

同昌審反澆古堯反

三臣者廢輻而設撥竊禮之

止其學非禮也廢去也紼繫。於輻三臣於禮去輻今有紼。

不中者也而君何學焉

是用輻禮也殯禮大夫敢置西序士掘碑見衽。○中丁仲。反又如字學如字或音戶教反非注同去羌呂反下同掘求。

勿反又求月反又戶忽反肆本又作肆

以二反棺坎也見賢通反衽而審反

哀公不得學僭禮之事

○顏柳至學焉。○顏柳以有若對非。其實恐哀公從之以其正禮而言天子之殯則以龍輻謂畫。

輻車轅為龍載樞於上累材作樽而題湊其木樽覆棺上而

後塗之其諸侯則以輻載樞不畫為龍亦累木為樽設木於

上以樽之不為題湊直橫木復之亦泥塗其上以其有輻須

設榆沈備擬牽引為有榆沈故須設撥撥謂紼也今三臣者

依禮廢輻不合用殯今乃設撥用輻是盜竊於禮不中法式

而君何得學焉

○注畫轅至以樽。○正義曰經直云龍輻知。

而君何得學焉。○注畫轅至以樽。○正義曰經直云龍輻知。

畫轅為龍者以輻之形狀庫下而寬廣無似龍形唯轅與龍為形相類故知畫轅也云所謂鼓塗龍輻以樽者以其上篇有其文故此言所謂上篇也輻外邊從累其木上與樽齊乃鼓木為題湊為四阿樽制而塗之。注轅不畫龍。正義曰喪大記云龍輻此直云輻故云不畫龍其木亦不題湊故鄭注以上二記云諸侯不題湊。注三臣至見祔。正義曰喪大記大夫二縛二碑是大夫有縛縛即縛也又注既夕禮云大夫以上始有四周謂之輻是大夫有輻也此云三臣於禮去輻用輻僭禮不同者大夫以樞朝廟之時用輻綽惟殯時用輻軸不得用輻緋此文據殯時大記及既夕禮謂朝廟及下棺也云大夫敢置西序土掘拜見祔者是喪大記文謂鼓叢其木以鄣三面倚於西序拜謂穿地為坎深淺見其棺蓋上小要之祔言棺上小。○悼公之母死。母哀公。哀公為之要之祔出於平地。

齊衰有若曰為妾齊衰禮與。譏而問之妾之貴者為之總耳。○為于僂

反下為妾注為之下。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弗為服皆同與音餘。○我言國人皆名之為我妻重服。○疏曰悼公至妻我。○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公為

妾著服非禮之事。注妾之貴者為之總耳。○正義曰天子諸侯絕旁期於妾無服唯大夫貴妾總以哀公為妾著齊衰服故舉大夫貴妾總以對之耳。○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者公以有若之譏遂文其過云吾豈得休已而不服之乎所以不得休已者雖是其妾魯人以我無夫人皆以為我妻故不得不服。○季子臯葬其

妻犯人之禾。季子臯孔子弟子高柴孟氏之邑。申祥成宰或氏季犯蠶也。○蠶力輒反。申祥

以告曰請庚之。申祥子張子庚償也。○子臯曰孟

氏不以為是罪予。時僭侈。○僭子念反。朋友不以為是

弃予。言非大故。以吾為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

難繼也。特寵虐民非也。○疏。季子臯葬其妻至繼也。○正

事各依文解之。○注季子至成宰。正義曰此一節論高柴非禮之

子傳云高柴字子臯少孔子三十歲鄭人也知為成宰者下

文云子臯為成宰云季者高是其正氏今言季子臯故鄭云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或氏季以身處季少故以字為氏而稱季也猶若子游稱叔

氏仲由稱季路皆其例也弟子傳及論語作子羔與此文子  
臯字不同者古字通用○子臯至繼也○子臯見申祥請償  
故拒之云孟氏不以其犯禾之事罪責於我以孟氏自為奢  
暴之故也朋友不以其犯禾之事離棄於我以其小失非大  
故也斯此也以吾為邑長於此成邑乃買道而葬清儉大過  
在後世之人難可繼續也以孟氏不罪於已故鄭云恃寵不  
肯償禾故云虐民○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

焉曰寡君

見在臣位與有祿同也君有饋有饋於君○  
饋本又作饋其位反遺也使色吏反見賢遍

反違而君薨弗為服也

以其恩輕也違去也○疏仕而至服也  
正義曰此一

節論臣之仕未得祿者與得祿之臣有同有不同之事也故  
王制云位定然後祿之是先位定而後祿也○君有饋焉曰  
獻者饋餉也君有饋謂臣有物饋獻於君既奉餉君上故曰  
獻○使焉曰寡君者使焉謂為君使往他國此臣若出使則  
自稱已君為寡君也言臣雖仕未得祿而有物饋君及出使  
他國所稱則並與得祿者同也嫌其或異故明之也○違而  
君薨弗為服也者此一條則異也違而君薨者違去也謂三  
諫不從以禮去者若已有祿恩重者雖放出仕他國而所仕

者敵則猶反服今此未得祿之臣唯在朝時乃服若放出他  
邦而故君薨所仕雖敵亦不反服也以其本無祿恩輕故也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

諱辟其名○辟音避生事

畢而鬼事始已

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已辭也

既卒哭宰

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

故為高祖之父當遷

者也易說帝乙以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

自寢門

至于庫門

百官所在庫門官外門明

疏

虞而立尸有  
几筵卒哭而

諱至自寢門至于庫門○正義曰此一節論葬後當以鬼神  
事之禮未葬由生事之故未有尸既葬親形已藏故立尸以  
係孝子之心也前所云既窆而祝宿虞尸是也○有几筵者  
未葬之前殯宮雖有脯醢之奠不立几筵其大斂之奠雖在  
殯宮但有席而已亦無几也此席素席故前云奠以素器其  
下室之內有吉几筵今葬訖既設虞祭有素几筵筵雖大斂  
之時已有至於虞祭更立筵與几相配故云有几筵故士虞  
禮云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是也然此虞祭





門之外

者謂為敵所敗也素服者緇冠也○敗必適反

赴車不載橐鞬

不兵

戰示當報也以告喪之辭言之謂選告於國橐甲衣

鞬弓衣○橐音羔鞬衣亦作鞬勃亮反戰側立反

至橐鞬○正義曰此一節論軍敗當報之事○赴軍不載橐鞬者軍既有憂從軍赴國之車但露載其甲及弓示有報敵之意故甲則不以橐鞬之弓則不以鞬戰之故注云兵不戰

示當報也○注以告至可衣○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禍福稱告崩薨稱赴今軍敗應稱告而稱赴故云以告喪之辭言之案詩云載橐鞬矢春秋傳云右屬橐鞬皆以橐為鞬弓此

注為甲衣者以下鞬文鞬既是以弓衣故以橐為甲衣

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

日哭謂人燒其宗廟哭者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

火人火也新宮有焚至日哭○正義曰此一節論哀先火在魯成三年

正義曰案宣十六年左傳云人火曰火天火曰災新宮者魯宣公廟故成三年公羊傳云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

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式而聽之

怪其哀甚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

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

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而猶乃也夫之父夫子曰

何為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

政猛於虎也苛音何本亦作苛識申吉反又如字

政嚴於猛虎之事○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言子之哭也壹似重疊有憂喪者也壹者決定之辭也○而曰然者而

乃也婦人哭畢乃答之曰然魯人有周豐也者哀

然猶如是是重疊有憂也

公執摯請見之下賢也摯禽摯也諸侯而用禽摯降尊就卑之義○摯音志下戶嫁反

而曰不可辭君以尊見卑士禮先公曰我其已夫

已止也重強變賢○夫音符強其丈反使人問焉曰有虞氏未施信

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

之何施而得斯於民也時公與三桓始有惡懼將不安對曰墟墓

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社稷宗廟之中未

施敬於民而民敬言民見悲哀之處則悲哀見莊敬之處則莊敬非必有使之者墟毀

滅無後之地。虛本亦作墟同殷人作誓而民始畔

周人作會而民始疑會謂盟也盟誓所以結眾以信其後外恃眾而信不由中則民

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畔疑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

心以涖之雖固結之民其不解乎涖臨。涖音利又音類解在買

反舊胡買反疏魯人至解乎。正義曰此一節論君之臨臣民而得斯於民也者。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之言虞之與夏施何政教以化民斯此

也而得如此敬信於民也。對曰至民敬。周豐之意以虞

之與夏由行敬信於民見其敬信民自學之不須設言號

令故云古昔丘墟及墳墓之間是所悲哀之處也人在其所

未須施設教化令民使哀而民自哀也社稷宗廟之中嚴凝

之處人在其中未須施設教化而民自敬言民之從君在君

身所行不在言也若身之不行言亦無益故殷人作誓由身

不自行徒有言誓而民始畔也則人作會為身無誠信而民

始疑苟誠也人君之身誠無禮義忠信誠實質慤之心以臨

化之雖以言辭誓令堅固結之民其不解散離貳乎言當解

散離貳也周豐此言欲令哀公身行誠信不當唯以言辭率

下而已。注墟毀滅無後之地。正義曰凡舊居皆曰墟故

左傳有莘氏之墟有昆吾之墟故知毀滅無後者以可悲哀

故為無後也。注會謂至疑之。正義曰案昭三年左傳云

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盟會別也知此會謂盟者以云而民

始疑司盟云邦國有疑則盟詛之故以會為盟也案尚書夏

啓作甘誓此言殷人作誓左傳云夏啓有塗山之會又禹會

塗山此云周人作會者此據身無誠信徒作誓盟民因誓因

云不及與此不同云信不由中則民畔疑之者隱三年左傳云信不由中質無益也紂為苛政而作誓命民乃畔之亦是畔疑之

喪不慮居謂賣舍宅毀不危身謂憔悴將滅性○惟

在遙反悴在醉反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為無

後也○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

死葬於贏博之間季子名札魯昭二十七年吳公子札聘於上國是也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焉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贏博齊地今泰山縣是也

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往而

觀其葬焉往弔其坎深不至於泉以生怨死

其斂以時服以時行之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

其高可隱也示節也輪從也隱據也封可手據謂高四尺○廣古曠反揜本又作掩於揜反隱於

及反注同疏延陵至隱也○正義曰此一節論仲尼云季

從子容反子得禮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季子至是也

正義曰知季子名札者案襄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是名

札也又案襄二十九年季札來聘于魯遂往聘齊衛及晉知

非此時子死而云昭二十七年孔子纔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

而觀其葬焉若襄二十九年孔子纔上國者此云孔子聞之往

善之故為昭二十七年也云讓國居延陵者春秋襄二十九

年吳公子札來聘公羊云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

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竭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

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兄

弟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為君者皆輕死為勇

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及闔廬使專諸

刺僚而致國乎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此

即季子本封延陵後讓國又居之鄭舉後事言耳延陵一名

延州來故左傳云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所以鄭又引以會

之云春秋傳謂延陵延州來即此經延陵即左傳延州來明

是一也○注以生怨死○正義曰言坎以深不至泉以生時

不欲近泉故死亦不至於泉以生時之意以恕於死者○注

亦節至尺所○正義曰以上斂以行時之服不更制造是其

也云謂高四尺所者言墳之高可四尺之所以人長八尺低而據之半為四尺且約上墳崇四尺故云四尺所所是不定辭之既封左袒右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

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還圍也號哭且言也命猶性也。號戶高反注同。而遂行也。孔子曰延陵

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疏既封至矣乎。正義曰既封墳已竟

季子乃左袒其衣案鄭注觀禮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若請罪待刑則右袒故觀禮云乃右袒于廟門之東在喪亦是禮事故喪禮直云袒不云左右今季子長子之喪而左袒者季子達死生之命云骨肉歸復于土不須哀戚以自寬慰故從吉禮也左袒訖乃右而圍遶其封兼且號哭而遶墳三匝也號哭且言曰骨肉歸復于土此是命也命性也言自然之性當歸復于土言歸復者言人之骨肉由食土物而生今還入土故云歸復若神魂之氣則遊於地上故云則無不之適也言無所不之適上或適於天旁適四方。○邾婁考公之不可更及再言之者愍傷離訣之意

喪考公隱公益之曾孫考或為定。婁力俱反下同。徐君使容居來弔含

弔且含。含胡。曰寡君使容居坐含進侯玉其

使容居以含。欲親含非也含不使賤者君行則親含大

子念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邑者易則易于

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

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拒之。容居對曰容

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

我先君駒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

容居魯人也不敢忘其祖。言我祖與今君於諸侯

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子孫也濟渡也言西討渡於河廣大

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欲自明不妄。願徒困反本亦作

純疏 邾婁至其祖。正義曰此一節論徐之僭禮之事。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含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之辭也。其使容居以含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含禮邾人有司乃拒之曰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若是臣來其禮簡易者則行臣之簡易之禮于邾廣大夫若君來其禮廣大者則行君之廣大之禮于邾者謂應簡易而為廣大實是臣而行君禮是君臣雜亂者未之有也謂由來未有此禮容居乃對邾之有司云容居聞之謂聞於舊日之言云臣之事君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當光揚先祖亦不敢遺棄其先祖言即不遺先祖之事也。昔我先君駒王西討齊於河言國土廣大。無所不用斯言也。者所謂處所斯此也。謂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一處不以此稱王之言也。言我對諸侯恒稱王也。容居恐邾人謂其虛之故云魯鈍之人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先祖容居云此者先祖實有此事不虛也。上云不敢忘其君不敢忘其祖下直云不敢遺其祖者祖是久遠猶尚不遺忘君見有是子。正義曰知君行則親含者上云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含是也。言大夫歸含者上雜記諸侯之喪君使人弔含贈襚。

是也云言侯王者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案春秋昭三十年吳滅徐此云徐僭稱王者滅而復興至春秋之後僭號強大稱王猶楚滅陳蔡後更興。注易謂至拒之。正義曰易是簡易故為臣禮易既為臣禮以對於于故知于為君禮也。君禮謂之于者于音近迂是廣大之義故論語云子之迂也。與此同也。徐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者若諸侯使大夫親含諸侯則不可若天子使大夫敵諸侯則得親含徐欲自比天子故有司拒之。注言我至不妄。正義曰言我之先祖駒王與今日徐君稱謂于諸侯自初以來如是稱王非始今日云容居其子孫也者以經云不敢遺其祖即云我先君駒王故知容居是駒王子孫云自明不妄者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言魯鈍似若無識知言語朴實故言欲自明不妄凡實行含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含大夫以上即使人含若既斂已後至殯葬其有含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含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謂之不親含。

子思之母死於衛 嫁母也 赴於子思子思哭

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

之廟乎

門人弟子也嫁母與廟絕族

子思曰吾過矣吾過矣

遂哭於他室○天子崩三日祝先服

祝佐舍斂先病○祝

之六五日官長服

官長大夫士

七日國中男女服

庶人

三月天下服

諸侯之大夫

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

為棺槨者斬之

虞人掌山澤之官百祀畿內百縣之祀也以為棺槨作棺槨也斬伐也○畿音

祈不至者廢其祀勿其人

○勿勿粉反徐亡粉反

疏

天子至其人正義曰此

一節論天子崩尊卑服杖及葬備槨材之事天子崩三日祝先服者祝大祝商祝也服服杖也是喪服之數故呼杖為服祝佐舍斂先病故先杖也然云祝服故子亦三日而杖也○五日官長服者大夫士也亦服杖也病在祝後故五日也○七日國中男女服者謂畿內民及庶人在官者服謂齊衰三月而除之必待七日者天子七日而殯殯後嗣王成服故民得成服也○三月天下服者謂諸侯之大夫為王總哀既葬而除之也近者亦不待三月今據遠者為言耳然四條

皆云服何以知其或杖服或衰服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大夫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又喪服四制云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案如大記及四制則知今云三日五日服杖明矣其七日及三月者唯服而已無杖四制云七日授士杖此云五日士杖者士若有地德深者則五日若無地德薄則七日崔氏云此據朝廷之士四制是也宰之士也○虞人致百祀之木可以為棺槨者斬之謂王殯後事也虞人者主山澤之官也百祀者王畿內諸臣采地之祀也言百者舉其全數也既殯旬而布材故虞人斬百祀之木可以為周棺之樽者送之也必取祀木者賀場云君者德著幽顯若存則人神均其慶設則靈祇等其哀傷也○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

蒙袂不欲見人也輯斂也斂屨力憊不能屨也貿貿然來目不明之貌○饑居宜反字林九依反本又作飢同

黔其廉反徐渠嚴反而食音嗣下奉食同袂彌世反輯側立反買徐亡救反又音茂一音牟斂力檢反下同黔

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

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

嗟來食雖

非傲辭○

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

從猶

曾子聞之

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微猶無也無與止其狂猶

之辭○與音餘

**疏**

齊大至可食○正義曰此一節論饑者

注同猶音綸○狂猶之事○黔敖既見餓者而來乃左奉其飯右執其飲見其餓者困咨嗟愍之故曰嗟乎來食餓者聞其嗟已無敬已之心於是發怒揚舉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無禮之食以至於斯斯此也以此至於此病困怒而遂去黔敖從逐其後辭謝焉餓者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者微無也與語助言餓者無得如是與初時無禮之嗟也可怒之而去其終有禮之謝也可反迴而食曾子嫌其狂猶故為此辭狂者進取一槩之善仰法夷齊耿介狷者直申己意不從無禮之為而餓者有此二性故止之○邾婁定公之時有弑其父者定公覆且也魯文十四年即位○有殺本又作有司以告公瞿然失席弑同式志反下臣殺子殺同覆俱縛反且子餘反

曰是寡人之罪也

民之無禮教之罪○瞿本又作懼紀具反

曰寡人嘗

學斷斯獄矣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

父凡在官者殺無赦

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斷丁亂反

殺

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

明其大逆不欲人復處之豬都也南方謂

都為豬○殺如字壞音怪

蓋君踰月而后舉爵

自貶

**疏**

邾婁至舉爵○正義曰此一節論誅弑父之事○曰寡人嘗試學斷此弑父之獄矣臣之弑君凡在官之人無問貴賤皆得殺此弑君之人無得縱赦之也子之弑父凡在官者無問尊卑皆得殺此弑父之人不得縱赦之此在官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注言諸至無赦○正義曰言諸臣解在官者言子孫解在官者言此等之人若見弑君弑父之人無問尊卑皆得殺之謂理合得殺若力所不能亦不責也故春秋崔杼弑莊公而晏子不討崔杼而不責晏子若力能討而不討則責之春秋董狐書趙盾云子為正卿



亡不出竟反不討賊書以弑君是也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弑父之人異義衛輟拒父公羊以為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為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也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子之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弑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歐母甲見乙歐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為姑討夫猶武王為天誅紂鄭駁之云乙雖不孝但歐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歐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注豬都至為豬○正義曰案孔注尚書云都謂所聚也此經云洿其官而豬焉謂掘洿其官使水之聚積焉故云豬都也鄭恐豬不得為都故引兩方之人謂都為豬則彭蠡既豬豬是水聚之名也○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文子趙武也作室成晉君獻之謂賀也諸大夫亦發禮以往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心譏其奢也輪輪困言高大奐言衆多也○奐音渙本亦作煥奐爛言衆多也困

起倫反倫者欲防其後復為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祭祀死喪燕會於此足矣言此

族於斯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北

面再拜稽首全要領者免於刑誅也晉卿大夫之墓地注及下注要君同京音在九原京蓋字之誤當為原○要一遙反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善頌謂言善禱謂文子之言禱求也○禱丁老反祈也

疏晉獻至善禱○正義曰此一節論文子成室相禱頌之事各隨文解之○晉獻子成室者獻謂慶賀也文子晉卿趙武也成室謂文子作宮室成也文子宮室成晉君往賀也○晉大夫發焉者發禮也晉君既賀則朝廷大夫並發禮同從君往賀之張老曰美哉輪焉者張老亦往慶之一大夫也心譏文子宮室飾麗故伴而美之也輪謂輪囷高大也春秋外傳曰趙文子為室奐爛其椽而美之也張老諫之是也○美哉奐焉者奐謂其室奐爛衆多也既高又多文飾故重美之王云奐言其文章之貌也○歌於斯者歌謂祭祀時奏樂也斯此也張老

已流卷十

前美其飾麗後又防更造也言此室可以祭祀歌樂也然大夫祭無樂而春秋時或有之也○哭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居喪哭泣位也○聚國族於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國賓及會宗族也終始永足切勿復更造作○文子曰武也得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者武文子名也文子覺譏故稱名自陳將自陳數前譏具領述張老之言也○是全要領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者領頸也古者罪重要斬罪輕頸刑也先大夫謂文子父祖以其世為大夫故稱父祖為先大夫也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文子述張老語竟故說此自陳也言若得保此宅以歌哭終於餘年不被罪討是完全要領壽終而卒以從先大夫葬於九原也○北面再拜稽首者辭畢乃稽首謝過受諫也北面者在堂禮也故鄉飲酒禮賓主皆北面拜○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君子者知禮之人也見張老與文子皆能中禮故善之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禱者求福以自輔也張老因美而譏之故為善頌文子聞過即服而拜故為善禱也○注晉卿至為原○正義曰案墓大夫云令國民族葬注云族葬各從其親是卿大夫墓地得同在一處知京當為原者案韓詩外傳云晉趙武與叔向觀於九原又爾雅云絕高為京廣平曰原非葬○仲尼之畜狗死畜狗之處原是墳墓之所故為原也

馴守○畜許六反又許又反馴守上音巡下如字又手又反使子貢埋之曰吾聞

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

也且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予之席毋使其

首陷焉封當為窆陷謂沒於土○貢本亦作贛音同為埋于偽反下亡皆反下並同狗古口反封彼劍反出

注路馬死埋之以帷路馬君所乘者其他狗馬不能以帷蓋○季孫

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闈人為

君在弗內也闈人守門者○闈音昏弗內上如字下音納曾子與子貢

入於其廡而脩容焉更莊飾○廡久又反子貢先入闈人

曰鄉者已告矣既不敢止以言下之○鄉許亮反下戶嫁反曾子後入

闈人辟之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辟音避下同涉內雷卿大夫皆

辟位公降一等而揖之

禮之○雷力又反

君子言之曰

盡飾之道斯其行者遠矣

疏季孫至遠矣○正義曰此一節論君

子加服人乃敬之事○卿大夫至遠矣○二子既入涉至內雷卿與大夫皆遂巡辟位公於堂上降階一等揖而禮之於時君子以二子盛飾備禮遂美之云凡人盡其容飾則被崇禮其盡飾道理斯此其施行可久遠矣所以可久遠者以二子初時不具衣服則闔人拒之二子退而脩容闔人雖是愚鄙猶知敬畏明其不愚之人則敬畏可知是其盡飾之道行之可長遠矣案喪大記君臨大夫之喪君即位於序端卿大夫即位于堂廉楹西北面東上是辟位者蓋少西遂巡而東面不當北面之位然君在大夫得斯為二子辟位者卿大夫等見公將降故先辟位或可此公始入升堂之後卿大夫猶庭中北面辟位者謂辟中庭之位少近東耳又○陽門之弔有常服而得特為盡飾者謂更服新衣也

介夫死

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

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

宋

武公諱司空為司城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罕可旱反

晉人之覘宋者反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

而民說殆不可伐也

覘闕視也○規勅廉反下同說音悅下注同闕去規反

孔

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

善其知微詩云凡民有喪

扶服救之

救猶助也○扶服並如字又上音蒲下音蒲北反本又作匍匐音同

雖微晉

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微猶非也○當丁郎反

○疏陽門至當

曰此一節論善覘國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宋以至喜也○正義曰宋以武公諱司空者桓六年左傳申繻之辭也知有司城者以春秋之時唯宋有司城無司空又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是司空主營城郭故知廢司空為司城服虔杜預注傳皆以為然云子罕戴公子樂甫術之後者案世本戴公生樂甫術術生石甫願繹繹生夷甫傾生東鄉克克生西鄉士曹曹生子罕喜是子罕為術之五世孫也○殆不可伐也者言介夫匹庶之賤人而子罕為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與上共同死生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也殆近也不能正執故云殆不可伐為疑辭也○詩云

至當之○引詩邶谷風之篇也時有愛其新昏奔其舊室  
室恨之我初來之時為女盡力所以盡力者以凡人家死喪  
鄰里尚扶服盡力往救助之況我於女夫家而何得不盡力  
今此引詩斷章云凡民有喪則陽門之介夫死是也在此扶  
服而救助之則子罕哭之哀是也○雖微晉而已者微非也  
言晉之強盛猶不能當宋雖非晉之強天下更有強於晉者  
誰能當之言縱有強者不○魯莊公之喪既葬而經  
能當宋而已是助語句也

**不入庫門** 時子般弑慶父作亂閔公不敢居喪葬已吉服  
而反正君臣欲以防遏之微弱之至○般音班

**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麻猶經也羣臣畢  
於葛反

**疏** 魯莊至不入○正義曰此一節論禮  
閔公既吉服不與○疏 變所由也莊公閔公父也經葛經也  
虞卒哭○與音預 諸侯弁經葛而葬也魯之庫門天子之皐門也莊公以三十  
二年薨大夫般立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於黨氏  
立閔公慶父作亂閔公時年八歲不敢居喪三年既葬竟除  
凶服於外吉服反以正君臣故經不入庫門也所以至庫門  
而去經○注時子至而反○正義曰案春秋左氏傳慶父使  
圍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是子般弑慶父作亂之事也云閔公

不敢居喪者閔公是莊公之子夫人哀姜之姊叔姜所生以  
葬畢即除服故云不敢居喪經云經不入者謂葛經故前文  
云天子諸侯葛經帶而葬所以云不入庫門者以魯有三門  
庫雉路庫門最在外以從外來故經不入庫門經既不入衰  
亦不入可知也○注麻猶至卒哭○正義曰經云大夫既卒  
哭麻不入上云經不入故云麻猶經也其實上君身經用  
葛士大夫是臣故經用麻也云羣臣畢虞卒哭亦除喪也者  
亦閔公也閔公葬而除喪今羣臣卒哭乃除喪者以閔公既  
葬須即位正君臣故既葬而除喪臣須行虞卒哭之際故卒  
哭乃除之云閔公既吉服不與虞卒哭者按論語云羔裘玄  
冠不以弔虞卒哭並是凶事閔公既服吉服故不與也此云  
麻不入者承上庫門亦謂不入庫門也謂卒哭已後麻不復  
入按喪服注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既虞服葛此卒  
哭之麻不入者皇氏云時禍亂道蹙君既服吉服故士大夫  
既虞不復受服

**孔子之故** 八曰原壤其母死夫  
至卒哭摠除

**子助之沐椁** 沐治也○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  
壞如丈反

**不托於音也** 木椁材也託寄也謂叩  
木以作音○材音才

**歌曰貍首之**

班然執女手之卷然

說人辭也。狸力知反。女如。字徐音汝。卷音權。本又作拳。

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

伴不知。

從者曰子未

可以已乎

已猶止也。從才。用反。以已並音。

夫子曰臣聞之親者

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

疏孔子

也。正義曰此一節論孔子無大故不遺故舊之事。原壤登椁材而言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託寄也謂我遭喪母以來日月久矣我不得託寄此木以為音聲於是乎叩木作音口為歌曰狸首之班然者言斲椁材文采似狸之首。執女手之卷然者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然而柔弱以此歡說仲尼故注云說人辭也然在喪而歌非禮之甚。夫子為若不聞也者而過去之從者見其無禮謂夫子曰彼既無禮子未可休已乎言應可休已不須為治椁也夫子對從者曰朋友無大故不相遺棄臣聞之與我骨肉親者雖有非禮無失其為故之道尚得往來原壤有非禮既失其為故無殺父害君之故何以絕之按論語云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左傳

吳季札譏叔孫穆子好善而不能擇人原壤母死登木而歌夫子聖人與之為友者論語云無友不如己者謂方始為交遊須擇賢友左傳云好善而不能擇人者謂不善之人不可委之以政今原壤是夫子故舊為日久或平生舊交或親屬恩好苟無大惡不可輒離故論語云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彼注云大故謂惡逆之事殺父害君乃為大故雖登木之歌未至於此且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宰我請喪親一期終助陳桓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云是方外之士離文弃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

九原

叔譽叔向也晉羊舌大夫之孫名。

文子曰死者

如可作也吾誰與歸

作起

叔譽曰其陽處父

乎

陽處父襄公之大傅。

文子曰行并植於晉國

不沒其身其知不足稱也

并猶專也謂剛而專已為狐射姑所殺沒終也

植或為特。行舊下孟反。皇如字，并必正反。注同。其舅犯

乎文子曰：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謂

與文公辟難至將反國無安君之心及河授壁。詐請亡要君以利是也。難乃且反要一遙反。我則隨武

子乎利其君不忘其身，謀其身不遺其友。武

士會也。食邑。晉人謂文子知人。見其所善於前文子

其中退然如不勝衣。中身也。退柔和貌。鄉射記曰：居

然音退。本亦作退。其言訥訥然如不出其口。訥訥舒

徐似劣反。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士七十有餘家。

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也。舉之於君以為大夫士也。

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屬音燭。疏。趙文至子

曰此一節論趙文子知人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叔譽至名  
勝。正義曰：知叔譽是叔向者，案韓詩外傳云：趙文子與叔  
向觀於九原，故知叔譽是叔向也。云晉羊舌大夫之孫名勝  
者，案左氏羊舌是邑名，晉大夫公族為羊舌大夫也。故閔二  
年左傳云：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生羊舌職，職生叔向。是  
羊舌大夫之孫也。又昭三年左傳：叔向與齊晏子語云：勝又  
無子是名勝者，既眾假令生而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處先  
世大夫死者，既眾假令生而可作也。吾誰與歸者。文子云：此處先  
最賢可以與歸。文子至稱也者，并猶專也。植謂剛也。文子  
曰：言處父唯行專權剛強於晉國，自招殺害不得以理終沒  
其身，是不能防身遠害，以其無知故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  
注并猶至為特。正義曰：并者謂并也。故云：其知不足稱也。  
權之事，故云并猶專也。云謂剛而專已者，剛經中植也。文五  
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  
年甯嬴從陽處父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夫子剛又文六  
蒐于董易中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  
續鞠居殺陽處父，故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狐射姑恨之，使  
舅犯見君反國，恐不與已利祿，遂不顧其君，詐欲奔去。唯求  
財利無心念君無仁愛之心，其仁不足稱也。注謂久至利

是。正義曰案左傳僖五年辟驪姬之難至僖二十四年反國是久與文公辟難也。又案僖二十四年左傳云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反國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是要君求利之事也。利其至其友者文子稱隨武子之德凡人利君者多性行偏特不顧其身。今武子既能利君又能不忘其身利其君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己遺棄保全父母謀其身不遺其友者凡人謀身多獨善於己遺棄故舊今武子既能謀身又能不遺其朋友此二句言武子德行弘廣外內周備故襄二十七年左傳論范武子之德云文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無隱情則利君也家事治則不忘其身處父舅犯其事顯於春秋故鄭其言之隨武子之事春秋文無指的故鄭亦不言也。文七年士會與先蔑俱迎公子雍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及士會還晉遂不見蔑而歸是遺其友而云不遺者彼謂共先蔑俱迎公子雍懼其同罪禍及於己故不見之非是無故相遺也。文子至其口者作記者美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比此論文子之貌文子身形退然柔和似不勝其衣言形貌也。注鄉射至俛中。正義曰引之者證中爲身也故儀禮

鄉射記曰鄉侯五十弓弓長六尺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步料二寸以爲侯中則侯中方一丈中謂身也。注舉之至鍵也。正義曰知爲大夫士者以經稱家家是大夫士之總號案月令注管籥搏鍵器鍵謂鎖之入內者俗謂之鎖須管謂夾取鍵今謂之鑰匙則是管鍵爲別物而云管鍵者對則細別散則大同爲鍵而有故云管鍵。生不交利者謂文子生存之日不交利爲利是謂不與利交涉也。死不屬其子者謂臨死時不私屬其子於君及朝廷也。案禮記文子成室被張老所譏樂奏肆夏從趙文子始禮記顯其奢僭者晉爲霸主總領諸侯武爲晉相光顯威德此乃事勢須然無廢德行之善且仲尼之門尚有柴愚參魯管仲相齊亦有三歸反坫亦何怪也。○叔仲皮學子柳叔仲皮魯叔孫氏之族學教也子柳仲皮之子。學戶教反注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衣衰而繆經。衣當爲齊壞字也繆當爲木。繆垂鈍其於禮勝學。衣衰依注衣作齊音咨繆依注讀曰繆音居蚪反爲舅于僞反下爲舅爲天子不爲兒不爲豎同魯鈍亦作頓。叔仲衍以告。告子柳言此非也衍蓋皮之弟請衍或爲皮。衍以善反注同。請

總衰而環經

禮之本子柳亦以為然而請於衍使其妻為舅服者衍既不知

之。總衰上音歲下七雷反。縷力主反。好呼報反。曰昔者

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未吾禁也

行荅子柳也。姑姊妹在室齊衰與婦

為舅姑同末無也。言無禁我欲

其言行。喪如字。末莫曷反。退使其妻總衰而環

經

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

疏

叔仲至環經。正義曰

事。叔仲氏也。皮是名。言叔仲皮教訓其子。子柳雖受父教猶不知禮。在後。叔仲皮死。其妻魯人也。其子柳之妻是魯鈍婦人。雖曰魯鈍。猶知為舅姑而身著齊衰。而首服繆經也。謂絞麻為經。叔仲衍以告者。衍是皮之弟。子柳之叔。既見當時婦人好尚。輕細見子柳之妻身著齊衰。以告子柳。汝妻何以著非禮之服。子柳見時皆爾。亦以為然。以妻非禮。遂請於衍。欲令其妻身著總衰。首服環經。衍荅子柳云。昔者吾喪姑姊妹亦如斯。斯此也。謂如此總衰環經。末吾禁也。者末無也。我著總衰環經。無人於吾而相禁者。既無禁。明其得著總衰。衍告子柳如此。子柳得衍言乃退使其妻著總衰而環經。

○注叔仲至之族。正義曰知者案世本桓公生嬴叔牙。牙生武仲。休休生惠伯。彭彭生皮。為叔仲氏。故云叔孫氏之族。○注衣當至勝學。正義曰喪服婦為舅姑齊衰無衣衰之文。故知衣是齊字。但齊字壞滅。而有衣在云繆讀為不。垂之。繆者讀從喪服傳。不繆垂之。繆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弔服環經不繆耳。云士妻為舅姑之服也。者以子柳以仲叔為氏。則非庶人也。又春秋叔仲皮等經傳無文。則非卿大夫也。故以為士妻其實大夫。妻為舅姑亦齊衰。○注衍蓋皮之弟。正義曰知者以叔仲衍叔仲皮皆以單字為名。故疑是兄弟也。又子柳請衍則衍尊於子柳。是子柳叔也。○總衰至服之。正義曰知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者。約喪服傳文云環經弔服之經者。約周禮司服首服弁經。鄭注云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又鄭注雜記云環經者一殷所謂經也。經者若時人不繆。是環經不繆也。云時婦人好輕細而多服此者。若於父不肯繆。庶弟之母非是下。愚而不知其非禮。明當時皆著輕細故也。○注婦以至舅非。正義曰以謂環經既以此服。○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服舅故云非也。



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  
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臯為  
之衰蚩兄死者言其衰之不為兄死如蟹有匡蟬有綏不  
為蠶之績范之冠也范蜂也蟬蝸也綏為蝸喙長在  
腹下。成木或作蟬音承蠶七南反蟹戶買反綏耳佳**疏**  
反蚩昌之反蜂孚逢反蝸音條喙呼惠反又丁角反  
成人至之衰。正義曰此一節論成人無禮之事成孟氏所  
食采地也即前犯禾之邑也此邑中民有兄死而弟不為兄  
制服者也。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衰者此不服兄者聞孔  
子弟子子臯其性至孝來為成之宰必當治前不孝之人恐  
罪及已故懼之遂制衰服也。正義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者  
成人謂成邑中識禮之人也譏笑不服兄衰仍為設二譬也  
蠶則績絲作繭蟹有匡者蟹背殼似匡仍謂蟹背作匡。范  
則冠而蟬有綏者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蟬蝸也綏謂  
蟬喙長在口下似冠之綏也。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者以  
是合譬也蠶則須匡以貯繭而今無匡蟹背有匡匡自著蟹  
則非為蠶設蜂冠無綏而蟬口有綏綏自著蟬非為蜂設亦  
如成人兄死初不作衰後畏於子臯方為制服服是子臯為

之非為兄施亦如蟹匡。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

不食曰吾悔之勉強過禮子春曾子自吾母而不

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惡乎猶於何也**疏**樂正至

正義曰此一節論孝子遭喪哀過之事樂正子春即曾子弟  
子坐於牀下者是也此其母死五日而不食者禮三日其五  
日過二日。曰吾悔之者悔其不以實情勉強而至五日。  
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者自吾母死而不得吾  
之實情而矯詐勉強為之。更於何處用吾之實情乎。○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

然然之言焉也凡穆或作繆曰天久不雨吾欲暴

尫而奚若奚若何如也尫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

曰天久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

毋乃不可與銅疾人之所哀暴之是虐。暴人之疾然

則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

婦人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已猶甚也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春

秋傳說巫曰在女曰巫在男曰覲周禮女巫早徙市則奚

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

之徙市不亦可乎徙市者庶人之喪禮今徙市是憂戚於早若喪。徙市上音死下音是為

于偽反不亦可疏歲早至可乎。正義曰此一節論歲早

乎可或作善縣子云天道遠人道近天則不雨而望於愚鄙之

婦人欲以暴之以求其雨已甚也無乃甚疏遠於求雨道理

乎言甚疏遠於道理矣。注春秋至曰覲。正義曰所引春

秋傳者外傳楚語昭王問觀射父絕地通天之事觀射父對

云民之精爽不攜貳者明神降之在男曰覲在女曰巫然案

楚語精爽不攜貳者始得為巫此經而云愚婦人者據末世

之巫非復是精爽不攜貳之巫也。注徙市者庶人之喪禮

正義曰今徙市是憂戚於早若居天子諸侯之喪必巷市者

以庶人憂戚無復求覲財利要有急須之

物不得不求故於邑里之內而為巷市。孔子曰衛人

之祔也離之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問其榭中。祔魯

人之祔也合之善夫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疏孔子

夫。正義曰此一節論魯衛得失各依文解之。魯衛兄弟

應同周法故並之也祔謂合葬也離之謂以一物隔二棺之

間於榭中也所以然者明合葬猶生時男女須隔居處也。

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者。魯人則合並兩棺置榭中無

物隔之言異生不須復隔。穀則

異室死則同穴故善魯之祔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

禮記注疏卷第十

禮記注疏卷第十校勘記

江西南昌府學彙

禮記注疏卷第十校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檀弓下

公叔文子卒節

其子戍

石經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戍作戍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鏗按云戍誤戍

公叔至文子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謂君誅臣之諡法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謂作請是也衛氏集說同

若呼其名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作君衛氏集說同

故謂至文子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道德博聞曰文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聞誤文

石駘仲卒節

禮記注疏卷第十校勘記

有庶子六人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子誤人

石駘至知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龜兆知賢知之享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脫下知字

禮有詢立君

惠棟按宋本作詢此本詢誤詣閩監毛本同

陳子車死於衛節

度諫之不能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正作止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正義云子亢不能止之又云自度不能止據此則作止者為是

陳子至果用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子路曰傷哉貧也節

啜菽飲水盡其歡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正義亦作菽釋文出啜叔云叔

或作菽

斂手足形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斂手案正義云斂其頭首及足形體不露是正義本經文當作首今作手與疏標經句合與疏說經義不合盧文弨云首足見上篇此疏內亦以頭首為言知手字誤秦板作首是也

子路至謂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斂手足形者

閩監毛本同盧文弨按手改首

衛獻公出奔節

獻公以魯襄十四年出奔齊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襄下有公字考

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正義云知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齊者又云是獻公以魯襄公十四年出奔據是正義本當有公字

衛獻至果班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日盱不召

惠棟按宋本作盱監本同此本盱誤盱閩毛本同

衛有大史曰柳莊節

所以此禴之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以下又有以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作所以可以此禴之者

衛有至變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其家自告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自作以

為禮未畢公再拜稽首

監毛本如此此本畢下衍一。閩本同

是大斂得用禴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禴上有君字

陳乾昔寢疾節

陳乾至果殺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且言陳乾昔者謂亦久纓疾病

閩本同監毛本纓作嬰餘同惠棟按宋本且作

上謂亦作亦謂

又晉趙孟孝伯並將死其語偷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此引晉趙文子及魯

孟孝伯兩事也孝伯上脫魯孟二字

仲遂卒于垂節

有事於太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太作大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廟作廣衛氏集說作有事于

大廟

仲遂至不繹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於後始稱傳曰

閩監毛本作始此本始誤如

季康子之母死節

斂下棺於槨閩本同衛氏集說亦作槨監毛本鄭作樽岳本同嘉靖本詞下同。按依說文當作樽從木亭亦聲

多技巧者閩監毛本作技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技誤枝下嘗其技巧同釋文出多技云卜同

般爾以人之母嘗巧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爾古以字

言寧有強使女者與惠棟按宋本作寧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此本寧誤強閩監毛本作誰亦非考文云古本足利本作寧

其母以嘗巧者乎惠棟按宋本宋監本閩本石經岳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母誤母嘉靖本同釋文

出其母云音無泆亦云母無也則經不作母明甚盧文弼按云依注當作毋下放此又禮記音義考證云近人所讀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為一句改母為毋與鄭注不合失之矣。按當作毋故陸德明音無今釋文作毋亦非

季康至果從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時人服般之巧將從之閩監毛本同此本將上衍一

執斧以涖匠師是也閩監毛本作涖此本涖字闕

不正相當比擬之辭也閩監毛本作比擬衛氏集說同此本比擬二字闕

以禮廟庭有碑惠棟按宋本作以禮續通解同此本以禮二字闕閩監毛本作儀禮按儀字非也

牲入麗于碑各本如是此本牲作性誤也

云穿中於間為鹿盧所閩監毛本作者此本作所屬下讀

鹿盧兩頭各入碑木閩監毛本作各衛氏集說同此本各誤名

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

閩監毛本作漸衛氏集說同此本漸誤斬

故云四植謂之桓也

監毛本作植衛氏集說同此本植誤桓閩本同

大夫亦二碑

閩監毛本作二此本二誤三

所以用之以得為休已之字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所以下有以字

乃得通用謂用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謂用二字

依說文止母是禁辭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止作上

毋止其辭讓也

惠棟按宋本閩監毛本讓作讓

故傷之而為此聲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三終

戰于郎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孔子曰節止為第十四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四

戰于至可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節論童子死難之事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節上有一字衛氏集說同

郎者魯之近邑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之字

案桓十年齊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魯作侯是也

以其俱有童汪錡之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錡作錡。按此引左氏傳作錡不作

錡也

子路去魯節

去國則哭于墓而后行

閩監毛本作國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國誤同

子路至則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無君事主於孝

閩監毛本作君事此本君事二字倒

曰墓謂他家墳壟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曰字闕盧文昭按云宋板無曰字有空疑當作  
圈浦鐘按云曰當者誤

工尹商陽節

與陳弃疾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弃疾棄下經注及疏同

工尹楚官名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楚作是盧文昭按云宋本作是

不可從○按盧文昭是也疏云楚皆以尹為官名故知工尹楚官名也

司馬督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馬袞云本亦作督正義本作督○按依說文當作袞亦作禱督假借字

子手弓而可手弓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此處闕考文云古本可下有也字

案正義作一句讀則可下不得有也字其讀至可字絕句者家語分句之異也正義所謂附之以廣見聞是也

商陽仁不忍傷人

誤謂傷作殺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足利本同監毛本商

以王事勸之

閩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本王誤至考文引足利本王作君

又及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引足利本作又及一人案正義云此謂吳師既走而後逐之故云又及一人則是不逐奔之義据是疑正義本及下有  
一人二字

工尹至禮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苛慝不作今此云陳棄疾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作今此云四字闕陳誤棄閩本作

字不闕闕今此云陳四字監本同毛本今此云陳四字闕補盜賊伏隱四字非

云十二年楚子狩于州來者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州來者三字闕閩監毛本補



州來使三字按使字非也

工尹商陽與弃疾追吳師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與疾二字闕

商陽手弓弃疾曰閩監毛本作疾此本疾字闕

傳之所云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校宋本無人字是也衛氏集說同

而後逐之惠棟校宋本逐之下有義字是也

諸侯伐秦節

聲之誤也此本也下脫一○與釋文接嘉靖本不附釋音而也下有桓依注音宣五字蓋誤以釋文屨入

也閩監毛本不誤岳本衛氏集說注亦也字止

襄公朝于荆此本襄上有一○嘉靖本同閩監毛本無

諸侯至悔之○閩監毛本作○此本○誤自下注在魯至言之○同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故荆言之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弼按云當依注改荆爲州

滕成公之喪節

滕成至遂入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謂敬叔殺懿伯閩監毛本作殺衛氏集說同此本殺字闕

哀公使人弔黃尙節

行弔禮於野非閩監毛本作非岳本同嘉靖本同此本非誤升衛氏集說非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同

魯襄二十二年齊侯襲莒閩本同嘉靖本同監毛本二作三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案依春秋當作三

哀公至辱命惠棟校宋本無此五字

謂諸侯大夫士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謂字

故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

閩監本如此此本上二誤一毛本下二誤一

孺子贛之喪節

孺子贛之喪

各本同毛本孺字闕

殯以椁覆棺而塗之

惠棟按宋本作而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而字闕閩監

毛本而作上非

所謂敢塗龍輅以椁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橫塗○按喪大記云

君殯橫至於上注云橫猶敢也

為榆沈

閩監毛本作榆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榆誤榆注同

孺子至學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其正禮而言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以其作故以

注輟不畫龍

閩本同監毛本輟作輟是也

大夫以柩朝廟之時用輟綽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綽作緇衛氏集說同

悼公之母節

悼公至妻我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季子臯葬其妻節

孟氏之邑成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邑成作成邑

朋友不以是弃予

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衛氏集說同疏倣此

特寵虐民

閩監毛本作恃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特誤侍

季子臯葬其妻至繼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九字

以孟氏自爲奢暴之故也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本同毛本自誤白衛氏集說無之字

仕而未有祿者節

君有饋焉曰獻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有餽云本又作饋正義本作

饋

仕而至服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則自稱己君爲寡君也

閩監本同毛本爲誤謂考文引宋板亦作爲

虞而立尸節

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爲作謂宋監本岳本同衛

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

易說帝乙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考文云古本說下又有說字

虞而立尸有几筵卒哭而諱至自寢門至于庫門

惠棟按宋

本無此十九字

故未有尸

閩監毛本作有此本誤百

筵雖大斂之時已有

閩監毛本作筵此本誤庭

喪事素几

閩監毛本作素此本素誤案

鄭注云謂殯奠時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鏜按殯改凡○按浦鏜是也賈景伯云言凡

非一之義

天子既爾

閩監毛本作天此本天誤矣

生時飲食有事處也

閩監毛本作事衛氏集說同此本

然不復饋食於下室文承卒哭之下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不誤下承誤承

正義曰高祖之父閩監毛本作父此本父誤事

嫌引祕書閩監毛本作祕此本祕誤必

則生日是天之命曰為名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日作日

二名不偏諱節

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橐鞬云本亦作鞬正義本作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

軍有憂節

赴車不載橐鞬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橐鞬云本亦作鞬正義本作

軍有至橐鞬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露載其甲及弓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但作祖衛氏集說亦作但露段玉裁訂說文誤

字說云人部曰但裼也故衣部云裼但也羸但也程也今本衣部作袒也袒訓衣縫解為今綻裂字而失其義矣案依段義則但即袒露之本字宋本袒從俗作也

以下鞞文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鞞上有有字

有焚其先人之室節

謂人燒其宗廟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人作火是也宋監本衛氏集說同

有焚至日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哀先人宗廟毀傷之事惠棟按宋本作毀衛氏集說同此本毀字脫閩本毀字闕

監毛本毀作虧非

孔子過泰山側節

使子路問之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路作貢石經宋監本岳本同石經考文提要

云案九經三傳沿革例云實使子貢而與國本及建諸本皆作子路疏亦不明言何人及考石本舊監本蜀大字本越上注疏本皆作子貢以文選李善注及藝文類聚白孔六帖太平御覽孔子家語所引證之則作子貢是也

孔子至虎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魯人有周豐也者節

惠棟云魯人節喪不慮居節宋本合為一節

哀公執摯請見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闕釋文出執摯

墟墓之間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墟作虛注同釋文出墟墓云本亦作墟注同正義本作墟。按虛墟古今字

苟無禮義忠信誠慤之心以涖之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釋文出以益

魯人至解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徒作誓盟

監本作誓盟惠棟按宋本作盟誓

穀梁傳云告誓不及五帝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穀上有又字

喪不慮居節

謂賣舍宅以奉喪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岳本舍宅作宅舍

延陵季子適齊節

惠棟云宋本延陵至隱也下疏文一則在後其合矣乎經文之下

示節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示作亦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續通解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案依正義作亦字是也

謂高四尺所

閩監毛本有所字岳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所字脫嘉靖本同

延陵至隱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仲尼云季子得禮之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云作言得上有葬子二字

及闔廬使專諸刺僚

監毛本作及此本及誤乃闔本同

後讓國又居之

閩監毛本作居此本居誤君

亦節至尺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亦誤示下故云亦節也同

命猶性也

惠棟按宋本作猶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猶誤須閩監毛本同

既封至矣乎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既封至之也無下正義曰三字

案鄭注觀禮云

惠棟按宋本作觀衛氏集說同此本觀誤觀閩監毛本觀誤觀下故觀禮云同

而遠墳三市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同衛氏集說而作匪毛本誤市

邾婁考公之喪節

魯魯鈍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頓也云本亦作鈍正義本作鈍

邾婁至其祖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是使致之辭也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無之字此本是使誤居養辭誤音閩監毛本

同

諸侯之來屈辱臨於敝邑者

惠棟按宋本作於敝此本於敝誤益弊閩監毛本同

謂應簡易而為廣大

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應簡誤惡雜閩本同監毛本作惡簡亦非

君見有是不忘可悉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有作存是也

案春秋昭三十年

閩監毛本同毛本三誤二考文引宋板作三

故論語云子之迂也

閩監毛本同段玉裁按本迂改于依鄭本

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舍

惠棟按宋本作者衛氏集說同此本

者字模糊閩監毛本誤若

天子崩節

祝佐含斂先病

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病閩監毛本病誤服

以為棺椁作棺椁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無以字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棺下有之字案正義云可以為周棺之椁者疑正義本注文亦有之字

天子至其人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祝佐含斂先病故先杖也

考文引宋板同續通解同閩監毛本病誤服下病在祝後

同

三日子大夫杖

閩監毛本子大作太子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大字

案如大記及四制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如作喪○按如者如上喪大記及喪服四制也

嚴杰云

此據朝廷之士

閩監本作士此本誤七

若存則人神均其慶

閩監毛本作存衛氏集說同此本存誤有

齊大饑節

齊大至可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邾婁定公之時節

有弑其父者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有殺云本又作弑同式志反下臣殺子殺同正義本作弑

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衛氏集說同岳本宮作官嘉靖本同考文引古

本足利本同正義云此在宮字諸本或為在官恐與上在官相涉而誤也據此則作在宮者亦孔氏所見之本而非正義所用之本也

邾婁至舉爵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晉獻文子成室節

惠棟按云晉獻文子節仲尼節宋本合為一節

禱求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求下有福字

晉獻至善禱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晉獻文子成室者

閩監毛本有文字此本脫

九原文子家世舊葬地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原作京

令國民族葬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亦作民毛本民誤名

仲尼之畜狗死節

畜狗馴守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狗作利盧文弨云觀釋文音狗在後似宋本利字是豈釋文正文無狗字耶

其他狗馬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馬下有死字

季孫之母死節

既不敢止

閩監毛本作止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止誤主

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

惠棟按宋本作彌益恭宋監木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

本作彌敬此本作禮益雷雷字涉下雷字誤也

季孫至遠矣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斯此此其施行可久遠矣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下此誤也

然君在大夫得斯為二子辟位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斯作私案私是

也衛氏集說同得上衍不字

陽門之介夫死節



覘闕視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闕作

陽門至當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而已是助語句也

闕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語句作句語衛氏集說同

魯莊公之喪節

此節疏閔公是莊公之子是字起至下節疏左傳吳季札傳字止計失一

頁

時子般弑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弑作殺考文引古本同宋監本作殺

魯莊至不入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既葬竟除凶服於外

闕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既上有故字

衰亦不入可知也

闕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無亦字

孔子之故人曰原壤節

孔子至故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許其求進之情

惠棟按宋本作來此本來作求闕監毛本同

妄為流宕

闕監毛本作宕此本宕誤宕

趙文子節

晉羊舌大夫之孫名盼

闕監毛本有盼字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盼字脫釋文

出名盼

陽處父襄之大傳

闕監毛本襄下有公字大作太衛氏集說同岳本嘉靖本同惟大不作太釋文

出大傳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襄公上有晉字

要君以利是也

闕監毛本同岳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也字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案此

本疏無起止亦無也字

文子其中退然如不勝衣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追然去音退本亦作退正義本作退韋昭注國語楚語引禮亦作其中退然

其言呐呐然如不出諸其口惠棟按宋本有諸字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諸字脫閩監毛本同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禮記纂言至善堂九經本俱有諸字

官長所置也閩監毛本作官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官誤宮

潔也惠棟按宋本潔作絜按絜潔正俗字

趙文至子焉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文子云此處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言

文子曰言處父唯行專權惠棟按宋本作權此本權誤植閩監毛本同盧文昭云曰

字衍

不得以理終沒其身惠棟按宋本作理此本理誤至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不能以理

終沒其身

云謂剛而專已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下有植字

及溫而還閩監毛本作還此本還誤邀

見利至稱也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故鄭其言之閩監毛本其作具

文子至其口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如不出諸口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諸作於

謂鄉射去射處五十步惠棟按宋本作去此本去誤大閩監毛本同

一步料二寸

閩監毛本同浦鏗云料當科字誤

死不屬其子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者作焉

從趙文子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趙字

叔仲皮學子柳節

衣當為齊壞字也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齊作齋岳本同衛氏集說同五經文字云齋說文齋經典相承隸省今經文多借齊字代之案

疏中齊字閩監毛本亦皆作齊無作齋者

繆讀為木樛垂之樛

惠棟按宋本如此疏同宋監本岳本木作不衛氏集說作讀為不樛垂之樛段玉裁云不樛是

也木樛誤岳本禮記考證云案喪服傳作不樛垂孔氏云

樛謂兩股相交也五服之經皆然唯吊服環經不樛又雜記云纏而不樛是環經不樛也据此則原本木字乃不字之訛

總衰小功之縷而四升半之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

之縷案此縷字不誤喪服傳云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總也

而多服此者

惠棟按宋本有此字宋監本衛氏集說岳本嘉靖本並同此本此字脫閩監毛本同

婦以諸侯之大夫為天子之衰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

宋本婦下有人字考文引古本婦以作使婦人以○按疏標起訖無人字

叔仲至環經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欲令其妻身著總衰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令誤今總誤

云繆讀為不樛垂之樛者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樛垂誤

同

知者以叔仲衍

閩監毛本作衍此本衍誤族

如爵弁而素

閩監毛本作衍此本爵字闕

成人有其兄死節

綏為蝟喙長在腹下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岳本為作謂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

本同

成人至之衰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聞孔子弟子子臯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孔誤且

綏謂蟬喙長在口下

閩監毛本作謂此本謂字闕

匡自著蟹

閩監毛本作著衛氏集說同此本著誤若

非為蜂設亦如成人

閩監毛本作設亦此本設亦二字闕衛氏集說作設譬考文引宋板

同

服是子臯為之

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臯為二字闕

樂正子春之母死節

樂正至吾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歲旱節

覲天哀而雨之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庶覲云本又作幾是釋文本覲

上有庶字

母乃不可與

閩監本同石經同西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母誤母嘉靖本同下母乃已疏乎同

歲旱至可乎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孔子曰節

孔子至善夫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穀則異室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穀上有詩云二字

故善魯之祔也

惠棟按宋本作祔衛氏集說同此本祔誤夫閩監毛本同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終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終記云凡三十三頁宋監本

禮記卷第三經五千八十一字注四千九百三十六字嘉靖本禮記卷第三經五千七百四字注四千八百九十八字

禮記注疏卷十校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鄭氏注

孔穎達疏

王制第五

陸曰如字徐于況反盧云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篇

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王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王制之作蓋在秦漢之際知者案下文云有正聽之鄭云漢有正平承秦所置又有古者以周尺之言今以周尺之語則知是周亡之後也秦昭王亡周故鄭荅臨頌云孟子當赧王之際王制之作復在其後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王制之書

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

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象五行剛柔十日祿所受食爵秩次也上大  
夫曰卿。王者如字徐于況反十日人一反  
曰此一經論為王者之制祿爵公侯卿大夫以下及士之法  
凡王者之制度祿爵為重其食祿受爵之人有公侯伯子男

並南面之君凡五等也其諸侯之下北面之臣有上大夫卿  
有下大夫有上士有中士有下士凡五等也南面之君五者  
法五行之剛曰北面之臣五者法五行之柔曰不以王朝之  
臣而以諸侯制統天下之君及天下之臣取君臣自相對故  
不取王臣也此作記者雖記虞氏皇而祭之文大都摠記三  
王制度故言王者之制不云帝皇制也不云天子制者白虎  
通云王是天子爵號穀梁傳曰王者制統海內故云王制不云天  
有仁義衆所歸往謂之王王者制統海內故云王制不云天  
子制也凡王者不得稱官故學記云大德不官而得稱職故  
詩云衮職有闕考工記云國有六職坐而論道謂之王公是  
也此並互文以見義既天子不官亦當不主一職若以主天  
下爲職亦得管天下爲官矣祿者穀也故鄭注司錄云祿之  
言穀年穀豐乃後制祿授神契云祿者穀也白虎通云祿者  
錄也上以收錄接下下以名錄謹以事上是也爵者盡也熊  
氏云醮盡其才而用之故白虎通云爵者盡也所以盡人才  
是也按下文云位定然後祿之又大司徒云十有一曰以賢  
制爵十有二曰以庸制祿並祿在爵後此祿在爵前者祿是  
田財之物班布在下最是國之重事須裁節得所王者制度  
重之故在於先故此經下文先云天子之田乃云諸侯之田

次云制農田又云下士視上農夫祿又云君十卿祿並先言  
祿下始云次國上卿當大國中卿是後云爵也熊氏皇氏以  
爲試功之祿故在爵前按此王者制度必當舉其正禮何得  
唯明試功之祿下云君十卿祿豈試功乎熊氏皇氏之說於  
義疑也公者按元命包云公者爲言平也公平直侯者侯  
也侯王順逆伯者伯之爲言白也明白於德也子者奉恩宣  
德男者任功立業此五等者謂虞夏及周制殷則三等公侯  
伯也此公侯伯子男獨以侯爲名而稱諸侯者舉中而言又  
爾雅侯爲君故以侯言之伯亦居中不言諸侯者舉中而言又  
二伯及九州之伯故也上大夫卿者見下文云下大夫倍上  
士卿四大夫祿是下大夫之上則有卿故知上大夫即卿也  
此上大夫卿外惟有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除卿之外更有上  
夫下大夫者謂就下大夫之中更分爲上下耳卿者白虎通  
云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大夫者達人謂扶達於人士者  
事也皇氏熊氏皆爲任職事其大夫之稱亦得兼三公故詩  
云三事大夫謂三公也上大夫陽處父是也孤亦稱公故鄉飲酒  
禮云公三重是孤也卿亦得稱公故春秋襄三十年傳云鄭  
伯有之臣稱伯有曰吾公在壑谷士既命同而分爲三等者  
言士職卑德薄義取漸進故細分爲三卿與大夫德高位顯

各有所命不復細分其諸侯以下及三公至士摠而言之皆謂之官官者管也。以管領為名若指其所主則謂之職故周禮云設官分職通卿大夫士也。知諸侯亦為官者尚書周官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外有州牧侯伯是州牧侯伯亦為官也。若細而言之諸侯非偏有所主則非官也。故學記云大德不官。注云天子諸侯是也。諸侯亦稱職故左傳云小大職大。有巡功述職謂諸侯朝天子是諸侯稱職也。其爵則殷以前大夫以上有爵。故鄭注周禮云古者生無爵死無諡謂士也。周則士亦有爵。故鄭注周禮云士為爵死猶不為諡耳。是也。注二五至十日。正義曰知象陰陽者按元命包云周爵五等法五精注云五精是其摠法五行分之則法五。天剛甲丙戊庚壬其諸侯之臣法五柔乙丁巳辛癸是也。天子之田方千里。象日月之大亦取晷同也。此謂縣內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

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

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皆象星辰之大小也不合謂不

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也。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之子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攝政致大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界封王者之後為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二百里其次男百里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為百里焉。是以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唯天子畿內不增以祿羣臣不主為治民。朝直遙反卷內皆同畿求衣反狹音洽。後文同大平音泰。斥昌石反黜陟上丑律反。下竹力反。主為子偽反。下疏。天子至附庸。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為有亦為有同。畿內之田及畿外五等諸侯及畿內公卿受地多少之法各隨文解之。注象曰至元士。正義曰取晷同也。者按考靈耀云地與星辰四遊升降於三萬里之中。夏至之景只有五寸是半三萬里得萬五千里。故鄭注司

徒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是千里同一寸也細而言之就千里之內亦漸漸分數不同此云同一寸者大畧而言之非但象日月大小又取畧同故云亦云以祿公卿大夫元士者舉正者言士者即下文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以下是也按元命包云王者封之上應列宿之位注云若角亢為鄭房心為宋之比又云其餘小國不中星辰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大小也非但象星辰其百里者又象雷故援神契云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是取法於雷也其七十里者倍減於百里五十里者倍減於七十里故孝經云德不倍者不異其爵功不倍者不異其土故轉相半別優劣云不合謂不朝會也者謂不得與諸侯集會天子也云小城曰附庸者庸城也謂小國之城不能自通以其國事附於大國故曰附庸此不能五十里故為小國之城亦名庸也云言及易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是大國之城亦名庸也云善也善士謂命士也者按易文言云元善之長也故元為善也按周禮注天子士三命士再命士一命故云善士謂命士則上中下之士皆稱元士也天子之士所以稱元士者異於諸侯之士也周禮公侯伯之士雖一命不得稱元士

其夏殷以上諸侯之士皆不命也故下文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是士不得命也云此地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者以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若不百里七十里五里則不得為萬國也故知夏爵三等之制如此經文不直舉夏時而云殷所因者若經指夏時則下當云萬國不得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故以為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也其國則少於夏也云殷有鬼侯梅伯按明堂位云脯鬼侯又禮諸侯於廟楚辭云梅伯菹醢是殷有鬼侯梅伯而脯之以者證殷有侯有伯二王之後稱公則殷亦有公可知也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以為一者按公羊傳桓十一年九月鄭忽出奔衛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合伯子男為一也辭無所貶皆從子春秋之時伯亦得稱子子亦得稱伯今鄭是伯爵忽若稱子與成君無異則不見在喪之降貶故在喪降而稱名非為貶責稱名故云辭無所貶何休之意合伯子男為一皆從稱子也鄭康成此注之意合伯子男以為一皆稱伯也與何休不同故鄭云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若殷家夷狄之君大者亦稱伯故書序云巢伯來朝注云伯爵也南方遠國云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者則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



十里也云異畿內謂之子者畿外既有公侯伯標異畿內特謂之子爵雖爲子若作三公則受百里之地若作卿則受七十里之地若作大夫則受五十里之地殷家雖因於夏畿內之制與夏不同夏之畿內國皆方五十里故鄭注尚書萬國之數云四百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畿內據下文有百里之國九七十國在畿內是皆五十里殷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是與夏不同也張逸問殷爵三等公侯伯尚書有微子箕子何鄭荅云微子箕子實是畿內采地之爵非畿外治民之君故云子也云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者按尚書武成云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既云列爵惟五故知增以子男也云而猶因殷之地以九州之界尚狹也者解所以列爵既五則應五等之土上公五百里以下猶因殷之地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等以雖伐紂九州之地尚隘狹未得五等之封故也云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者斥大謂開斥廣大於先惟五是意欲爲五等之封但爲界狹今周公爲五等之封是成武王之意云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以下皆大司徒職文云所因殷之諸侯亦以功黜陟之者謂周之諸侯既以有功封建其國所因殷之諸侯既無大罪不可以絕滅亦如周之

諸侯以勲多少黜退之升陟之殷之諸侯大者百里今日有功則升陟或二百里或三百里是陟之也云黜者謂於周家有過諸侯黨紂爲惡者皆黜退之不復得爲諸侯或黜或至七十五十里或有罪黜爲附庸也云其不合者皆益之地爲百里焉謂其不以功過黜陟者謂平常諸侯皆益之地使滿百里焉云周世有爵尊而國小爵卑而國大者張逸疑而不解以問於鄭荅之云設今有五十里之國於此無功可進無過可退亦就益其地爲百里之國爵尊而國小者若虞虢之子男二百里皆大於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得附庸者言之耳大於虞虢鄭通言男亦二百里者據男有功以祿羣臣不主爲治民者解畿內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地今畿內公卿大夫采地不增益之地公侯伯子男皆增其增益其地以其不主爲治民者外土諸侯本爲治民須使民利國故須增益其封周之畿內有百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鄭注小司徒云百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內有百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畿內有百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有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故崔氏云等法五精春秋三等象三光說者因此以爲文家爵五等質家爵三等若然夏家文應五篇虞家質應三等按虞書輯五

瑞修五禮五玉豈復三等乎又禮緯舍文嘉云殷爵三等殷正尚白白者兼正中故三等夏尚黑亦從三等按孝經夏制而云公侯伯子男是不為三等也○制農田百畝百畝也舍文嘉之文又不可用也

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

其祿以是為差也農夫皆受田於公曰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也庶人在官謂府史之屬官

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分或為墾○分扶問反食音嗣下同徐音自差初佳反徐初宜反下注同墾本又作墾苦交反長丁丈反下文及注皆同墾方運反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

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祿君

十卿祿此班祿尊卑之差疏制農至卿祿○正義曰此一節論制農田有上中下以祿庶人在官

及士大夫并卿及君之祿各隨文解之○注農夫至為墾○正義曰農夫皆受田於公者以經云制農田是王者制度授農以田是農夫受田於公也云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也者按周禮地有九等故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注云有夫有婦然後為家自二人以至於十人為九等一家男女七人以上則授之以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以下則授之以下地所養者寡也以上地所養者眾也男女五人者舉中而言如鄭此言上地家七人為中地之上家六人者謂中地之中家五人者謂中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四人下地之中家三人下地之下家二人則上地之上家十人上地之中家九人上地之下家八人是有九等從十人而以至於二人此經地惟五等自九人而下至五人不同者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最下者猶五人故從上農夫至五人而已司徒上地家十人此云上農夫食九人者謂上中之地亦為上地即上農夫不言上上者欲取九人當下士祿亦與司徒不異也既有九等按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地惟有三等者大司徒言其大綱其實不易一易再

易各為三等則九等也按異義左氏說山林之地九夫為度  
九夫為辨七辨而當一井淳鹵之地九夫為表六表而當一  
井疆潦之地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偃豬之地九夫為規  
四規而當一井原防之地九夫為町三町而當一井隰臯之  
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衍沃之地九夫為井賦法積四  
十五除山川坑岸三十六井定出賦者九井則于里之畿地  
方百萬井除山川坑岸三十六萬井定出賦者六十四萬井  
長轂萬乘如異義此說則方十里凡百井三十六井為山川  
坑岸六十四井為平地出稅按鄭注小司徒成方十里綠邊  
一里治為溝洫則三十六井其餘方八里為甸六十四井出  
田稅與異義不同者異義所云通山林藪澤九等而言之鄭  
注小司徒者據衍沃平地而言之所以不同也異義九等者  
據大略國中有山林至衍沃之等言之周禮九等者據授民  
地肥瘠有九等與異義不同也尚書禹貢注云一井上上出  
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  
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上下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  
下出一夫稅所以又有此九等者以禹貢九州有上中下九  
等出沒不同故以井田計之以一州當一井假令冀州上上  
出九百萬夫之稅兗州下下出一百萬夫之稅是九州大較

相此如此非謂冀州之民皆出上上兗州之民皆出下下與  
周禮九等又不同也所以農夫得食九人者以史記云上  
地畝一鐘鐘六斛四斗百畝百鐘則六百四十斛按食貨志  
又云上孰其收自四斛則百畝四斛也按廩人中歲人食  
三鬴其九人之內老幼相通不皆人食三鬴故食九人也其  
民之常稅不過什一又庶民喪祭費用又少且年有豐儉不  
恒上孰崔氏以為畝皆一鐘人恒食四鬴又為什二而稅又  
云祭用數之什者苟欲計筭使合其義非也云庶人在官謂  
府史之屬者則周禮大宰云府六人史十有二人云之屬謂  
工人賈人及胥徒也云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官長  
謂冢宰為天官之長司樂為樂官之長是也言所除者謂所命  
府藏官之長大司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  
官除去其舊名籍周禮注云凡府史以下官長所自辟除以  
其非九命之內故知不命於天子國君也若子男之士雖無  
命亦當命於國君也以其稱士故也。注此班至之差。正  
義曰經云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則庶人在官者  
雖食八人以下不得代耕故載師有官田謂庶人在官之田  
大夫以下位卑祿少故大小國不殊卿與君祿重位尊故祿  
隨國之大小為節按周禮天子卿大夫士與諸侯之臣執贄  
同則祿亦同也此自下士至小國之卿倍大夫祿皆據無采

地者言之故鄭荅臨碩云王畿方千里者凡九百萬夫之地  
三分去一定受田者三百萬夫出都家之田以其餘地之稅  
祿無田者下士食九人中士食十八人上士三十六人下  
大夫七十二人中大夫百四十四人卿二百八十八人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  
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

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此諸侯使卿大夫親  
聘並會之序也其爵  
位同小國在下爵異固  
在上耳。覲吐弔反。

**疏**次國至大夫。正義曰此一節  
論諸侯使卿大夫士親聘班序  
行列之法各隨文解之。注此諸至上耳。正義曰經文既  
稱大國小國大小並在則非是特來故知使卿大夫親聘並  
會也云其位爵同小國在下者爵同謂同作卿也據經文小  
國平於大國故知小國之卿在大國之卿下云爵異固在上  
耳者謂大國是大夫小國是卿則經云小國之卿位當大國  
之上大夫是必知爵異小國在上者以其卿執羔大夫執鴈  
使卿絺冕大夫玄冕故知小國之卿不得在大國大夫之下

也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

為介若特行而並會也居猶當也此據大國而言大國之士  
為上次國之士為中下士之數國皆二十七人  
各三分之上九中九下九以位相當則次國之上士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小國之上士當大國之下凡非命數亦無出  
會之事春秋傳謂士為微 **疏**其有至三分。正義曰中士  
○三分如字為介音界 **疏**者謂次國之士下士者謂小  
國之士大國之士既分為三分次國小國之士亦分為三分  
今大國之士既定在朝會若其有中國之士小國之士者其  
行位之數各居其上國之三分之二謂次國以次國為上而  
次國上九當大國中九次國中九當大國下九是當其大國  
之三分之二小國以次國為上小國上九當次國中九小國  
中九當次國下九亦是居上三分之二也是各居上之三分  
○注謂其至為微。正義曰言謂其為介者若聘禮士介四  
人是也若特行則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是也本國出使其  
行至他國與諸國並會也云此據大國而言者以經必云中  
士下士不云上士是文以大國為主以中國下國來當之故  
知據大國而言云大國之士為上次國之士為中下士為下  
為下者解經之中士為中國之士下士為下國之士經雖無

上士之文以中士下士類之則上士為大國之士也就上士中士下士之內各分為上九中九下九言大國之士為上不解經之上字者自謂次國以大國為上小國以次國為上耳云凡非命士亦無出會之事者即祭法庶士是也云春秋傳謂士為微者隱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公羊傳云孰及之內之微者也是謂士為微也 ○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

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問田八州州二百一十國 建立也立大國三十六卿也立小國

百二十十。二小卿也名山大澤不以封者其民同財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此大界方三千里三三而九方千里者九也其一為縣內餘八各立一州此殷制也周公制禮九州大界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者四十有九也其一為畿內餘四十八州各有方千里者六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四謂之大國又對方四百里者不過六又對方三

百里者不過十二謂之次國又對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及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一州二百一十國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凡處地方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問音閉章之疏 凡四至十國。正義曰此一節論四海之內九州尚反疏 州別建國多少及附庸間田之法如鄭所注此經云是殷法也周禮則九服夷鎮蕃三服謂之四海四海之內謂要服以內殷則服數無文則必不與周同按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孫炎云海之言晦闇於禮義此言四海之內謂夷狄之內也地方三千里以開方計之外三三如九方千里者有九其一為天子縣內下文具之以外八州州別方千里者有一州建百里之國三十是公國也七十里之國六十是侯國也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是伯國也一州凡二百一十國必二百一十國者按元命包云陽成於三列於七三七二十一故二百一十國也其餘以為附庸於大國謂之附庸若未封人謂之閒田每州二百一十國所餘之地者則下文云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也。注建立至地也。正義曰建是樹立之義故建為立也云立大國三十三公也者鄭以天子縣內三公之國亦百里今畿

外大國亦百里是準擬畿內三公之地故云十三公也每十  
簡國則準一公是三十國準於三公也云立次國六十六  
卿也者亦以畿內六卿之地方七十里今畿外次國亦七十  
里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通三孤則謂之九卿  
據有職事者言之故為六卿也云立小國百二十小卿  
也者小卿則天子畿內大夫國方五十里今畿外小國亦五  
十里是準擬大夫當十於十二小卿也定本云十二小卿  
重有十字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云名山大澤不以  
封者與民同財者若封諸侯則諸侯為主若不得取其財物  
故不封諸侯使民共取故山虞職云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是也云不得障管亦賦稅之而已者既不封諸侯其諸侯不  
得障塞管領禁民取物民既取物隨其所取賦稅而已故澤  
虞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王府是也定本云  
不得不管亦賦稅而已謂雖不封諸侯諸侯不得不管若如  
此解則於而已二字為妨恐定本誤也云此殷制也者以夏  
時萬國則地餘三千里周又中國方七千里今大界三千非  
夏非周故云殷制也其實夏之末年亦與殷同方三千里故  
下云天子之縣內鄭注云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又  
云夏末既衰夷狄內侵土地滅國數少是也云周公制禮九  
州大界方七千里者按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

謂之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要服服五百里通王畿四面  
相距為七千里大行人要服已外即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  
是要服以內為中國也云設法一州封地方五百里者不過  
四者言設法謂假設為法非實封也故職方云千里封公以  
方五百里則四公注云每事言則者設法也是不實封必知  
不實封者以每州有四公八州則三十二公周之上公則惟  
杞宋耳故知非實封也一州有千里之方六則一箇千里之  
方為方百里者百一箇五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二十五箇  
箇二十五用千里之方一是一箇五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一  
方四百里者不過六者以一箇四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一  
十六六箇一十六為九十六是用百里之方九十六為六箇  
四百里之國故云方四百里者不過六用千里之方一箇餘  
百里之方四云又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者以一箇三百  
里之國為方百里者九十一箇九為九十九是用百里之方  
九十九故云封方三百里者不過十一用千里之方一箇餘  
百里之方一云又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  
千里之方一箇二百里之國為方百里者四二十五箇二百里  
一故云封方二百里者不過二十五箇二百里國用千里之方  
將此百里小國一百六十四添盈公侯伯子四等之數者謂  
六則為一州二百一十國也云則餘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

者以其上惟云餘方百里者謂之小國不顯其數多少直言  
盈上四等之數四等既有四十六若添滿二百一十必須百  
六十四故云方百里者百六十四也云凡處地方千里者五  
方百里者五十九者封公則四是用千里之方一封侯則六  
又用千里之方一封伯十一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  
又用千里之方一封男百又用千里之方一封子二十五  
者五男國更須六十四則應須百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  
方六封侯之外猶餘百里之方四千里之方六十四但千里之  
猶餘百里之方一五箇千里之方內總餘百里之方五得  
為五箇男國則五箇千里之方更得五十九外箇百里之方  
是滿六十四也云其餘方百里者四十一附庸地也者以百  
里之方百去其五十九故餘四十一也按鄭注大司徒云侯  
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今一州惟  
有方百里者四十一得備侯伯子男二百一十國附庸者鄭  
注司徒云凡諸侯為牧正帥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非國國  
皆有且此云州別二百一十國及侯附庸九同皆設法而言  
非實事也注侯附庸九同者諸侯有功可進為公為四百里  
之上加九同得進為五百里也伯於三百之上加七同得為  
四百里進為侯也子於二百里之上加五同得為二百里進  
為伯也男於百里之上加三同得為二百里進為子也言同

者謂積累衆附庸而滿同也非謂一附庸居一同也鄭注司  
徒云公無附庸以其尊極故也又鄭云魯以周公之故得兼  
四等加二十四附庸方七百里也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  
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

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盼其餘以祿  
士以為間田

縣內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詩  
殷頌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周亦曰畿畿  
內大國九者三公之田三為有致仕者副之為六也其餘三  
待封王之子弟次國二十一者卿之田六亦為有致仕者副  
之為十二又三為三孤之田其餘六亦待封王之子弟小國  
六十三大夫之田二十七亦為有致仕者副之為五十四其  
餘九亦以待封王之子弟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  
論道耳雖有致仕猶可即而謀焉盼讀為班○盼音班賦也  
疏 天子至間田○正義曰此經明天子縣內之國數多少  
及祿士之法按殷之與周稱畿唐虞稱服無云縣者今  
此特云縣內故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按鄭注益稷  
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四百國在畿內今此畿

內惟有三國者蓋夏之一代畿內稱縣當夏禹之初有  
四百國至夏之末土地既成故與禹世不同未知於時縣內  
國數多少湯承夏末之後制為九十三國記者言縣明其承  
夏之餘國數是殷湯之制故與四百國不同也名山大澤不  
以盼者畿外列土諸侯有封建之義故云不以封畿內之臣  
既不世位有盼賜之義故云不以盼所以不盼者亦為與民  
共財不障管也雖不障民取其財物亦入之王府即周禮山  
虞澤虞所掌是也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者謂九十三國之  
餘則下文云其餘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也  
以九十三國以封公卿大夫故特云以祿士其實公卿之子  
父死之後既不世爵得食父祿故下文云大夫不世爵未賜  
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是九十三國之外既云視元士  
則此祿士包之也其不封公卿大夫及祿士之外並為間田  
則周禮云公邑也不云附庸者以縣內無附庸也所以畿外  
州建二百一十國之外則間田少畿內立九十三國之外間  
田多者以畿外諸侯有大功德始有附庸故間田少畿內每  
須盼賜故間田多依周禮間田自二百里之外以至五百里  
其大夫則於三百里為采地卿則於四百里為采地公則於  
五百里為采地故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  
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未知

殷制如何其周之畿內采邑大小未聞則鄭注小司徒云百  
里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國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甸  
是謂畿內大國百里次國五十里小國二十五里又注大司  
徒云畿內之制未聞是知疑而不定此云祿士謂無地之士  
給之以地而當其祿不得為采邑耳其實春秋之時公卿亦  
有無地者故春秋經劉子單子是地者稱爵王子虎卒是  
無地者不稱爵也○注詩殷至謀焉○正義曰引詩殷頌者  
是玄鳥祀高宗之篇證殷稱畿也云周亦曰畿者周禮職方  
云千里曰王畿是也云為有致仕者副之者以三公在朝既  
有正田今身既致仕不可仍食三公采邑身又見存不可全  
無其地故公卿大夫皆有正職之田又有致仕副邑云其餘  
三待封王之子弟者禮運云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又周禮  
有都宗人家宗人祭祀皆致福於王是有封王之子弟也但  
王之子弟有同母異母有親疏之異親寵者封之與三公同  
平常者與六卿同疏遠者與大夫同故有三等之差也云三  
孤之田不副者自上差之三公之外其餘有三卿之外其餘  
有六大夫之外其餘有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  
則卿與公同其餘三非差次也云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雖  
其致仕猶可即而謀焉者按周禮三公雖無正職猶列於官  
參六卿之事故司徒云鄉老二鄉則公一人三孤則不列於



官故云無職但佐公論道在朝在家其事一等雖退致仕猶可就而謀事不須致仕之後朝上更別立官故知不有致仕之副  
○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二國天子之元士諸

侯之附庸不與

不與不在數中也春秋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則是

惟謂中國耳中國而言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有方七十里乃能容之夏末既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殷湯承之更制中國方三千里之界亦分爲九州而建此千七百七十三國焉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爲九其要服之內亦方七千里而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孝經說曰周于八百諸侯布列五千里內此文改周之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爲說也終此說之意五五二十五方千里者二十五其一爲畿內餘二十四州各有方千里者三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與音預注及下注不與同塗音徒要一遙反下要服皆同并必政疏凡九至不與反又如字減古斬反關盛衰並讀如字

疏

正義曰此一節揔明殷之畿外諸侯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畿此經揔明殷

之畿內畿外故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在數中故云不與商王大計地方三千里畿外八州每一州二百一十國封爵三等八州一千六百八十國并王畿內九十三國計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則下云方百里者六十四方十里者九十六是天子之元士又下云其餘方百里者十方十里者六十是諸侯附庸不在千七百七十三之數○注春秋至而聞○正義曰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時魯欲伐邾孟孫不欲諸大夫荅孟孫云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又襄二十五年傳云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會稽別也若鄭康成之意塗山則會稽也故注尚書云禹朝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是以張逸疑而問鄭按左傳禹風氏後至不與注相應何鄭荅云欲明諸侯守土之祀故兼用外傳內傳語者鄭意以塗山會稽爲一以諸侯爲守土之祀故云禹朝羣臣於會稽是外傳語執玉帛者萬國是內傳左氏語云言執玉帛則是惟謂中國耳者按觀禮諸侯享王璧以帛是執玉帛也按大行人侯甸男采衛要各以其服貢物下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鄭注貴寶若白狼

白鹿夷狄不執玉帛故云執玉帛惟謂中國耳云中國而言  
萬國則是諸侯之地有方百里而方七十里有方五十里者  
鄭言此者以周之大國方五百里而下則不得有萬國故云  
然也按萬國之數鄭注畢陶謨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禹所  
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蓋百國一師則州十有二師則每州  
千二百國也八州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鄭又云  
百里者三封國七有奇所以百里之方一爲伯七十里之方  
一爲公侯之方一又爲子男五十里之方一爲甸七十里之方  
以百里之方一爲子男五十里之方一爲甸七十里之方一  
七也言有奇者謂百里之方一爲甸七十里之方一爲甸七十  
百里之方一爲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里之  
十九七十之方一爲十里之方百七十里之方九十八餘有十  
故云有奇以此計之州有千里之方六以千里之方二爲公  
侯之國二百又以千里之方二爲伯七十里之國四百有奇  
又以千里之方二爲子男五十里之國八百摠爲一千四百  
國以二百里之方及奇餘爲附庸山澤故州有千二百國鄭云四  
百國在畿內者以大略據子男爲言非實法也趙商不達鄭  
旨而問鄭云以王制論之畿內之國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  
十里今率以下等計之又又有王城關遠郊郭卿大夫之采地

數不在中今就四百似頗不合鄭答之云三代異物王制之  
法唐虞或不盡然堯舜之德守在四疆鄉遂有無無以言也  
公卿大夫有田祿者其四百國非采地爲何王城之大郊關  
之處幾何而子責急也此鄭亦隨問而答非事實也必知非  
實者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何有同積  
棊無空缺之處故知略計地爲四百國耳云禹承堯舜而然  
矣者以堯未遭洪水之前帝德寬廣不制以法故中國五千  
禹因治水之後德化漸大故中國更廣而有萬國云要服之  
內地方七千里乃能容之者王畿內五百里又五百里外侯  
服去城外五百里是一千里又五百里甸服是一千五百里  
又五百里男服是二千五百里又五百里采服是二千五百里  
又五百里衛服是三千五百里又五百里要服是三千五百里  
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此  
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也按尚書答繇注禹弼成五服去  
王城五百里曰甸服其弼當侯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  
爲侯服當甸服去王城千里其外五百里爲采服去王城二  
千里其外五百里爲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其外五百里其  
弼當衛服去王城三千里又其外五百里爲要服與周要服  
相當去王城三千里四面相距爲七千里是九州之內  
也故此云要服之內地方七千里答繇注又云要服之弼當

其夷服去王城當四千里又其外五百里曰荒服當鎮服其  
彌當蕃服去王城五千里四面相距為方萬里也云夏末既  
衰夷狄內侵諸侯相并土地滅國數少者以湯承於夏末中  
國惟方三千里明所因有漸承夏末之地上云天子縣內是  
夏末殷初其界相似也必知此王制之文以為殷制者正以  
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與周不同又千七百七十三國與  
禹萬國數復異又虞夏及周皆曰牧此經稱伯故知大略皆  
據殷而言也其天子七廟及下雜論虞夏商周四代之制亦  
兼載焉云周公復唐虞之舊域分其五服為九其要服之內  
亦方七千里者言復唐虞舊域謂治水之後舊域也按周禮  
職方云方千里曰甸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  
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  
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  
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  
五百里曰藩服蠻服則要服是分其五服為九以要服之內  
方七千里也云因殷諸侯之數廣其土增其爵耳者按洛誥  
傳云天下諸侯之來進受命於周退見文武尸者千七百七  
十三諸侯其數與此同是周因殷諸侯之數也按大司徒公  
五百里侯四百里與此公侯百里不同是廣其土也殷爵三  
等周爵五等是增其爵耳云孝經說曰周千八百諸侯布列

五千里內者此孝經緯文云千八百者舉成數其實亦千七  
百七十三諸侯也布列在中國五千里之內云此文改周之  
法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以為說也者此文謂此孝經緯文  
改周之法謂改周公盛時之法盛謂地方七千里衰謂地方  
三千里故云關盛衰之中三七之間若指文言之盛謂周公  
制禮太平時也衰謂夏末殷初之時也盛衰之中謂武王時  
也若以當代之時與武王同云終此說之意者謂終竟此中  
謂昭王恭王之時與武王同云終此說之意者謂終竟此中  
經緯所說之意云其餘諸侯之地大小則未得而聞者謂一  
州之內千里之方有三而一州建二百一十國但未知國之  
大小及封建制度故云未聞異義公羊說殷三千諸侯周千  
八百諸侯古春秋左氏傳說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  
國唐虞之地萬里容百里地萬國其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  
里餘為天子間田許慎謹按易曰萬國咸寧尚書云協和萬  
邦從左氏說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異世不同萬國者謂唐  
虞之制也武王伐紂三分有二八百諸侯則殷末諸侯千二  
二百也至周公制禮之後準王制千七百七十三國而言周  
千八百者舉其全數又異義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  
千里古尚書說五服旁五千里相距萬里許慎謹按以今漢  
地考之自黑水至東海衡山之陽至於朔方經略萬里從古

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按易下繫云一君二民君子之道  
二君一民小人之道鄭注一君二民謂黃帝堯舜謂地方萬  
里為方千里者百中國之民居七千里七七四十九方千里  
者四十九夷狄之民居千里者五十一是中國夷狄二民共  
事一君二君一民謂三代之末以地方五千里一君有五  
里之士五五二十五更足以一君二十五始滿千里之方五  
十乃當堯舜一民之地故云二君一民實○天子百里  
無此二君一民假之以地廣狹為優劣也

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為御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

財用也御謂衣食○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  
至衣食○正義曰經云百里之內者謂去王城百里四面相  
距則二百里經云千里之內以為御者謂四面相距為千里

去王城四面五百里二者相互云此地之田稅所給也者依  
周禮有口率出泉恐此是口率之泉故云此地之田稅所給  
也知非口率出泉所給者按周禮大府九賦之泉各有所給  
故其職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  
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  
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

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是口率出泉各有所用也知官謂其  
文書財用也者以其稱官是官府所須故為文書財用御是  
進御所須故為衣食但官是早褻故用近物御為尊○干  
重故用遠物此為殷法也但未知有口率出泉以否

里之外設方伯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  
為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為卒卒有正二百一

十國以為州州有伯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亦長也凡長皆因賢侯為之殷之州

長曰伯虞夏及周皆曰牧○帥邑類反注及下同卒子忽反下及注同牧音木八州八伯五十

六正百六十八帥三百三十六長八伯各以  
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為左右

曰一一伯老謂上公周禮曰九命作伯春秋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失冉反一音

古洽反召疏千里至二伯○正義曰此一節論千里之外  
詩照反設方伯及連帥卒正義曰此二伯之事各隨文解

之○注屬連至曰牧○正義曰屬是繫屬連是連接卒是卒  
伍州是聚居故云屬連卒州猶聚也伯帥正俱是長但異其  
名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者既長諸侯非賢不可故知賢侯  
為之言因者因其州內賢侯非州外別取州牧則知以賢侯  
為之故下曲禮以侯為牧則制牧下有二伯則侯伯皆得為  
之故詩施氏○衛伯也衛是侯爵而為州伯張逸疑而問鄭  
鄭答云侯德適任之謂衛侯之德適可任州伯也然則伯之  
賢者亦可進為牧故周禮宗伯八命作牧注云謂侯伯有功  
德者加命得專征伐是伯得為牧也鄭必知州牧之下更有  
二伯者以左傳云五侯九伯服杜皆為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鄭答志云若征五等諸侯九州之伯何夾輔之有大公為王  
官伯分主自陝以東不可分為四侯半故稱五侯四州有八  
伯畿內有一伯故為九伯也按鄭志注尚書為八伯張逸問  
云九州而八伯者何鄭答云畿內之州不置伯有鄉遂之吏  
主之伯即牧也故周禮大宰云施典于邦國建其牧立其監  
是畿外邦國有牧畿內不置也畿內既不置牧則應無牧下  
之伯而立五侯九伯畿內有一伯者但比擬畿外應有而言  
之其實無也州長既用賢侯為之則卒正連帥屬長節級用  
伯子男賢者而為之鄭注曲禮云二王之後不為牧則殷亦  
當然殷既亦有連屬卒等則周亦然也故詩施氏責衛伯不

能修方伯連率之職是也云虞夏及周皆曰牧者按尚書舜  
典云觀四岳羣牧又云咨十有二牧是虞稱牧也虞雖稱牧  
亦稱伯故書傳云惟元祀巡此四岳八伯按左傳宣三年云  
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是夏稱牧也大宰云建其牧是周  
稱牧也故云虞夏及周皆曰牧○注周禮至主之○正義曰  
九命作伯大宗伯職文春秋傳曰以下春秋隱五年公羊傳  
文故傳云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自陝而東者周○千里  
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是也

**之內曰甸**

服治田出穀稅

**千里之外曰采**

九州之內地取其美

物以當穀稅○采蒼改  
反當丁浪反又如字

**曰流**

謂九州之外也夷狄流移或  
貢或不貢貢荒服之外三百

里蠻二百里流

**疏**

千里至曰流○正義曰此一節摠論畿  
內畿外九州治田及採取美物并九州

○蠻莫還反  
之外或貢或否之事各隨文解之○注服治至穀稅○正義  
曰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知甸是服治田出穀稅  
者按禹貢五百里曰甸服下又云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及秭粟米之等是甸為治田也○注九州至穀稅○正義曰  
經云千里之外曰采謂規方千里之外若於王城五百里之  
外以殷制言之中國方三千里而面別去王城千五百里今

五百里以爲畿內千里之外惟千里耳。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周則王畿之外面別三千里。采取美物則大行人侯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男服其貢。器物采服其貢。服物衛服其貢。材物要服其貢。貨物是也。注謂九至里流。正義曰：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殷則面別千五百里之外。二千五百里之內謂之爲流。周三千五百里之外五千里之內爲流也。○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

士。此夏制也。明堂位曰：夏士。后氏之官百舉成數也。○疏：天子至元士。正義曰：此一

士之數。注此夏至數也。正義曰：以周禮其官三百六十

此官百二十故云夏制以夏制不明更引明堂位夏后氏之

官百以證之直云百不云百二十故云舉成數也。王制之文

鄭皆以爲殷法此獨云夏制者以明堂殷官二百與此百二

十數不相當故不得云殷制也。記者○大國二卿皆命

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

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

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命於天子者天子選用

國亦三卿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君此文似誤脫耳。或

者欲見畿內之國二卿與。選宣戀反見賢遍反與音餘。○

疏：大國至七人。正義曰：此一節論夏家天子命諸侯之

數五等之國悉同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夏禮卿大夫士

謂公與侯也。殷周大國並公也。崔氏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

謂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

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

此是三卿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

也。下大夫五人者崔氏云：三卿命於天子則大夫以下皆其

君自命之也。三卿則上中下三品而含上下今云下大夫五

人者取卿爲言耳。知大夫有上下者按前云次國之下卿位

當大國之上大夫是也。何以五人者謂司徒之下置小卿二

人一是一小宰一是一小司徒司空之下亦置二小卿一是一小司

寇一是一小司空也。司馬之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故公羊

襄十一年作三軍三軍者何三卿也。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

士河休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  
下卿各二司馬  
事省上下卿各一若有軍事上士相上卿下士相下卿足以  
為治今襄公乃益司馬故云作三軍踰王制故譏之下卿即  
大夫也故此云下大夫五上士二十七人者云上士者對府  
史之屬也周禮五等國悉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皆與此同  
但公國長有四命孤一人故典命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眠  
小國之君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  
士亦如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壹命其士不命而鄭注再  
引王制以成彼義當恐周之人數與王制同也且曾子問是  
明當時周法而云國家五官則五大夫大夫若五則知餘亦  
不異也且冢宰云施典於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鄭云參謂卿  
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  
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次國者夏則伯殷則侯也  
周則侯伯也而卿大夫士之命及人之數與大國同但一卿  
其君自命為異也下文備也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  
五人上士二十七人者小國者殷謂伯夏周同子男也按鄭  
注言小國亦三卿差次而言應一卿命於天子二卿命於其  
君此惟言二卿則似誤也鄭何以得知應三卿按前云小國  
又有上中下三卿位當大國之下大夫若無三卿何上中下  
之有乎故知有三卿也按周禮三命受位鄭云謂此列國之

卿始有列位於王為王之臣也若三命卿始得列位於王則  
子男之卿再命不應得一卿命於王而鄭今云一卿命於王  
者謂子男之卿亦得王命而彼注三命下云列國卿三命者  
此自據侯伯為言以會彼三命受位者耳○注或者至卿與  
正義曰鄭又為一說畿內之國唯置二卿並是其君自命之  
今記者或欲因子男此文以見畿內之法故捨去子男一卿  
命於王者而不言也○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監於方伯

之國國三人使佐方伯領諸侯○監古疏天子使其

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遣大夫往監方伯之國州別各置三  
人之事天子使其大夫者謂使在朝之大夫往監於方伯每  
一州輒三人三八二十四人崔氏云此謂殷之方伯皆有三  
人以輔之佐其伯謂監所領之諸侯也周則於牧下置二伯  
亦或因殷使大夫為三監故燕禮云設諸公之坐鄭云公孤  
也大國孤公一人而云諸公者容牧有三監然則天子於州  
牧之國則置三大夫以輔之其尊卑之差則下文其祿視諸  
侯之卿其爵視次國之君其祿視諸侯之卿者謂公之孤也  
故燕禮謂之諸公與公孤同也尚書使管叔  
蔡叔霍叔為三監者為武庚也與此別也

天子之縣

內諸侯祿也

選賢置之於位其國

疏

天子至祿也。正義曰此一節

論天子縣內食采邑諸侯得祿不得繼世之事此言縣內則夏法也言諸侯祿者得采國為祿而不繼世故云祿也故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畿內公卿大夫之子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為公卿大夫也故經直云祿也則子孫恒得食之有罪乃奪之此云諸侯下云大夫不世爵則諸侯摠據大夫以上而司裘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鄭注云諸侯謂三公及王子弟鄭惟據三公及王子弟者以下別云卿大夫則共麋侯故諸侯惟止三公及王子弟而已此父死子祿者不在九十三國之數此雖論夏法殷周亦然畿內諸侯父死視元士若有賢德乃復父位故下文云未賜爵視未賜爵亦視元士除服則得襲父位故下文云未賜爵視天子元士以君其國注云列國及縣內之國也必知列國未賜爵亦視元士者以詩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是諸侯世子未爵命服士之韎韐之服是也

嗣也

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禮記曰繼

疏

外諸侯嗣也。正義

外諸侯

世爵而畿外得世者以畿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佐於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畿外諸侯嘗有大功報其勞効又在外少事故得世也異義按公羊穀梁說云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妨塞賢路經譏尹氏崔氏是也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世位父為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地如有賢才則復父故位許慎謹按易爻位三為三公食舊德謂食父故祿尚書云世選爾勞論語云與滅國繼絕世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云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世祿也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殷之大夫亦世祿故祭義云殷人貴富而尚齒注云臣能世祿曰富是也其諸侯之大夫則下文云不世爵祿謂殷禮也若周制諸侯之大夫有功者亦得世祿故隱公八年無駭卒左傳云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論語云管氏奪伯氏騂邑三百以無功而奪之若有功則不奪也

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過七命小國

之君不過五命

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袞三公八命矣復加一命則服龍袞與王者之後同多於

此則賜非命服也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命卷音袞古本反復扶又



反冕疏 制三至五命。正義曰：此一經論王制三公已下音勉。次國小國之君爵命之數，制謂王者制度言王者制度三公八命，身著鷩冕若加一命，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齊同而著衮冕，故云一命卷若加一命，則賜也。者謂九命卷龍之外，依制不合，有其服若有益者，則是君之特賜，非禮法之常也。則雜記謂之衮衣也。此則禮緯九賜之衣服也。與宗伯再命受服不同，此篇之作，皆是王者之制，而於此特言制者，以三公位尊，又加一命，其事極重，記者以其重，故特云制也。不過九命，不過七命，不過五命者，此謂夏殷之制也。亦與周同。注卷俗至之服。正義曰：禮記文皆作卷，字是記者，承俗人之言，故云卷俗讀也。云其通則曰衮者，謂以通理正法言之，則曰衮。故周禮司服及覲禮皆作衮，是禮之正經也。故云其通則曰衮。云虞夏之制，天子服有日月星辰者，以此經雖以殷為主，亦雜記虞夏之事。故鄭引虞夏之制，言之按有虞氏皇而祭之下，注云：夏殷未聞此云。虞夏之制，天子服堯舜禹之書，謂之虞夏。書伏生書傳有虞夏傳以皋陶謨云：子欲觀古人之象，皋陶謨是虞夏之書。故云虞夏之制，其實虞也。下文有虞夏殷周四代並陳，故云夏殷未聞也。云周禮曰：諸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者，是周禮文引之者證。

三公一命衮，然則此經三公一命衮，謂周制也。故以周制解之。若周以前，則山在衮上，不得云一命衮也。衣服之制，歷代不同。按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玄衣法天，黃裳法地，故易坤六五黃裳元吉是也。衣裳從黃帝以來而有也。虞氏以來，其裳用纁，故下文歷陳虞夏殷周注云：其服皆玄，纁下裳。用纁者，鄭注易下繫辭云：土記位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為纁也。按禮祭地牲玉用黃，以放地色。裳既法地，而用纁者，凡衣服著其身，有章采，文物以黃色。大質，故用纁也。衣為天色，玄禮天牲玉用蒼者，以天色晝則蒼，夜則玄，衣不用蒼，亦以其太質，故也。然祭天亦有牲用玄者，尚書及論語云：敢用玄，以其太質，故也。然祭天亦有牲虞夏之制，天子祭服，自日月而山下，十有二章。故尚書皋陶云：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也。此六者，皆畫於衣，故言作會。以法於天，其數六者，法天之陽氣之六律也。宗彝七也，藻八也，火九也，粉米十也，黼十一也，黻十二也。此六者，皆繡於裳。故云：繡，繡，紩也。謂紩刺以爲繡，文以法地之陰氣六呂也。按鄭注司服云：至周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龍取其神，火取其明，然則諸物各有所象，故說日月星辰，取其明，山者安靜，養物，畫山。

者必兼畫山物故考工記云山以章龍者取其神化龍是水  
物畫龍必兼畫水故考工記云水以龍華蟲者謂雉也取其  
文采又性能耿介必知華蟲是雉者以周禮差之而當鷩冕  
故為雉也雉是鳥類其頸毛及尾似蛇兼有細毛似獸故考  
工記云鳥獸蛇此六者以高遠在上故畫於衣宗彝者謂宗  
廟彝尊之飾有虎雌二獸虎有猛雌能辟害故象之不言虎  
雌而謂之宗彝者取其美名按周禮有六彝有雞彝鳥彝尊  
彝黃彝虎彝彝此直云宗彝知非雞彝鳥彝尊彝黃彝必為虎  
尊六彝皆遠代者在後故六尊之次亦虎彝尊彝在後故知虎  
氏之尊山是夏后之尊六彝之次亦虎彝尊彝在後故知虎  
雖虞夏已飾於尊但舜時已稱宗彝不得有雞彝尊彝在後故知虎  
禮差之而當鷩冕故知虎雌有毛之物也虎雌淺毛細毳故  
也藻者取其潔清有文火者取其明照烹飪粉米取其潔白  
生養黼謂斧也取其決斷之義黻謂兩已相背取其善惡分  
辨大意取象如此而皇氏乃繁文曲說橫生義例恐非本旨  
此是天子之服其諸侯以下未得而聞按阜陶謨云五服五  
章哉鄭注云五服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如鄭之意九  
謂子男之服自藻而下三也卿大夫之服自粉米而下五也

經注不同者孝經舉其大綱或云孝經非鄭注以上所云虞  
舜之制而夏殷注云未聞至周則日月星辰畫於旌旗又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故注司服云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  
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初一  
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藻次五曰宗彝皆畫以  
為績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為繡  
則衮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鷩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  
毳之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之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  
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鄭必知日月星辰畫於  
旌旗者以司服王自衮冕而下則衮服最尊尚無日月星辰  
故知日月星辰不在衣服畫於旌旗也知登龍於山者依舊  
山在龍上若不登龍則衮冕不為最尊故知登龍於山也知  
登火於宗彝者若不登火則五章之服自宗彝而下不得稱鷩  
冕冕若登火於宗彝之上則五章自宗彝而下與鷩冕相當  
然宗彝之下有藻火兩章知不登藻而必登火者火有光明  
之盛春秋傳云火龍黼黻禮記殷火周龍章是火貴於藻也  
故知登火不登藻自九章而下以次相差故知衮之衣五章  
鷩衣毳衣者三章緋衣一章衣法天故章數奇衮之法地章數  
偶以下其數漸少則裳上之章漸勝於衣事勢須然非有義  
意皇氏每事曲為其說恐理非也衣章並畫緋冕之衣獨繡



同今依漢禮器制度為定也今天子五冕之旒皆用五采之  
絲為旒垂五采之玉故弁師云每就間蓋一寸旒別有五采玉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鄭注云每就間蓋一寸旒別有五采玉  
十有二衮冕故前後各十二旒用玉二百八十八鷩冕九旒  
用玉二百一十六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緇冕五旒用  
玉百二十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皮弁縫中亦五采玉十二  
故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璆鄭注云會縫中也縫中每  
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為飾韋弁亦然故弁師云知天子韋弁與  
大夫之冕韋弁皮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不言冠弁冠弁  
皮弁同也其冠弁亦與皮弁同故注弁師云不言冠弁冠弁  
兼於韋弁皮弁矣自此以前皆王者之服祭服則以衣名冕  
象上古先有衣後有冕皮弁以下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  
為重故也其諸侯以下則司服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侯伯  
之服自鷩冕而下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孤之服自希冕而  
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士之服自毳冕而下公衮冕而  
數與王同其就數則異故鄭注觀禮云上公衮無升龍其旒  
則九不十二也其三公司服無文按射人三公執璧與子男  
祭則服毳冕也凡此諸侯所著之服皆為助祭於王若助王  
祭天地及祭先王大祀之等皆服已上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  
小祀雖有應著上服皆逐王所著之服不得踰王也自在國

祭其先君則皆玄冕故玉藻云諸侯玄端以祭鄭云端當為  
冕其二王之後祭受命之王各服已上之服其自祭餘廟與  
諸侯同有孤之國其孤則緇冕卿大夫玄冕士爵弁此皆謂  
助君祭服也無孤之國卿則服鞠衣其夫玄冕大夫則服禮衣  
之臣皆分為三等其夫卿也則服鞠衣其夫玄冕大夫則服禮衣  
其夫士則服禮衣若其自祭則皆降焉諸侯則玄冕大夫則服禮衣  
則朝服故儀禮特牲士祭玄冕大夫則服禮衣若其自祭則皆降焉  
爵弁以自祭故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其天  
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鄭注云爵弁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其天  
子卿大夫則無文諸侯當玄冕以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  
大夫則皮弁知者以諸侯大夫朝服自祭其孤卿之等當爵弁也  
用朝服自祭朝服則皮弁故鄭注玉藻云四命以上齊祭異  
冠則孤卿大夫以下並用玄冠也諸侯既用上齊祭異  
齊則孤卿大夫以下並用玄冠也諸侯既用上齊祭異  
卿及公之孤卿爵弁而祭天子大夫皮弁而祭之皆與齊時  
玄冠不同故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其皮弁而祭之皆與齊時  
冠祭是齊祭同冠其諸侯則皮弁以視朔朝服以下玄冠齊  
以即戎與天子同諸侯田獵亦用韋弁以視朔朝服以下玄冠齊  
於固不釋皮冠而與孫林父言又昭十二年楚子狩於州來

記流卷十一

云

皮冠豹舄諸侯又以皮弁受聘享故聘禮公皮弁天子諸侯亦以玄端燕居故玉藻注云天子諸侯以食夕深衣祭牢肉亦以朝服食夕則深衣故玉藻云朝服以食夕深衣祭牢肉又大祥以後則麻朝服故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大祥以喪則麻衣麻衣則白布深衣也但緣之以布耳又有長衣遭喪權時所服故聘禮云主國之喪主人長衣待賓是也其長衣制與深衣同但緣之以素長衣之袂稍長故玉藻注云長衣中衣繼揜尺深衣則緣而已其中衣制如長衣在上服之自天子以下皆有若祭服中衣用素故詩云素衣朱褌其他服中衣用布故玉藻云以帛裏布非禮也其天子卿大夫士以皮弁為朝服諸侯大夫士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三尺三寸故也其大夫以上所論玄端者皆其制與士同其大夫士按玉藻云朝玄端夕深衣其大祥朝服及既祥麻衣並與諸侯同天子祥禫其服無文或亦與諸侯無異其首飾諸侯皆以三采為藻垂三采之玉公衮冕九旒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玄冕蓋無旒旒皆九玉侯伯鷩冕七旒毳冕五旒絺冕三旒子男毳冕五旒以下與公同旒皆五玉若熊氏之義公以下諸冕其旒並依命數不減其章弁皮弁冠弁縫中之玉各依

命數玉皆三采朱白蒼也孤絺冕而下其旒及玉皆二采朱綠各依命數其皮弁章弁冠弁玉亦二采各依其命數其一命大夫玄冕及士則爵弁皆無旒知諸侯以下首飾藻旒玉數如此者按弁師云纁旒玉璫及其命數也冕則侯伯纁纁七就等為之故鄭注云纁旒玉璫如命數也冕則侯伯纁纁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纁纁五就用玉五十纁纁玉皆三采孤纁纁四就用玉三十二命之卿纁纁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纁纁再就用玉八藻玉皆朱綠韋弁皮弁則侯伯璫飾七子男璫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璫飾四三命之卿璫飾三再命之大夫璫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為爵弁其韋弁皮弁之會無結飾不言冠弁冠弁兼於韋弁皮矣是也

下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大國之下互明之此卿命則異大夫皆同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子男一命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寡不同之事○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寡不同之事○正義曰此一節論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多寡及小國之卿不云次國故云不著次國之卿云以大國之下互明之者以大國之卿不過三命則知次國之卿不過再命

疏

大國下卿再命則知次國下卿一命故云互明之云此卿命則異者以大國上卿三命下卿再命次國上卿再命下卿一命小國上下卿並皆一命故云卿命則異云大夫皆同者謂大國次國小國大夫皆同一命今經云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既與小國連文知非直據小國下大夫一命者以經云大國下卿再命以次差之明大夫一命自然次國大夫亦一命故云大夫皆同此夏殷制也按周禮云公國之孤四命與餘卿不同則知此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亦謂孤也大國下卿再命者謂除孤以外之卿就再命之中分為中卿下卿也故前文云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是也次國之卿再命亦謂上卿執政者若魯之季孫下卿一命亦分為中下二等故前文云中當其下當其上大夫是也小國之卿雖同一命亦分為三等故前文云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其大國次國小國大夫雖同一命當皆分為上下二等文已具於上今摠云下大夫者對卿言之云周禮公侯伯之卿三命以下者皆周禮典命文以經云大國之卿不過三命故引公侯伯之卿三命以對之周禮公之孤四命不與三命相當故不引之也

**○凡官民材必先論之**  
論謂考其德行道藝。行下孟反。

**論辨然後使之**

辨謂考問得其定也。易曰問以辨之。

**任事然後爵之**  
爵謂正其秩次。任而鳩反。

**位**

**定然後祿之**  
與之以常食。○疏曰此一節論擇賢材。任以爵祿之事各隨文解之。○注辨謂至辨之。○正義曰辨謂考問得其定也。者謂官其人必先論量德行道藝今論量考問事已分辨得其定實故云辨謂考問得其定也。引易曰問以辨之是易文言文。○任事然後爵之。○正義曰爵謂正其秩次言雖考問知其實有德行道藝未明其幹能故試任以事又幹了然後正其秩次除授位定然後與之以祿。○

**○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衆弃之**  
必共之者所以審慎之也。書曰克明德慎罰。

**是故公家不畜刑人大夫**

**弗養士遇之塗弗與言也屏之四方唯其所**

**之不及以政亦弗故生也**  
屏猶放去也已施刑則放之棄之役賦不與亦不授

之以田困乏又無賜餼也。虞書曰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周則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別者使守圜髡



使卿為介有五人其小聘唯三介故知小聘使大夫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也者按昭三年左傳鄭子大叔曰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故云晉文霸時所制而晉文霸時亦應有比年大夫之聘但子大左傳文三年聘五年朝諸侯相朝之法今此經文云諸侯之於天子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則文襄之制諸侯朝天子與自相朝同也如鄭此注唯據文襄故鄭云此晉文霸時所制又鄭駁異義云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為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熊氏或以此為虞夏法或以為殷法文義雜亂不復相當曲為解說其義非也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者按尚書堯典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鄭注云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是也按孝經注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守熊氏以為虞夏制法諸侯歲朝分為四部四年又徧摠是五年一朝天子乃巡守故云諸侯五年一朝天子亦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書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則非五年一巡守按鄭注尚注多與鄭義乖違儒者疑非鄭注今所不取熊氏之說非也虞夏之制但有歲朝之文其諸侯自相朝聘及天子之事則

無文不可知也鄭此注虞夏之制即云周之制不云殷者虞夏及周經有明文故指而言之殷則經籍不見故不言也按春秋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脩王制古之制也按鄭志孫皓問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天子六年一巡守其間諸侯分為五部每年一部來朝天子朝罷還國其不朝者朝罷朝諸侯至後年不朝者往朝天子而還前年朝者今既不朝又朝罷朝諸侯是再相朝也故鄭云朝罷朝也如鄭之意此為夏殷之禮而鄭又云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以夏與虞同與鄭志乖者以羣后四朝文在堯典堯典是虞夏之書故連言夏其實虞也故鄭志云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今知諸侯歲朝唯指唐虞也其夏殷朝天子及自相朝其禮則然其聘天子及自相聘則無文也云周之制以下周禮大行人文故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皆當方分為四部分隨四時而來鄭注大行人云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是方別各為四分也近東者朝春近南者宗夏近西者觀秋近



北者遇冬故韓侯是北方諸侯而近於西故稱韓侯入覲鄭  
云秋見天子曰覲又鄭注明堂位云魯在東方朝必以春魯  
於東方近東故也以此言之則侯服朝者東方以秋南方以  
冬西方以春北方以夏以其近京師舉此一隅自外可知悉  
按大宗伯云春見曰朝注云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夏見曰  
宗注云宗尊也欲其尊王秋見曰覲注云覲之言勤也欲其  
勤王之事冬見曰遇注云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時見  
曰會注云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  
之事即春秋左傳云有事而會也殷見曰同注云殷衆也十  
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每  
當一時一方揔來不四分也此六者諸侯朝王之禮又諸侯  
有聘問王之禮故宗伯云時聘曰問注云時聘者亦無常期  
天子有事乃聘之焉殷覲曰視注云殷覲謂一服朝之歲以  
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  
一年其諸侯自相朝則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  
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  
朝者及而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  
聘焉鄭知久無事而相聘者按昭九年左傳稱孟僖子如齊  
殷聘禮也知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者以襄元年邾  
子來朝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左傳云凡諸侯即位小國朝

之大國聘焉邾是小國故稱朝衛晉是大國故稱聘若俱是  
敵國亦得來聘朝故司儀云諸侯相爲賓是也若已即位  
亦朝聘大國故文公元年公孫敖如齊左傳云凡君即位卿  
出並聘若已是小國則往朝大國故文十一年曹伯來朝左  
傳云即位而來見也其天子亦有使大夫聘諸侯之禮故大  
行人云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問  
年一聘以至十一歲按昭十三年左傳云歲聘以志業問朝  
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賈遠服虔皆  
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王之法鄭康成以爲不知  
何代之禮故異義云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入聘四朝再會一盟許  
慎謹按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  
今異說鄭駁之云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周禮大行人  
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間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  
公強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  
無所出不用其義也言晉文公但強盛諸侯耳何能制禮而  
云三代異物乎是難許慎之辭也異義朝名公羊說諸侯四  
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  
古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覲經  
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覲宗遇之禮從

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為古昔按觀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朝通名如鄭此言公羊言其摠號周禮指其別名異義天子聘諸侯公羊說天子無下聘義周禮說問以諭諸侯之志許慎謹按禮臣疾君親問之天子有下聘之義從周禮說鄭無駁與許慎同也○注五年至巡守○正義曰知五年是虞夏之制者堯典云五載一巡守此正謂虞也以虞夏同科連言夏耳若夏與殷依鄭志當六年一巡守也云周則十二歲一巡守者大行人云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故知周制十二年也按白虎通云所以巡守者何巡者循也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道德大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不得其所者故必親自行之謙敬重民之至也所以不歲巡守何為大煩過五年為其大疏因天道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巡守以此言之夏殷六歲者取半一歲之律呂也周十二歲者象歲星一周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岱宗東嶽柴而望祀

山川柴祭天告至也○柴仕佳反依字作紫觀諸侯觀見也○觀見如字舊賢遍反問

百年者就見之就見老人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

命市納賈以觀陳詩謂采其詩而視之○大音黍後大學大祖大子大樂正大史皆同

民之所好惡志淫好辟市典市者賈謂物貴賤厚薄也賈則用物貴淫則侈物貴

及注同惡烏路反辟匹亦反徐芳亦反侈昌氏反又式氏反

邪似嗟反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律禮樂制度衣

服正之同陰律也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不

敬者君削以地舉猶祭也○削息約反宗廟有不順者

為不孝不孝者君紕以爵不順者謂若逆昭穆○紕丑律反退也昭

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常遙反凡言昭穆放此

革制度衣服者為畔畔者君討樂音岳

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律法五月南巡守

至于南嶽如東巡守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南巡守之禮十有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嶽如西巡守之禮歸假于祖禰用特

特牛也祖下及禰皆一牛○嶽音岳下同假音格禰乃禮反父廟也

疏歲二至用特○正義曰此一經論王者巡守四嶽柴望及緇陟之事各依文解之○歲二月東巡守者皆以夏之仲月以夏時仲月者律麻常得其中也二月八月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者陰陽終故取四仲月也○注岱宗

東嶽○正義曰嶽者何嶽之為言桶也桶功德也必先於此岱山者言萬物皆相代於東方故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

宗者尊也岱為五嶽之首故為尊也○注柴祭天告至也○正義曰柴祭天告至謂燔柴以祭上天而告至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所祭之天則蒼帝靈威仰○觀諸侯○觀見也

謂見東方諸侯其見之禮按觀禮云諸侯觀於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是也觀禮又云天子乘龍載大旂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鄭注引朝事儀曰天子

氣而執鎮圭尺有二寸云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司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盟時設方明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如觀禮及鄭注所云既告至之後為宮加方明於壇天子出宮東門外拜日反祀方明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故鄭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云

二者謂觀禮經文朝日東門反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今於觀禮未祀方明之前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為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其祀方明之後見諸侯之時王升立於壇上南面諸公中階之前北面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諸子門東北面諸男門西北面王降階南面而見之三揖既升壇使諸侯升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見諸侯訖若有不協更加方明於壇上諸侯等俱北面戎右傳敦血以授敵者司盟主其職故司盟云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於時王立無文不可與諸侯同北面當於阼階上西面此是見諸侯之禮祀方明之時祭天燔柴謂天子之盟也祭地座謂王官之伯盟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

也祭山丘陵升及祭川沈者是諸侯之盟也此是巡守及諸

侯之盟祭也故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  
及諸侯之盟祭也祭天柴謂祭日也祭地瘞者祭月也王巡  
守之盟其神主日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則王官之伯會諸  
侯而盟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者謂祭天告至  
而覲禮注引王制云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  
神主日又以柴爲盟之所用不同者告至與盟必非一事鄭  
意證巡守盟時有柴故引岱宗以證之其實別也覲禮云爲  
官即言加方明經文相連鄭注云王巡守至于方嶽之下諸  
侯會之亦爲此官則亦有方明但文不具耳故巡守祭天燔  
柴祭地瘞埋皆是祭方明也故鄭於方明設六玉之下注云  
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方明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  
至貴者也以此言之明天子巡守見諸侯無方明也而皇氏云  
諸侯來就王會同有方明王巡守見諸侯無方明也而皇氏云  
爲說其義非也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見  
諸侯之後問百年者就見之若未至方嶽於道路之上見  
年者則亦王先見之故祭義云天子巡守諸侯待於竟天子  
先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命  
則見之則知百年者道雖不經所在就見之與此少別命  
大師陳詩以觀民風此謂王巡守見諸侯畢乃命其方諸  
侯大師是掌樂之官各陳其國風之詩以觀其政令之善惡

若政善詩辭亦善政惡則詩辭亦惡觀其詩則知君政善惡  
故天保詩云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是其政和若其政惡則十  
月之交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是也命市至好辟命典市  
淫邪則愛好邪辟之物民志所以淫邪由在上教之不正此  
陳詩納賈所以觀民風俗是欲知君上善惡也命典至正  
之典禮之官於周則大史也考校四時及十二月之大小  
時有節氣早晚月有弦望晦朔考之使各當其節又正定甲  
乙之日陰管之同陽管之律玉帛之禮鍾鼓之樂及制度衣  
服各有等差當正之使正堯典云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文雖小異大意與此同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正義曰鄭以先  
儒以同爲齊同此律故辨之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  
以聽軍聲又典同注云同陰律也故大師云執同律  
言耳所以先言者以同爲平聲平爲發語之本今古悉然故  
先言耳○山川至以爵○山川是外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  
也山川在其國竟故削以地宗廟是內神故云不舉不舉不敬  
孝也宗廟可以表明爵等故細以爵○注不順至昭穆○正  
義曰按文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左  
傳曰夏父弗忌爲宗伯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  
也於是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逆昭穆也○變禮至君討○

禮記卷之十一

重

禮樂雖為大事非是切急所須故以為不從君惟流放制度  
○注律法也○正義曰律法釋詁文法謂法度諸事皆是即  
大行人上公九命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旂之等是也  
五月至用特○言五月南巡至于南嶽者孔注尚書云自東  
岳南巡守五月至則從東嶽而去故鄭注尚書云每歸格  
于祖既言每歸似是嶽別一歸若嶽別一歸而更去便是路  
遠無由可至尚書既云巡守四嶽即云五載一巡守鄭云每  
歸者謂每五年巡守而歸也其南嶽西嶽北嶽者按爾雅釋  
山云泰山為東嶽郭景純注云泰山為東嶽在奉高縣西北  
霍山為南嶽郭注山在衡陽相南縣南郭又云今在廬江潛  
縣西漢武帝以說衡山遠曠因識緯皆以霍山為南嶽故移  
其神於此其土俗人皆呼為南嶽南嶽本自兩山為名非從  
近也如郭此言則南嶽衡山自有兩名一名衡山一名霍山  
自魏武帝以來始徙南嶽之神於廬江霍山耳華山為西嶽  
鄭注云在弘農華陰縣西南恒山為北嶽郭注云在常山上  
曲陽縣西北○注假至一牛○正義曰假至也釋詁文也  
云祖下及禰皆一牛者謂從祖下及禰廟別皆一牛鄭  
以經云祖禰用特恐同用一牛必知每廟皆一牛者以尚書  
堯典云歸格于藝祖用特祖既用特明知各用特也唐虞及

夏五廟則用五特也殷用六周用七也又尚書洛誥云文王  
駢牛一武王駢牛一是一各用一牛也自此以上皆是巡守之  
禮雖未大平得為之故詩時邁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  
王詩邁行也時未大平而巡守也故大司馬云及師大合軍  
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鄭注云師所謂王巡守若會同  
不言大者未有敵不尚武又注云大師王出征也其封禪者  
知未大平得巡守皇氏以為未大平不巡守非也其封禪者  
必因巡守大平乃始為之故中候準讖哲云桓公欲封禪管  
仲曰昔聖王功成道洽符出乃封泰山今皆不至鳳皇不臻  
麒麟逃遁未可以封又禮器云升中於天鳳皇降龜龍假又  
鉤命決云刑罰藏頌聲作鳳皇至麒麟應封泰山禪梁甫管  
子又云封禪者須北里禾鄣上黍江淮之間三脊茅以為藉  
乃得封禪是太平祥瑞摠至乃得封禪也然武王之時未大  
平而時邁巡守之下注云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嶽之下而  
封禪也似虎通云得封禪者鄭因巡行連言封禪耳不謂當時  
處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  
梁甫之基廣厚也天以高為尊故增泰山之高以報天地以  
厚為德附梁甫之基以報地刻石紀號者著已之功跡或曰  
封以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之印璽孝經緯云封於泰

禮記卷之十一

禮記

山考績燔燎禪於梁甫刻石紀號又管子云昔古封禪七十  
二家夷吾所識十有二焉無懷氏封太山伏羲神農少皞黃  
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禹湯周成王皆封泰山惟禹禪會稽  
成王禪社首為異自外皆禪云云白虎通云三皇禪於繹繹  
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五帝禪  
於亭亭之山亭亭者制度審諦道德著明也三王禪於梁甫  
之山梁者信也甫者輔也信輔天地之道而行之所禪之山  
與管子不同者異人之說未知孰是云云亭亭繹繹梁甫並  
泰山旁小山名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十一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

王制第五

王者之制祿爵節

王者至五等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南面之君五者 閩監毛本同考文云宋板者作等盧文  
昭按本云按下者字亦當作等而考文

不著

故不自在其數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自誤目

熊氏云醯盡其才而用之 惠棟按宋本作云醯此本云  
醯二字模糊閩監毛本作以

爵

公者為言平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者作之

天子之田方千里節

附庸者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者上有城字非也困學紀聞云庸古墉字王莽曰附城蓋以庸為城也

唯天子畿內不增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續通解畿內下有千里二字宋監本同考文引古本同案正義無千里二字

天子至附庸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舉正者言之耳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正誤止衛氏集說作舉正者言之爾

按元命包云王者封之 考文引宋本同閩監毛本之作國衛氏集說同盧文昭云封之非

故轉相半別優劣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轉相半三字模糊衛氏集說半下有以字

如此經文不直舉夏時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如作知是也

云春秋改周之文從殷之質 閩監本同毛本改作變之誤子考文引宋板作之質

或黜減至七十五里 閩監毛本作減此本減作咸衛氏集說亦作減七十下有里字

○按史漢多假咸為減

須使民利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使作便

若然夏家文應五篇 閩監毛本篇作等是也

制農田百畝節

田肥墾有五等收入不同也 閩監毛本如此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田誤

日墩誤墩收誤候釋文出肥墾云本又作墩考文引古本作墾

制農至卿祿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正以七人六人五人為率者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  
正作止衛氏集說同

是有九等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  
是下有則字

此據準庶人在官之祿

惠棟按宋本作準此本準字闕  
閩監毛本準作制非衛氏集說

亦作準據上有經字

司徒上地家十人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十作七是也  
浦鏜按云七誤十齊召南云司徒上

脫小字上大司徒所云農夫授田實有九等大字乃小字之訛也

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閩監毛本作再此本再誤至

八鳩當一井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當上補而字

九夫為數五數而當一井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數  
作數是也

賦法積四十五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五下有井字

上地畝一鐘鐘六斛四斗

監毛本同閩本鐘作鍾惠棟  
按宋本同下同

故載師有官田

閩監毛本作載此本載字闕

次國之上卿節

惠棟按云次國節其有中士節宋本  
合為一節

此諸侯使卿大夫覲聘並會之序也

閩本同岳本同嘉靖  
本同考文引宋板古

本足利本同監毛本覲作類衛氏集說同釋文出覲聘疏  
倣此。按爾雅覲視也覲訓視故從見

其爵位同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  
本爵位作位爵宋監本岳本同考文引古本同

爵異固在上耳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同正義亦作固

毛本誤故

使卿絺冕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使作又



其有中士下士者節

正義曰中士者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曰三字

既定在朝會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定字衛氏集說同

本國出使其行至他國

閩監毛本其作是

是文以大國為主

閩監毛本作主此本主誤王衛氏集說此

凡四海之內九州節

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三十合作卅後凡三十

此

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二十合作廿後凡二十

字放此

立小國百二十二小卿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

十二字下又重十字。按正義云當十於十二小卿也

是正義本十字當重又云定本云十二小卿重有十字

俗本直云十二小卿俗本誤也今各本脫一十字反同於

不得障管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章管云本亦作障正義引定本云不得

管亦賦稅而已

盈上四等之數并四十九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校宋本九作六岳本同嘉靖本

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同岳本禮記考證云案盈上四等

之數謂添上公侯伯子四等數也上既云方五百里者四

四百里者六三百里者十一二百里者二十五綜四六十

一二五計之共應四十六并小國一百六十四是為一

州二百一十國則非四十九明矣諸本六作九非

凡四至十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知準擬六卿言十於六卿六十也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無言十於

六卿五字衛氏集說同

定本云十二小卿

閩監毛本作本此本本字闕

若不得取其財物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若作民衛氏集說同

以時入之于王府是也

閩本同監毛本玉作玉是也衛氏集說同無之字

則五箇千里之方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方下有外字衛氏集說同

更得五十九箇百里之方

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九下衍外字

伯於三百里之上

閩監毛本有里字此本里字脫考文引宋板同

以其尊極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宋本無也字

天子之縣內節

雖有致仕猶可卽而謀焉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有作其宋監本岳本同案依正義作其

天子至閒田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惟有九十三國者

閩監毛本作者此本者字闕

土地既減

閩監毛本作減此本減作咸

亦入之王府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王作玉考文引宋板同

以大都之田任疆地是也

惠棟按宋本作疆衛氏集說同此本疆誤量閩監毛本同

凡九州節

閩本此節疏十九二十兩頁上下截互易蓋板斷後聯之者誤也

不與不在數中也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數誤數

春秋傳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曰宋監本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同

方千里者二十五

閩監毛本同嘉靖本同惠棟按宋本五下有也字宋監本岳本同

凡九至不與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次經明天子縣內殷之畿內國畿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畿作數衛氏

集說作次經云天子縣內明殷之畿內國數

引春秋傳者哀七年左傳文

閩監毛本作七衛氏集說同此本七字漈滅

與會稽別也

閩監毛本作會稽此本會稽二字漈滅

按萬國之數鄭注皐陶謨

惠棟按宋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數鄭注三字漈滅閩

監毛本作數注在脫鄭字衍在字

堯初制五服更五百里

閩監毛本同浦鏜依書疏改更作各

封國七有奇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七有奇三字漈滅

以千里之方二為公侯之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二作三

又以千里之方二為伯七十里之國

閩監本同毛本二作三

又以千里之方二為子男五十之國

此本二為子三字漈滅

以二百國及奇餘為附庸山澤

惠棟按宋本亦作二閩監毛本二作三

以地形不可方平如圖又有山澤不封之地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

宋板無方字澤字非也

帝德寬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廣作遠

要服去王畿三千五百里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畿作城

與周要服相當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要當作蠻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閩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藩是也衛氏集說同監毛本藩作蕃

鄭駁之云而諸侯多少閩監毛本同盧文昭云而字衍

則殷末諸侯千二百也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作八又此本二字誤重

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節

天子至為御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四面相距則二百里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二作五衛氏集說同

千里之外設方伯節

千里至二伯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鄭答志云閩監毛本同浦鏗云當鄭志答某云之誤盧文昭云答字衍

大公為王官伯惠棟按宋本作王此本王誤三閩監毛本作五亦非

而立五侯九伯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立作云盧文昭云立字非

其寔無也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寔作實

千里之內曰甸節

服治田出穀稅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服誤使衛氏集說作甸謂服治田出穀稅甸謂二字衛

氏以意增成之耳考文云古本服上有甸字稅下有者也二字足利本作甸服能治田出穀稅者皆非正義云定本直云服治田出穀稅無甸字可見當時本不一而正義則定從定本也疏中標起止亦無甸字可證

千里至曰流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服治至穀稅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服治田出穀稅

經云千里之外曰采閩監毛本云作文非也考文引宋板亦作云

注謂九至里流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曰流盧文弼云宋本此段標曰流二字乃是釋經文非釋注也

天子三公節

天子至元士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以明堂殷官二百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二誤三衛氏集說亦作二堂下有位字

或舉殷也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五終記云凡二十二頁

大國三卿節此本經次國上小國上皆有。嘉靖本同非也閩監毛本去。是。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歲二月止為第十六卷卷首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六

如今詔書除吏矣惠棟按宋本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矣上衍是字

大國至七人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但大國三卿並受命於天子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也作耳

故此云下大夫五上士二十七人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五下有人字是也考文引宋板上作人山井鼎云或作上或作人俱脫一字當作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按此考文與惠棟不同

天子使其大夫為三監節

天子使其至三人惠棟按宋本無此七字

天子之縣內諸侯節

不得位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位作世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按正義云不得繼世之事則作世是也

天子至祿也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外諸侯節

外諸侯嗣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制三公一命袞節

制三至五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又覲禮皆作袞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又作及是也衛氏集說同

按有虞氏皇而祭之下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皇作望

土記位南方

閩監本同毛本記作託按玉海集鄭易注作土無正位託于南方是亦作託字

故知虎雌虞夏已飾於尊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雌誤彝

藻者取其絜清有文

閩監毛本絜作潔俗絜字下絜白同

黻謂兩已相背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為誤謂已當亞誤

皆希以為繡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希作繡衛氏集說同按周禮注作希釋文云本又作繡

按依說文當作絜

希之衣一章

監本同衛氏集說亦作希是也閩毛本希作繡

絺衣一章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絺作希

裳法地章數偶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章上有故字衛氏集說同

絺冕之衣獨繡者

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山井鼎云此疏中希冕之希正嘉二本共作絺宋

板或作絺又作希參差不同今不復一一記之但從系者近是按山井鼎說非也此本疏中凡引經注成文作希者皆仍作希其非引經注成文則皆作絺宋本當同此例閩本一槩改從絺監毛本又一槩改從希皆未知孔氏之意也

其元端則二尺二寸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則下補袂字

絺冕五旒

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

舉首為重故也

惠棟按宋本有首字此本首字脫閩監毛本同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監毛本同閩本希作絺

公之衮冕章數與王同

惠棟按宋本有章字此本章字脫閩監毛本同

其孤則絺冕

閩本同監毛本絺作希下無孤之國卿絺冕以此言之卿絺冕絺冕三旒孤絺冕而

下並同

故聘禮云主國之喪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王非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皮弁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韋下有弁字與周禮

弁師合

纁玉皆三采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纁作藻

用玉三十二命之卿纁三就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命上復有二字亦與惠按小異。按二即三字之誤檢

周禮注自得也

冠弁兼於韋弁皮矣是也

閩監毛本矣改弁惠棟按宋本矣上有弁字是

大國之卿節

與下大夫一命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闕考文云古本一作壹

大國至一命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凡官民材節

凡官至祿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正義曰爵謂正其秩次

惠棟按宋本無正義日三字

爵人於朝節

與衆弃之

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閩監毛本弃作棄衛氏集說同

士遇之塗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涂云本又作塗正義本作塗。按古道塗字多作涂

亦弗故生也

石經岳本嘉靖本宋監本同惠棟按宋本亦作亦弗故生也亦閩監毛本亦誤示衛氏集說同按正義云非但不使意在亦不欲使生正疏經文亦字義石經考文提要云宋大字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皆作亦

困乏又無調餼也

閩本惠棟按宋本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又誤及

爵人至生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合所之適處而居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之適作適

解經亦弗故生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亦誤示

謂桎一梏二拳二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二作三虛文昭云按桎二拳二與桎一是五種

從宋本是

以人道絕也

惠棟校宋本作人此本人字殘闕閩監毛本人作夫非

諸侯之於天子也節

諸侯至一朝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四年又徧

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又作乃

按鄭注尚書曰方諸侯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日作四是也

是鄭以歲聘間聘朝文無所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間下聘字

守者收也為天子循行守土收民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牧誤收。按浦鏜是

也作收字與通典及初學記所引合又孫志祖云李善注東都賦引禮記逸禮曰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亦作牧之一證



道德大平

閩監毛本大作太下大煩大疏同

謙敬重民之至也

閩監毛本同浦鏜從禮器疏按謙改謹

歲二月節

舉猶祭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祭誤宗

歲二至用特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嶽之爲言桷也桷功德也

惠棟按宋本作桷此本桷誤也山井鼎云白虎通作桷恐桷字誤風俗通作角盧文

昭改從桷云桷與角同浦鏜改作桷

其祭天之後乃望祀山川

閩監毛本山誤三惠棟按宋本亦作山衛氏集說作而後

望祀山川

故云由此云二者言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下云字

今此王制所主岱宗柴者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主作注是也

則亦王先見之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亦王作王亦衛氏集說同

鍾鼓之樂

閩監毛本鍾作鐘衛氏集說作鼓鍾之樂

宗廟是內神

閩監毛本廟作廟衛氏集說同下宗廟可

郭注山在衡陽相南縣南

閩監本同相作湘毛本亦作

今在廬江潛縣西

閩監毛本同浦鏜按潛改溝按爾雅

自魏武帝以來

閩監毛本同齊召南云按魏字誤徒衡

字是

管子又云封禪者

惠棟按宋本作子此本子誤中閩監

鄭因巡行連言封禪耳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行作

孝經緯云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緯誤諱考文云宋板云字闕

昔古封禪七十二家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昔作自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一終

惠棟按宋本標禮記正義卷第十六終記云凡二十一頁

禮記注疏卷十一按勘記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長安盧氏

王制

鄭氏注

孔穎達疏

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禘諸侯將

出宜乎社造乎禘

帝謂五德之帝所祭於南郊者類宜造皆祭名其禮亡。禘音類造

七報反下

疏

天子至乎禘。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巡守及注同。之禮也將出謂初出時也知此是巡守者以下別云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故知此是巡守也類乎上帝者謂祭告天也宜乎社者此巡行方事誅殺封割應載社主也云宜者令誅伐得宜亦隨其宜而告也社主於地又為陰而誅殺亦陰故於社也故書云弗用命戮于社是也。造乎禘者造至也謂至父祖之廟也然此出歷至七廟知者前歸假既云祖禘明出亦告祖禘也今惟云禘者白虎通云獨見禘何辭從卑不敢留尊者之命至禘不嫌不至祖也皇氏申之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于齊車書云用命賞于祖是也今出辭別先從卑起最後至祖仍取遷主則行也若前至祖後至禘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

後至禘是留尊者之命為不敬也故曲禮曰已受命君言不

宿於家亦其類也。若還則先祖後禰如前所言也。所以然者先應反。主祖廣故也。然出告天地及廟還。惟告廟不告天地。者白虎通云。還不復告天者。天道無外。內故不復告也。諸侯將出者。謂朝王及自相朝盟會征伐之事也。宜乎社者不。得告天。故從社始也。亦載社主也。造乎禰者。亦告祖及載。主也。惟言出告則歸亦告也。曾子問曰。出反必親告于祖禰。是也。天子用特牲諸侯卑則否也。曾子問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也。注帝謂至禮亡。正義曰。證天子類帝是祭五德。帝也。鄭注月令。祈穀於上帝。為大微之帝。注此上帝為五德。五德似如大皞五人。之帝二文不同。庾蔚云。謂大微五帝。應於五行。五行各有德。故謂五德之帝。木神仁。金神義。火神禮。水神知。土神信。是五德也。云所祭於南郊者。按五德之帝。應祭四郊。此獨云祭於南郊者。謂王者將行各祭所出之帝於南郊。猶周人祭靈威仰於南郊。是五帝之中一帝。故上摠云。帝謂五德之帝。此據特祭所出之帝。故云祭於南郊。云類宜。造皆祭名者。按小宗伯云。凡天地之大。裁類社稷宗廟。則為位。鄭注云。禱祈禮輕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是類為祭名也。按爾雅釋天云。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孫炎注云。求便宜也。是宜為祭名也。按大祝六祈。一曰類。二曰造。是造為祭名也。但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社主殺戮。

故求其便宜。廟為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天子無事與諸侯相

見曰朝。事謂征伐。與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如字。朝直遙反。

子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將謂執以致命。祝。鼓皆所以節。

則以鼗將之。樂。祝昌六反。樂音岳。鼗音桃。○諸侯

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

為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得其器乃敢為。其事圭瓚鬯爵。

也。鬯。秬酒也。○鈇。方于反。又音斧。鉞音越。圭字又作珪。按說文。珪古字圭。今字瓚。才旦反。鬯。勅亮反。秬音巨。黍也。天子至天子。正義曰。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天子賜之事。各隨文解之。○注事謂征伐。○正義曰。知事非喪故而為征。伐者。若王室有喪。則朝赴不廢。故傳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此朝。謂常朝。雖四時而來。朝朝是摠名也。若時會之禮。有征伐之事。則此常朝別也。○考禮正刑一德以尊于天子。者。考禮謂諸侯相與朝王之時。考校禮儀。正定刑法。專一道。

德以尊崇天子不言樂者禮中兼之禮刑是施用於人故先  
言之道德是己之所行故後言之。注將謂至節樂。正義  
曰凡與人之物置其所與大者於地執其小者以致命於人  
將行也謂執以行命云。祝釁皆所以節樂者按漢禮器制度  
祝狀如漆箭中有椎將作樂先擊之釁如小鼓長柄旁有耳  
搖之使自擊祝之節樂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  
命釁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諸侯  
至天子。賜弓矢者謂八命作牧者若不作牧則不得賜弓  
矢故宗伯云八命作牧注云謂諸伯有功德者加命得專征  
伐此謂征伐當州之內若九命爲二伯則得專征一方五侯  
九伯也若七命以下不得賜弓矢賜者尚書大傳云以兵屬於  
得專征伐者此弓矢則尚書彤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  
於周禮則當唐弓大弓合七而成規者故司弓矢云唐弓大  
弓以授使者勞者注云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賜者賜  
鈇鉞者謂上公九命得賜鈇鉞然後鄰國臣弒君子弒父者  
得專討之晉文侯雖受弓矢不受鈇鉞崔氏云以不得鈇鉞  
不得專殺故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賜圭璜者亦謂上公九  
命者若未賜圭璜者則用璋璜故周禮小宗伯注云天子圭  
璜諸侯璋璜既不得鬯則用薰故王度記云天子以鬯諸侯  
以薰圭璜之制按玉人職大璋中璋之下云黃金勺青金外

朱中鼻寸衡四寸鄭注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爲龍口也三璋  
之勺形如圭璜又典瑞注璜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  
徑一尺又明堂位注云以大圭爲柄玉人注又云有流前注  
此是圭璜之形也鬯者釀秬黍爲酒和以鬱金之草謂之鬱  
鬯不以鬱和直謂之鬯此鬯者謂鬯也此弓矢鈇鉞圭璜等  
八命九命而加九賜也晉文侯雖以州牧之禮命之所賜者  
皆九賜之物但無鈇鉞之賜其前文賜樂者非九賜之樂故  
伯子男亦得受之魯無弓矢之賜陳恒弒君孔子請討之者  
春秋之時見鄰國篡逆亦得專征伐若鄰國無罪而  
輒征之則不可故哀公八年魯伐邾吳子討之是也。○天

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

學在郊學所以學士之宮尚書傳曰百里之國二十里之

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類宮尊卑學異名

此小學大天子曰辟廡諸侯曰類宮尊卑學異名

也所以明和天下類之言班也所以疏天子至類宮。正

班政教也。辟音壁注同類音泮疏天子至類宮。正

子命諸侯立學及學名之事各依文解之。注尚書至之制

正義曰所謂傳者伏生多士傳文假命百里之國國城居

中面有五十里二十里置郊外仍有三十里七十里之國  
國城居中面有三十五里九里置郊外仍有二十六里五  
十里之國城居中面有二十五里三里置郊外仍有二  
十二里此皆以四里為差此經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郊既是殷制故引書傳郊之所在以明之若周制則司馬法  
云百里郊天子畿內方千里百里為郊則諸侯之郊皆計竟  
大小故聘禮注云遠郊上公五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  
也近郊各半之鄭必知近郊半遠郊者按書序云命君陳分  
正東郊成周注云東郊周之近郊也蓋五十里今河南洛陽  
相去則然以天子近郊半遠郊則知諸侯近郊皆半遠郊也  
以經文承上諸侯之下故直云天子命之教不云命諸侯從  
可知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者以下文云般人養國老於右  
學養庶老於左學則左學小學右學大此經云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故知殷制也周則大學小學在國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  
注辟明至教也。正義曰釋詁云辟君也君則尊明靡和也  
釋訓文云所以明和天下者謂於此學中習學道藝欲使天  
下之人悉皆明達諸和故云明和天下云類之言班也所以  
班政教也者類是分別之義故為班於此學中施化使人觀  
之故云所以班政教也按詩注云土雖水之外圍如壁注又  
云類之言半以南通水北無也二注不同者此注解其義詩

注解其形於此必解其義者以上云天子命之教是政教治  
理之事故以義解之詩云王在在靈沼於物魚躍又云思樂  
泮水薄采其芹皆論水之  
形狀故詩注以形言之。○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

宜乎社造乎禰禡於所征之地  
禡師祭也為兵禱其禮亦亡。禡馬

怕反又音百注同為于偽  
反下為盡物同禱丁老反  
受命於祖  
告祖也  
受成於學

定兵  
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釋菜奠幣

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詩曰執訊獲醜又曰在類獻  
馘馘或為國。訊本又作諱音信注同馘反馘耳斷音

短下斷  
殺同  
**疏**天子至馘告。正義曰此一經論天子出征所  
曰按釋奠云是類是禡師祭也故知禡為師祭也謂之禡者

按肆師注云貉讀如十百之百為師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  
增倍也其神蓋蚩蚩或曰黃帝鄭既云祭造軍法者則是不

祭地熊氏以禡為祭地非師祭皆稱爾雅類既為師祭所  
以上文云天子將出巡守類乎上帝及舜之攝位亦類乎上

帝並非師祭皆稱類者但爾雅所釋多為釋詩以皇矣云是

已九卷之二

類是禡止釋皇矣類禡為師祭不謂餘文類皆為師祭但類者以事類告天若以攝位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若以巡守事類告天亦謂之為類故異義夏侯歐陽說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許慎謹按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鄭氏無駁與許同也然今尚書及古尚書二說其文雖異其意同也以事類告祭則是非常故孔注尚書亦云以攝位事類告天鄭又以類雖非常祭亦比類正禮而為之故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為之是也。受命不。告。受命於祖謂出時告祖是不敢自專有所稟承故言受命祖禡皆告以祖為尊故特言祖此受命於祖則前文造乎禡也但前文據告行故云造乎禡此據以征伐之事故云受命於祖所以重起其文也然則受命於祖在造乎禡之前但前文類帝宜社禡於所征之地總說出行之時然後卻本初時受命於祖受成於學之事所以文倒也受成於學者謂在學謀論兵事好惡可否其謀成定受此成定之謀在於學裏故云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者謂出師征伐執此有罪之人還反而歸釋菜奠幣在於學以可言問之訊截左耳之馘告先聖先師也。注釋菜至獻馘。正義曰按大胥職云春入學舍采合舞文王世子亦云釋菜鄭注云釋菜禮輕也則釋菜惟釋蘋藻而已無牲牢無幣帛文

王世子又云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注云禮樂之器成則釁之又用幣告先聖先師以器成此則徒用幣而無菜亦無牲牢也文王世子又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是釋奠有牲牢又有幣帛無用菜之文熊氏以此為釋菜奠幣者謂釋奠之禮以獻俘馘故云釋菜奠幣言釋奠之時既有牲牢菜幣兩有今按注云釋菜解經中釋字奠幣解經中奠字又云禮先師不云祭先師則以訊馘告之時但有菜幣而已未必為釋奠有牲牢也於事有疑未知孰是故備存焉然則釋菜奠幣皆告先聖先師此直云先師文不具耳云訊馘所生獲斷耳者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按釋言云訊言也故詩注云執其可言問者釋詰云馘獲也訊是生者馘是死而截耳者云詩曰執訊獲醜者詩小雅出車篇文也云又曰在類獻馘者魯頌泮水篇文也按周禮宗伯師還獻愷於祖司馬職云愷樂獻于社此記不云祖及社者文不具周禮不云獻愷。○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於學者亦文不具。

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為祭祀豆實也庖今之廚也。乾音干庖步交反蒐所交反獮

息淺反 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

物不敬者簡祭 祀略賓客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為盡物也

合如字徐音問 揜音掩本又作掩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

小綏綏當為綏綏有虞氏之旌旗也下謂 弊之。綏依注音綏耳佳反下注同大夫殺則

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佐車驅逆之車。獵 力輒反驅丘于反又

上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

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

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取物必順時候也 梁絕水取魚者罝

小網也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獺徐他達反 又他瞎反豺仕皆反罝音尉一音鬱零本又作苓音同說文 云草曰苓木曰落蟲不麝不卵不殺胎不殀天傷 直隆反下同蟄直立反

未成物殀斷殺少長曰天。麝本又作麝音迷同卵力管反

胎吐來反殀天上於表反下鳥老反斷丁亂反又音段少長

上詩召反 不覆巢覆敗也。覆 芳服反注同疏天子至覆巢。正

下丁丈反子以下田獵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諸侯無事者謂無征

伐出行喪凶之事則一歲三時田獵獵在田中又為田除害

故稱田也。一為乾豆者謂乾之以為豆實豆實非脯而云

乾者謂作醢及醢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故穀梁淵聖御名

客中殺者也。三為充君之庖下殺者也。故穀梁淵聖御名

四年范甯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為豆實次殺射髀髀死

差遲故為賓客下殺中賜汚泡死最遲故充庖厨又車攻毛

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膊為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

髀達於右髀為下殺是亦有三等之殺先宗廟次賓客者尊

神敬賓之義。注三田至曰狩。正義曰夏不田蓋夏時也

者以夏是生養之時夏禹以仁讓得天下又觸其夏名故夏

不田鄭之此注取春秋緯運斗樞之文故以為夏不田若何

休稍異於此。故穀梁傳淵聖御名四年公狩于郎傳曰春曰

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何休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

夏田於義為短鄭玄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 于苗選徒嘽嘽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

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王  
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識緯見讀  
而傳為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如鄭此  
言三時之田不敢顯露陰書於緯四時之田顯然在春秋之  
經穀梁為傳之時去孔子既近不見所藏之緯唯觀春秋見  
經故以為四時田也公羊當六國之時去孔子既遠緯書見  
行於世公羊既見緯文故以為三時田又鄭釋廢疾云歲三  
田謂以三事為田即上一曰乾豆之等是深塞何休之言當  
以注為正云周禮春曰蒐以下周禮大司馬城文彼注云夏  
田為苗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秋田為獮獮殺  
也中殺者多也冬田為狩言守取之無所擇也鄭不釋蒐者  
蒐擇也亦謂擇取不孕者以義可知故不解也然春秋四時  
田獵皆曰蒐者以春蒐之禮行之故也田不以禮曰暴天物  
者若田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之所生之物以禮  
田者則下文天子不合圍以下至不覆巢皆是也天子至  
掩羣。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但圍而不合若諸侯惟春田  
不得圍其夏秋冬皆得圍圍亦不合故下曲禮云國君春田  
不圍澤。諸侯不掩羣者是畿內諸侯為天子大夫故下曲  
禮云大夫不掩羣此皆是熊氏之說若皇氏以此為夏殷禮  
下曲禮為周禮義或然也。注綏當至弊之。正義曰綏字

是系旁妥是登車之索綏字是系旁委是旌旗之名經作綏  
字故云綏當為綏云有虞氏之旌旗也者按明堂位云有虞  
氏之族夏后比之綏鄭注云有虞氏當言綏旌旗無旒者周  
謂之大麾於周則春夏田用綏故鄭荅趙商云春夏用大麾  
秋冬用大常云下謂弊之者謂弊仆於地也若初殺時則抗  
之已殺獵止之時則弊之故詩傳云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  
抗小綏此抗綏以表天子諸侯之獲周禮大司馬以旗致民  
注云小旗者立旗期民於其下也山虞云植虞旗澤虞云植  
虞旗謂田獵罷致禽旌旗也並與此綏不同也。大夫至田  
獵。大夫殺則止佐車則天子諸侯殺未止佐車也云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以此推之則天子諸侯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  
後大夫殺故詩傳云天子發然後諸侯發然後大夫發然後  
士發是也此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謂冬獵之時然則大夫  
小綏者是夏殷之法秋冬皆用綏異於周也。注佐車驅逆  
之車。正義曰按大司馬云乃設駢逆之車注云駢出禽  
獸使趨田者也逆逆要不得令走凡四時田獵欲止之時各  
不同也按大司馬春火弊謂春時田獵殺獲禽獸將畢惣放  
火焚萊而後止春用火者鄭注因焚萊除陳草皆殺而火止  
大司馬又云夏車弊注云車弊駢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  
既畢布列車乘惣駢禽獸而後止息鄭云夏田主用車示所



取物希皆殺而車止鄭即引王制云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  
止則百姓田獵是殺禽既畢佐車休止但夏時佐車止百姓  
未得田獵鄭云百姓田獵者因引王制之成文大司馬又云  
秋羅弊注云秋田主用罔中殺者多也皆殺而罔止大司馬  
又云冬徒弊注云冬田主用衆物多衆得取也。獺祭至火  
田。按月令正月獺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  
中也是獺一歲再祭魚此下文鳩化為鷹草木零落文相連  
接則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十月時按魯語李革云鳥  
獸孕水蟲成於是乎禁罝罾羅網又云獸長麋天鳥翼穀卵  
注云謂季春時然則正月雖獺祭魚虞人不得入澤梁。豺  
祭獸然後田獵者按月令九月豺祭獸之後百姓可以田獵鳩化  
爲鷹然後設罝羅者謂八月時但鳩化為鷹則八月時也以月  
鷹乃學習孟秋云鷹乃祭鳥其鳩化為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  
令二月時鷹化爲鳩則八月鳩化爲鷹也故周禮司裘云中  
秋獻良裘鄭司農注云中秋鳩化爲鷹是也設罝羅者按說  
文云罝捕鳥網也又爾雅云鳥罝謂之羅罝羅者按說  
網。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者謂十月時按月令季秋草木  
黃落其零落折則在十月也故毛詩傳云草木不折不操  
斧斤不入山林此謂官民撿取林木若依時取者則山虞云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不在零落之時昆蟲未蟄不以火  
田者謂未十月之時十月則得火田故羅氏云蜡則作羅禱  
注云今俗放火張羅從十月以後至仲春皆得火田故司馬  
職云春火弊是也若陶鑄之火則季春出火季秋內火按司  
燿云季春出火季秋內火知是陶鑄之火者按春秋昭六年  
左傳云三月鄭人鑄刑鼎士文伯曰火未出而作火鄭其有  
災乎刑鼎則陶鑄也。注昆明也。正義曰按說文曰昆同  
也今云明者以字從日故爲明不麋至死天。不麋不卵據  
春時特甚不死天之等亦然故國語云獸長麋天鳥翼穀卵  
是春尤甚此注云重傷未成物則四時皆然也國語既云獸  
長麋天天與麋相連。故鄭云少長曰天。○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

**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也。制國用如今度支經用杪末  
也。杪亡小反度支大各反。小國大國豐凶之年各  
下音。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耗。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  
呼報反殺色戒反又色別反。通三十年之率當有九年之蓄出謂所當  
量入以爲出。給爲。量音亮率音律又音類本又作絳

之畜勑六祭用數之仿一。仿音勒又音力什音十

喪二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為越紼而行事

不敢以甲廢尊越猶躡也紼輻車索。喪用三年之仿

紼音弗躡力輻反輻勑倫反索悉各反。喪祭用不足曰暴有餘曰浩

喪大事用三歲之什一。浩也。胡老反。祭豐年不奢凶年不儉

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

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

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曰舉以樂

食菜之邑民無食菜之飢色天子乃日舉以樂以食。日人一反下同。疏家宰至以樂。正義

國用及年之豐耗并喪祭及所蓄積之法各隨文解之。用地小大視年之豐耗者。用謂制國之用凡制國用多少必計地小大又視年之豐耗若地大年豐則制用多若地小年耗則制用少故鄭云多不過禮少有所殺。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者言欲制國用之時先以三十年通融之法留九年蓄外計見在之物以制國用假令一年有四萬斛以一萬斛擬三十年通融積聚為九年之蓄以見在三萬斛制國之來歲一年之用量其今年人之多少以為來年出用之數。注通三至給為。正義曰通三十年之率者每年之率入物分為四分一分擬為儲積三分當年所用二年又留一分三年又留一分是三年摠得三分為一年之蓄三十年之率當有十年之蓄此云當有九年之蓄者崔氏云三十年之間大畧有閏月十二足為一年故為有九年之蓄是王肅以為二十七年有九年之蓄而言三十者舉全數兩義皆通未知孰是也云出謂所當給為者給謂給百官賓客及民人也為謂為造國家器物也。注筭今至什一。正義曰知用今年一歲經用者以下文云喪用三年之仿此直云數之仿故知是一歲之仿也又知仿為什一者以仿是分數之名故考工記云石有時以泐考工記又云以其圍之防稍其數彼注防謂三分之一此云什一者以民稅一歲之十一則

國祭所用亦什一也此謂當年經用之內用其什一非是通計擬三年儲積之蓄也故鄭云一歲經用之數注不敢至車索正義曰私喪者是其卑天地社稷是其尊今雖遭私喪既殯已後若有天地社稷之祭即行之故云不敢以卑廢尊也越足踐躐之義故云越猶躐也但未葬之前屬紼於輶以備火災今既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之故云越紼云紼輶車索者以停住之時指其繩體則謂之紼若在塗人挽而行之則謂之引故鄭注雜記云廟中曰紼在塗曰引天地社稷故有越紼之禮六宗及山川之等卑於天地社稷待喪終乃祭故鄭志答田瓊云天地郊社至尊不可廢故越紼祭之六宗山川之神則否其宮中五祀在喪內則亦祭之故曾子問云君薨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之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既葬而祭之但祭時須人既少衆官不皆使盡去不須越紼故鄭答田瓊云五祀宮中之神喪時朝夕出入所祭不爲越紼也天地社稷之祭豫卜時日今忽有喪故既殯越紼行事若遭喪之後當天地郊社常祭之日其啓殯至於反哭則避此郊社祭日而爲之按禮率哭而紼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法必待三年喪畢也其春秋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若杜預之意以爲既紼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

同於吉故僖公三十三年凡君薨率哭而紼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注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常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如杜之意與三年不祭違者按釋例云禮記後儒所作不正與春秋同是杜不盡用禮記也注暴猶至饒也正義曰暴是殘暴物被殘暴則虛耗故云暴猶耗也浩浩是多之大義故堯典云浩浩滔天故云浩猶饒也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者凶旱謂凶荒遭旱也水溢謂水之汎溢凡水旱之歲厥運有常按律麻志云十九歲爲一章四章爲一部二十部爲一統三統爲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三百七十四歲爲四百八十歲注云六乘八之數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又注云七百二十者九乘八之數次六百歲陰三謂水三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注云六百歲者以八乘八入八六十四又以七乘八七十八五十六相乘爲一千二百歲於易七八不變氣不通故合而數之各得六百歲次四百八十歲陰三次四百八十歲陽三從入元至陽三除去災歲總有四千五百六十年其災歲兩個陽九年一個陰九年一個陰陽各七年一箇陰陽各五年一個陰陽各三年

災歲總有五十七年并前四千五百六十年通為四千六百一十七歲此一元之氣終矣如律歷之言此是陰陽水旱之大數也所以正用七八九六相乘者以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故以此交互相乘也以七八九六陰陽之數自然故有九年七年五年三年之災須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也然災歲有陽七陰七陽五陰五此記直云三年六年九年之蓄不云七五者此各以其三相因故不言七五也舉六年則七年五年之蓄可知若貯積滿九年之後則腐壞當隨時給用也

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

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殯二月而葬

尊者舒卑者速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三年

之喪自天子達下通庶人於父母同天子庶人縣封

葬不為雨止不封不樹喪不貳事縣封當為縣

與其樹數則士以上乃皆封樹貳之言二也庶人終喪無二事不使從政也喪大記曰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縣封上音玄下音窆彼念反不為于偽反注又為同紼音弗上時掌反下大夫以上同辟音避

自天子達於庶人喪從死者祭從生者支

子不祭從死者謂衣衾棺槨從疏天子至不祭。正義

下殯葬日月不同及衣衾牲器之數各依文解之。注尊者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位既尊重送終禮物其數既多身在於喪許其申遂故日月緩也大夫及士禮數既畢送終之物其數簡少又職唯促遽義許奪情故日月促也必至三日者冀其更生三日不生亦不生矣所引春秋傳以下隱元年左氏文同軌者杜預云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謂中國諸侯車同軌轍盡皆來至同盟者杜預云同在方嶽之盟同位者杜預云古者行役不踰時諸侯以下不言畢至者有來有否不必盡來故不云畢按左傳大夫言三月士言踰月此總云大夫士三月而葬者此記者許以降二為差故總云三月左傳細言其別故云大夫三月士踰月其實大夫三月者除死月為三月士三月者數死月為三月正是踰越一月故言

踰月耳按膏肓休以為士禮三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  
左氏為短玄箴之曰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  
葬皆數往月往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大夫士俱三月其實  
不同士之三月及大夫之踰月也鄭箴膏肓以正禮而言故  
云人君殯葬數來月來日若春秋之時天子諸侯之葬皆數  
死月故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又成十八年  
八月公薨十二月葬傳云書順也是皆數死月也故鄭又云  
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據春秋為說其殯日之義已具在  
上曲禮疏其諸侯奔喪按異義公羊說天王喪赴者至諸侯  
哭雖有父母之喪越紼而行事葬畢乃還左氏說王喪赴者  
至諸侯既哭問故遂服斬衰使上卿弔上卿會葬經書叔孫  
得臣如京師葬襄王以為得禮許慎謹按易下邳傳其容說  
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  
喪親親也容說為近禮鄭駁之云天子於諸侯無服諸侯為  
天子斬衰三年尊卑有差按魯夫人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  
且賜召伯來會葬傳曰禮也襄王崩叔孫得臣如周葬襄王  
天子於魯既含且賜又會葬為得禮則是魯於天子一大夫  
會為不得禮可知又左傳云鄭游吉云靈王之喪我先君簡  
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  
無也豈非左氏諸侯奔天子之喪及會葬之明文說左氏者

云諸侯不得棄其所守奔喪自違其傳同姓雖千里外猶奔  
喪又與禮乖鄭之所駁從公羊之義又以左氏傳諸侯亦奔  
喪但說左氏者自違其傳云不奔喪又難許慎云千里外同  
姓猶奔喪與禮乖也此是鄭氏之意其諸侯自相奔喪禮按  
公羊說遣大夫弔君會其葬左氏說諸侯之喪士弔大夫會  
葬文襄之霸令大夫弔卿共葬事許慎謹按周禮無諸侯會  
葬義知不相會葬從左氏義鄭氏無駁與許同其諸侯夫人  
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  
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卿行過厚非  
禮許慎謹按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  
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  
公羊言當會許以為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鄭駁  
之云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  
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  
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  
者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慎云同姓則會  
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  
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按左氏昭三年傳云  
君薨大夫弔夫人喪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

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為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庶人至貳。庶人之喪賤無碑綽空謂下棺縣繩下棺故云縣空威儀既少日又促遽將葬之時不為雨而止庶人既卑小不須顯異不積土為封不標墓以樹若士以上負國恩重雖在喪中金革無辟庶人既無爵命更無殊禮三年之內許其終喪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故下云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注縣封至辟也。正義曰知縣封當為縣空者若封是封土無縣繫之理不得與縣相連故知為空也不直云封當為空而與縣相連者以經有兩封若不連縣言之恐與不封相涉故連縣言之也云不得引緋下棺者士雖無碑猶有二絰今庶人無緋唯以繩縣棺故云不得引緋下棺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者按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為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吾不汲汲葬其親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為雨止許慎謹按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鄭氏無駁與許同按釋廢疾云雖庶人葬為雨止公羊說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此等之說則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為雨止

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為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為雨止云封謂聚土為墳者以對上封為空故明之云封謂聚土為墳云周禮曰以爵等為丘封之度者是周禮家人文既云爵等明有爵者乃有丘封周以士為爵故云則士以上乃皆封樹是庶人不封樹彼注云王公曰立諸臣曰封又引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又禮記云孔子合葬於防崇四尺鄭云蓋周之士制其樹數則無文按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云貳之言二也者上貳是副貳之貳下二是二三之二喪不貳事者謂不為兩事故讀從二三之二也引喪大記以下者證大夫士在喪有二事也。注從死至牲器。正義曰盧植解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於大夫則易牲又云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為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是喪中之祭仍從死者之禮而鄭云謂奠祭之牲器云奠則是喪中之祭得從生者之爵與小記雜記違者小記雜記據死者子孫身無官爵生者又無可祭享故喪中之祭皆用死者之禮若其生者有爵則祭從生者之法喪祭尚爾喪後吉祭可知奠



天子七廟唯周制者馬昭難王義云按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大祖宗禹而已則五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自夏及周少不減五多不過七禮器云周旅酬六尸一人發爵則周七尸七廟明矣今使文武不在七數既不同祭又不享嘗豈禮也哉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二祧謂文武會子問當七廟無虛主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王制七廟盧植云皆據周言也穀梁傳天子七廟尹更始說天子七廟據周也漢書韋玄成四十八人議皆云周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石渠論白虎通云周以后稷文武特七廟又張融謹按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故云以周禮孔子之言為本穀梁說及小記為枝葉章玄成石渠論白虎通為證驗七廟斥言玄說為長是融申鄭之意且天子七廟者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若諸侯廟制雖有其人不得過五則此天子諸侯七五之異也王肅云君臣同制尊卑不別其義非也又王下祭殤五者非是別立殤廟七廟外親盡之祖禘祫猶當祀之而王肅云下祭無親之孫上不及無親之祖又非通論且家

語云先儒以為肅之所作未足可依按周禮惟存后稷之廟不毀按昭七年傳云余敢忘高圍亞圍注云周人不毀其廟報祭之似高圍亞圍廟亦不毀者此是不合鄭說故馬融說云周人所報而不立廟。注大祖至君廟。正義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為諸侯為後世之大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也故諸侯不敢祖天子若有大功德王特命立之則可若魯有文王之廟鄭祖厲王是也魯非但得立文王之廟又立姜嫄之廟及魯公文公之廟并周公及親廟除文王廟外猶八廟也此皆有功德特賜非禮之正此始封君之子得立一廟始封六世之孫始五廟備也若異姓始封如大公之屬初封則得立五廟從諸侯禮也云王者之後不為始封之君廟者以其始封之君非有功德惟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為後世之大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必知然者以經傳無文云微子為宋之始祖故也而左傳云宋祖帝乙是也若二王之後郊天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配天而祭故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宋之時則得以遠代之祖至亦然。正義曰此據諸侯之子始為鄉大夫謂之別子者也是嫡夫人之次子或衆妾之子別異於正君繼父言之故云別子引大傳者證此大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事凡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為大夫中間廢



退至其遠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為大祖別子不得為大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為大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為大夫者及它國之臣初來任為大夫者亦得為大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揔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大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為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為大祖故鄭答趙商問祭法云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注非別子故知祖考無廟商按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注云大祖別子始爵者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二者不知所定鄭答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雜不合周制是鄭以為殷周之別也鄭必知周制別子之後得立別子為大祖者以大傳云別子為祖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故知別子百世不遷為大祖也周既如此明殷不繫姓不綴食大傳又云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五世而昏姻可以通明五世之後不復繼以別子但始爵者則得為大祖也此大夫三廟者天子諸侯之大夫皆同知者以此及祭法歷陳天子諸侯即云大夫更不別云諸侯之大夫故知與天子大夫同也鄉即大夫揔號故春秋殺御經皆揔

號大夫其三公即與諸侯同若附庸之君亦五廟故莊三年公羊傳云紀季以鄆入于齊傳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又附庸得稱朝是與諸侯同。廟謂諸至二廟。正義曰按祭法云適士二廟今此云士一廟故知是諸侯之中士下士祭法云官師一廟故云名曰官師者鄭既云諸侯之中士下士一廟則天子之中士下士皆二廟也必知皆二廟者以其揔稱元士故昏義云八十一元士是不分別上下也鄭又知諸侯中士與下士同一廟者以祭法云適士二廟言適士則不兼中下也。注寢適寢也。正義曰此庶人祭寢謂是庶人在官府史之屬及尋常庶人此祭謂薦物以其無廟故惟薦而已薦獻不可。○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禘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禘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禘余若反夏曰戶嫁反注夏曰禘夏祭曰下云夏薦同禘大計反烝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謂大夫有地者其無地祭三耳。雷力救反天

子祭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

侯視視其牲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魯人祭泰山晉人祭河是也天子至地者。正義曰此一節論夏殷山川之事各隨文解之。春曰禘者皇氏云禘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云禘者新菜可禘。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注此蓋至之名。正義曰疑為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禘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改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為禴故於祭義略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禘者按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為殷祭者按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傳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是禘為殷祭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

改名曰禘而詩先言禘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韻句也于公諸盥至不啻也先王謂后稷大王王季也。注五祀至三耳。○正義曰知五祀是司命中雷門行厲者按祭法云王立七祀曰司命中雷曰國門曰國行曰泰厲曰戶曰竈諸侯五祀無戶竈自外與天子同明大夫五祀與諸侯同明知是司命中雷門行厲也云此祭謂大夫有地者以其祭五祀與諸侯同故知大夫有采地者云其無地祭三耳者以祭法云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也鄭意以此及祭法俱是周禮有地者祭五無地者祭三按曲禮大夫祭五祀謂戶竈中雷門行以爲殷禮此大夫五祀爲有地大夫五祀之神又別者以曲禮天子諸侯大夫皆祭五祀更無等差故以月令五祀當之揔爲殷禮此文天子云祭天地諸侯云祭社稷大夫云祭五祀既別爲尊卑之差故以周法解之。注視視至之數。○正義曰按夏傳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鄭注云謂其牲幣粢盛豆爵獻之數非謂尊卑按周禮上公饗餼九牢殮五牢饗禮九獻豆四十侯伯饗餼七牢殮四牢饗禮七獻豆三十有二等諸侯膳皆大牢五牢殮三牢饗禮五獻豆二十有四又五等諸侯膳皆大牢祭亦大牢簋皆十有二祭四望山川用毳冕鄭注禮器五獻祭謂祭四望山川也又侯伯無別三公與子男同今此王制

云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則三公尊於諸侯夏傳云四瀆視諸侯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是伯與侯別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又注夏傳謂其牲幣黍盛籩豆爵獻之數參驗上下並與周禮不同不可強解合之爲一此王制所陳多論夏殷之制夏傳所說又非周代之禮鄭之所注者當據異代法也此經云四瀆視諸侯夏傳視諸侯之下云其餘山川視伯小者視子男則此諸侯謂是侯爵者不得揔爲五等諸侯○注魯人至是也○正義曰知魯人祭泰山者以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明魯君祭泰山季氏僭之也又公羊云三望祭泰山河海是魯祭泰山但泰山是齊魯之界故齊亦祭之是以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禮器又云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是晉人祭河也○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所謂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鯀古本反疏天子至後者○正義曰能乃登反一本又作熊音雄此一節論天子置都之所及諸侯所封之內皆因古昔先王先公所居之地今其地子孫絕滅而無主後者則天子諸侯祭此先王先公故云祭

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若天子因先公之後亦祭先公若諸侯因先王之後亦祭先王先公皆謂有德宜世祀者○注昔夏至禮也○正義曰按祭法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鯀云至杞爲夏後而更郊禹者按禮運云杞之郊也禹也是杞郊禹也殷滅夏之時殷則不應郊鯀必應封夏之後但不知名杞以否至周封夏後於杞據禮運成文故云杞更郊禹也不廢殷時夏後已郊禹也云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者按昭七年晉侯有疾夢黃熊入於寢門于時子產聘晉韓宣子問子產其何厲鬼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祭鯀以配天至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時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能先師或以爲○天子禘祫禘禘嘗禘烝黃熊義或然也

裕合也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裕後因以為常天子先裕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裕凡裕之歲春一禘而已不裕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禘以禘為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裕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諸侯禘則不禘禘則一裕一禘○禘音特裕音洽

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禘 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禘夏之時祭○朝直遙反

諸侯禘禘 互明禘禘文○互禘一禘一禘 禘歲不禘

○下戶 嘗禘烝禘 疏 天子至烝禘○正義曰此一節

之事各隨文解之○天子之祭當禘之歲以春物未成不為禘祭惟禘為時祭之禘故云禘禘夏秋冬之時先為禘祭後為時祭故云禘禘禘禘○注天子至一禘○正義曰按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禘也按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於禮少四月未得喪畢是喪畢當禘諸侯既爾明天子亦然故云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禘云後用以為常者按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故知每三年為一

禘祭是後因以為常云天子先禘而後時祭者以經云禘禘者以下文云諸侯嘗禘烝禘諸侯位卑取其漸備故先小禮後大禮此等皆因已前之制但不知幾年一禘禮緯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鄭云百王通義則虞夏及殷皆與周同禘亦三年為一也皇氏取先儒之義以為虞夏禘祭每年皆為又云三時禘者謂是秋冬或一時得禘則為之不一三時俱禘然按鄭云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百王通義鄭又注此云春一禘而已不禘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又禘禘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禘為大祭禘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不欲數如鄭此言則夏殷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也云魯禮三年喪畢而禘於大祖者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文二年八月大事于大廟於禮少四月文公應合二年十二月而禘大祖廟也是新君即位之二年而禘三年喪畢者通死君之年為三年云明年春禘於羣廟者以僖公八年禘于大廟宣公八年辛巳有事于大廟有事禘也為仲遂卒略言有事禘也宣也皆八年禘既五年一禘則後禘去前禘五年也前禘當三年今二年而禘故云明年春禘於羣廟按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昭十五年禘于武宮昭二十五年將禘於襄公禘皆各就廟為之故云羣廟云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者公羊傳文云

自爾者謂自三年禘羣廟之後每五年之內再為殷祭故鄭  
禘禘志云閔公之喪僖三年禘僖六年禘皆禘在禘前閔公二年  
喪畢新君二年為禘新君三年為禘皆禘在禘前閔公二年  
五月吉禘于莊公則禘當在吉禘之前故禘禘志云四月禘  
五月禘不譏禘者慶父作亂國家多難故莊公既葬經不入  
庫門閔公早厭其亂故四月禘不譏五月即禘比月而為大  
祭又於禮少四月故書譏其速也鄭禘禘志云魯莊三十二  
年八月公薨閔二年五月吉禘時慶父殺子般之後公懼於  
難不得時葬葬則去首經於門外乃入務自尊成以厭其禍  
若已練然免喪又速二年四月夏則禘既禘又即以五月禘  
於其廟比月大祭故譏其速也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  
少四月又不禘云吉禘譏其無恩也閔公以二年八月薨僖  
二年除喪始禘大廟明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五年再殷祭  
六年禘故八年禘僖公以三十三年十二月薨至文二年七  
月間有閔積二十一月明少四月以其逆祀故特譏之文公  
廟躋僖公於文公之服亦少四月禘於羣廟自此而後  
十八年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禘三年禘於羣廟自此而後  
亦五年再殷祭與僖同六年禘故八年禘昭十一年五月夫  
人齊歸薨十三年平丘之會歸不及禘冬公如晉昭十四年  
春歸乃禘故十五年春乃禘經云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至

十八年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昭二十五年禘于襄公也  
此是鄭論魯之禘禘鄭又云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此相推  
兄可知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按穀梁傳以年數者不  
數閏而鄭數莊公及僖公之喪皆云通閏二十一月者鄭欲  
盛言日月闕少假令通閏止有二十一月耳鄭於禘禘志除  
莊公之喪少四月而答趙商云於禮少六月者通禘月言之  
也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僖二年得除閔公喪而禘者以是  
喪祭雖在前喪之內亦得為後喪之祭故雜記云三年之喪  
則既顛其練祥皆行是也此云三年喪畢禘於太祖廟明年  
春禘於羣廟按玄鳥箋云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而後禘祭於  
太祖更有禘於其廟之文不同者謂練時遷主遞廟新死者  
當禘祭於其廟以安之故也人云廟用脩注云謂始禘時左  
氏說禘謂既期之後然則禘於其廟在於練時而玄鳥箋云  
喪三年既畢禘於其廟者鄭將練禘總就喪畢禘於太祖而  
言之其實禘廟在練時也熊氏一說謂三年除喪特禘新死  
者於廟未知然否其禘禘大小鄭以公羊傳云大事者何大  
禘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故  
為大事若王肅張融孔晁皆以禘為大禘為小故王肅論引  
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遮也審遷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  
父之處又引禘於太廟逸禮其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

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其祖所以劉歆賈  
逵鄭眾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  
可用也又曾子問云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與  
禘祭祝取羣廟之主明禘祭不取羣廟之主可知爾雅云禘  
大祭也謂比四時為大也故孫炎等注爾雅云皆以禘為五  
年一大祭若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禘為三年一大祭在大  
祖之廟傳無禘文然則禘即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  
合集羣祖謂之禘鄭康成禘及四時祭所以異者此禘謂  
祭於始祖之廟毀廟之主及未毀廟之主皆在始祖廟中始  
穆南方北面自此以下皆然從西為昭北方南面始祖之孫為  
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乃與禘相似其文武以下遷主  
若昭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武王東面穆主皆北面無昭主  
主又祭親廟四其四時之祭惟后稷文武及親四廟也○諸  
侯至不禘○禘則不禘者虞夏之制歲朝皆闕一時之祭也  
此從南方始也南方諸侯有禘祭竟夏來朝故闕夏禘故云  
禘則不禘也○禘則不禘此西方諸侯秋來朝也行夏祭竟  
行秋祭竟而冬來朝故廢烝也烝則不禘此東方諸侯春來

朝者也行冬祭竟而春來朝故廢禘也然各廢一時耳餘三  
時皆祭也今不從東方始而從南方始者欲舉春禘得祭者  
為始故也○注虞夏至祭時○正義曰此云虞夏之制者雜  
明諸代不專殷又此春禘而注云夏殷則知夏殷春祭俱名  
禘也○諸侯至烝禘○諸侯降於天子故禘在植上也欲見  
先時祭故禘在植上○禘一植一禘者言諸侯當在夏祭一  
禘之時不為禘祭惟植一禘而已闕時祭也不云一禘而云  
禘一者禘在禘前與禘在植前其義同皆見先時祭也○嘗  
禘烝禘者謂諸侯先作時祭烝嘗然後為大祭之禘故云嘗  
禘烝禘鄭既云諸侯禘歲不禘是諸侯當禘之歲法不作禘  
而皇氏云諸侯夏時若禘則不禘○天子社稷皆大牢  
若禘則不禘故違鄭注其義非也

諸侯社稷皆少牢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有田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時薦以仲月  
土薦牲用特豚大夫以上用羔所謂羔豚

庶人春薦而祭百官皆足詩曰四之日其早獻羔祭韭  
○大牢如字又音泰少詩照反日人一反

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

以豚稻以鴈

庶人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稻音盜卯力管反。

祭天地之

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謂握

長不出膚。繭字又作蠶。公典反。握厄角反。長丁丈反。膚方于反。

諸侯無故不殺牛

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庶人無

故不食珍

故謂

疏

天子至食珍。正義曰此一節論天子諸侯祭用牲牢及庶人所薦之物

各隨文解之。注有田者既祭至祭非。正義曰知有田既祭又薦新者以月令天子祭廟又有薦新故月令四月以莝嘗麥先薦寢廟又士喪禮有薦新如朔奠謂有地之士大級小斂以特牲而云薦新故知既祭又薦新也云祭以首時薦以仲月者晏子春秋云天子以下至士皆祭以首時故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周六月是夏四月也又雜記云七月而禘獻于為之也譏其用七月明當用六月是也魯以孟月為祭魯王禮也則天子亦然大夫士無文從可知也其周禮四仲祭者因田獵而獻禽非正祭也服虔注桓公五年傳云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非鄭云

也此薦以仲月謂大夫士也既以首時祭故薦用仲月若天子諸侯禮尊物熟則薦之不限孟仲季故月令孟夏薦麥孟秋薦黍季秋薦稻是也大夫既薦以仲月而服虔注昭元年傳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不同者非鄭義也南師解云祭以首時者謂大夫士也若得祭天者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其禘祭皆用孟月既無明據未知孰是義得兩通故並存焉按春秋淵聖御名八年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書者左氏見其瀆淵聖御名十四年八月己亥嘗書以御廩災左氏公羊以為不應嘗僖八年七月禘鄭以為公會王人于泚故歸七月乃禘昭十五年二月禘于武宮者鄭禘禘志以十一年齊歸薨十五年喪終之禘不擇月定公八年冬十月順祀先公以陽虎作亂求福先公特為此祭故不用常月此等皆不用孟月者以春秋亂世不能如禮故參差不一難以禮論也云士薦牲用特豚者按儀禮特牲是有地之士用特牲今無地之士薦宜貶降不用成牲故用特豚云大夫以上用羔者以諸侯大夫有地祭者用少牢其無地薦者則用羔也言以上則包天子皆用羔也雖用羔天子諸侯亦用餘牲不皆用羔故月令以蔬嘗麥以犬嘗麻云所謂羔豚而祭百官皆足者所謂是禮器文士薦而云百官者舉大夫以上而

言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在厥問云天官司裘注  
云士不大射士無臣祭無所擇此云百官皆足則有臣矣汜  
問荅曰此上下兼說之耳士雖無臣猶有屬官佐祭特牲饋  
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脊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引詩曰者是  
幽風七月之篇也云四之日謂周之四月夏之二月其朔且  
之時獻羔祭用韭薦於廟引之者證薦用羔之義○注新物  
相宜○正義曰言相宜者謂四時之間有此牲穀兩物俱有  
故云相宜非謂氣味相宜其相宜者若牛宜稌羊宜黍之屬  
是也○注握謂長不出膚○正義曰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  
注投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注故謂祭饗○正義曰  
按膳夫王月一舉鼎十有二物謂大牢也是周公制禮天子  
日食大牢則諸侯日食少牢大夫日食特牲士日食特豚至  
後世衰亂玉藻云天子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  
朔月少牢則知大夫食日特豚朔月特牲士日食無文朔月  
特豚故內則曰見子具視朔食注云天子大牢諸侯少牢大  
大特豕士特豚是常食有限不得踰越故知謂祭也謂諸侯  
祭亦得殺牛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故大行人掌  
祭諸侯待賓皆用牛也故云謂祭饗也  
○庶羞不踰牲

祭以羊肉為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疏注祭  
以牛肉為羞燕衣不踰祭服寢不踰廟疏注祭  
為羞○正義曰按有司徹是少牢之祭云宰夫羞房中之羞  
注醢食糝食內則云糝取牛羊豕之肉得用牛者祭既用少  
牢則糝亦不用牛

○古者公田藉而不稅也藉之言借  
肉以羊肉為羞○古者公田藉而不稅也藉之言借  
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氏五  
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云古者謂殷時  
○燕伊見反藉在亦反

市廛而不稅○廛市物邸舍稅其  
稅式贅反借子夜反

關譏而不征○譏異服識異言征亦稅也周  
丁禮反

林麓川澤以時入而  
也○譏居宜反征本又作正音

不禁○麓山足也夫圭田無征○夫猶治也征稅也孟子  
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疏○古者至無征○  
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圭音珪

論古者公田不稅及關市圭田無征之事各隨文解之○自  
古者以下至夫圭田無征並非周法故云古者其藉而不稅



正謂殷時市廛而不稅以下或兼虞夏殷以言之○公田藉而不稅者謂民田之外別作公田一井之中凡有九夫中央一夫以爲公田藉之言借也惟借八家之力以治此公田美惡取於此而不稅民之私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價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關譏而不征者征稅也關竟上門也譏謂呵察公家但呵察非違不稅行人之物此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但不知稅之輕重若凶年則無稅也猶須譏禁禁謂防遏○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者以時入者獮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謂民庶須有采取隨時而入官不限禁之○夫圭田無征者夫猶治也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鄉大夫士皆以治此圭田公家不稅其物故云無征必云圭者圭潔白也言卿大夫德行潔白乃與之田此殷禮也殷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士稅之故注云周官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注藉之至殷時○正義曰治公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者按宣十五年初稅畝傳云非禮謂稅民所自治爲非禮明依禮惟取公田之物故云美惡取於此引孟子者證三代稅法不同按孟子滕文公問爲國於孟子孟子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劉氏及皇氏皆云夏

時民多家得五十畝而貢五畝殷時民稍稀家得七十畝而助七畝周時其民至稀家得百畝而徹十畝故云其實皆什一而云夏時人衆殷世人稀又十口之家惟得五十畝之地皆不近人情未知可否熊氏一說以爲夏政寬簡一夫之地惟稅五十畝殷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稅皆通稅所稅之中皆十而稅一故云其實皆什一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理稍可通既古意難知故彼此俱載又鄭注匠人云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夏則有貢無助殷則有助無貢鄭注匠人又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法制公田不稅夫此三代所以別也云古者謂殷時者以春秋宣十五年云穀出不過藉藉謂借民力也此經亦云藉皆謂借民力也助官治田與殷七十而助相當故云古謂殷時鄭知周之畿內用夏貢法者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宅田致仕者之家所受田也官田自鄉以下所受圭田也賈田在市賈人其家所受田也官

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賞田者賞賜之田公邑謂六遂餘地天子使大夫治之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大都公之采地載師又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又司馬云井十為通通為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計一成百井井有九家百井即九百家而云一成三百家者以此田上中下除宮室塗巷三分之一自餘通率一家受二夫故一成為三百家是一井九家為定無公田也故鄭云以載師職及司馬法論之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不稅夫者謂鄉遂及公邑若采地即為井田稅夫與畿外同知畿外用助法者按詩小雅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宣十五年云初稅畝傳云穀出不過藉論語云盡徹乎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是皆論公田之事故鄭云以詩春秋論語孟子論之周制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故孟子云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即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故鄭云邦國亦異外內耳但郊內地少郊外地多從多言之故云畿外制公田不稅夫也凡賦法無過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貉小貉重於十一大桀小桀十一而稅堯舜之道但周之畿

內有參差皆不同而言之十一若畿外先儒約孟子樂緯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已外二十畝以為八家井竈廬舍是百畝之外別助是十外稅一郊外既十外稅一郊內亦十外稅一假令治一夫之田得百一十碩粟而貢十碩是亦十外稅一也劉氏以為匠人注引孟子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則謂野九夫之田而稅一國中十一夫之田而稅一是一為二十夫之田而稅二計地言之是十中稅一若計夫實稅猶十外稅一與先儒同也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受十一夫之地若為周制耳或畿外地寬也一夫受百一十畝之地與畿內異也注周禮至譏也正義曰引周禮者證凶荒之時雖無征稅猶須譏禁禁謂防過為重其殷則雖無凶荒縱不賦稅猶須譏禁與周凶荒時同則門關有稅但不知稅之輕重注麓山定正義曰按僖十四年沙鹿崩穀梁傳云林屬於山為鹿鹿山足也按鄭注大司徒云竹木曰林注瀆曰川水鍾曰澤林麓山澤之異也注征稅至什一正義曰載師云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又云凡任地國宅無征是正謂稅也引孟子書者證卿以下有圭田謂之圭者圭絜也言德行絜白也而與之田殷所不稅者殷政寬厚重賢人周則稅之故鄭云此即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者載師文也

○用

民之力歲不過三日

治宮室城郭道渠

**疏**

正義曰此一經前明以般法此

則兼通周禮三日謂使民治城郭道渠年歲雖豐不得過三日自下皆然按周禮均人云豐年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旬用一日年歲不

同雖豐不得過三日

**疏**

田里至不請。正義曰田地里邑既受之也請求也。於公民不得粥賣冢墓之地公家所給族

得私也粥賣

○司空執度度地

司空冬官卿掌邦事者度丈尺也。度度

輒請求餘處

居民山川沮澤時四時

觀寒燥濕沮謂菜沛。

洛反量也。沮將慮反沮沮如也。燥乃管反又況表反下文同。菜音來何。脣云草所生曰菜。庾云草也。沛蒲具反何脣云水所生曰沛。何休注公羊傳。量地遠近。制邑井之處。興事任力。事謂築邑廬宿市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

之食

寬其力饒其食。食壯。

**疏**

司空至之食。正義曰此一節論司空居民并

任以事食之事言司空執度度地者謂司空執丈尺之度以量度於地居處於民觀山川高下之宜沮澤浸潤之處又必以時候此四時知其寒燥。注觀寒至菜沛。正義曰言觀寒燥解四時燥濕解山川沮澤燥謂山也濕謂川與沮澤謂菜沛者何脣云沮澤下濕地也草所生為菜水所生為沛言沮地是有水草之處也。注制邑井之處。正義曰按小司徒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為邑之處謂平原之地衍沃之所。堪造邑井即左傳所謂井衍沃也。若山林藪澤則不堪邑井也。注事謂至市也。正義曰上云用民之力惟三日而已。故注云治宮室城郭道渠此言與事言與則用力難重故云事謂築邑築邑則築城也。又築廬之與宿及市按遺人云凡國野之道十里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是也。凡使民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者。凡國家為役之法老少功程不同老則功少壯則功多今使民之時雖役壯者限以老者之功程故曰任老者之事。凡廩餼牲體壯者食多老者食少雖老者給以壯者之料故食壯者之食壯者從老者之功。故注云寬其力老給。壯糧故云饒其食。

○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燥

燥濕

使其材豐地氣也。燥素老反。

廣谷大川異制

謂其形象

民生

其間者異俗

謂其所好惡。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

剛柔輕重遲速

異齊

謂其情性緩急。齊才細反緩戶管反。

五味異和

謂香臭與鹹苦。和胡臥反下。

器械異制

謂作務之用。械戶戒反何休注公羊云攻守之器曰械鄭注大傳云禮樂之器及兵甲也郭璞三蒼解詁云械器之總名。

衣服異宜

謂旃裘與絺綌。音求絺初宜反絺去逆反。

脩其教不易其俗

齊其政不易其

宜

教謂禮義政謂刑禁。

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

不可推移

地氣使之然。

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

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

矣

雕文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臥則僻不火食地氣煖不為病。被皮義反下同雕本又作彫同彫刻鏤也題大兮反趾音止刻音克肌音飢涅乃結反相鄉許亮反僻昌戀反。

西方曰戎

被髮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

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不粒食地氣寒少五穀。衣於既反下同粒音立。

中

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

其事雖異各自足。

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

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

北方曰譯

皆俗間之名依其事類耳韞之言知也今冀部有言狄韞者。嗜欲市志反寄京義反韞

丁兮反譯音亦間如字又間廁之間

疏

凡居至曰譯。正義曰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居處言語衣服飲食不同

之事各隨文解之。凡居民材必因天地寒煖燥濕者材謂

氣性材藝言五方之人其能各殊五者居處各須順其性氣

材藝使堪其地氣故盧植云能寒者使居寒能暑者使居暑

即其義也。注情性緩急。正義曰性謂稟性自然故孝經

說云性者生之質若木性則仁金性則義火性則禮水性則

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

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

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

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

信土性則知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賦命自然情者既有識



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  
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僬夷二曰戎央三曰老白四曰耆  
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  
允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  
月支二曰穢猶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注彫文至  
為病正義曰按漢書地理志文越俗斷髮文身以辟蛟龍  
之害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以東方南方皆近於海故俱文  
身云浴則同川臥則僻者言首在外而足相鄉內故典瑞注  
云僻而同邸正本直云臥則僻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注皆俗至鞮者正義曰言寄象狄鞮譯皆是四夷與中國  
皆俗間之名也云依其事類耳者○中國通傳之人各依其  
當方事之比類而言說之即寄者寄付東方之言象者象似  
南方之言是依其事類者也云今冀部有言狄鞮者○今日  
之言必有從於古欲證古有狄鞮之言鞮與知聲相近故鞮  
為知也○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  
民居必參相得也得猶足也。度大洛反參七南反無曠土無  
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

親上然後興學

立小學大學。咸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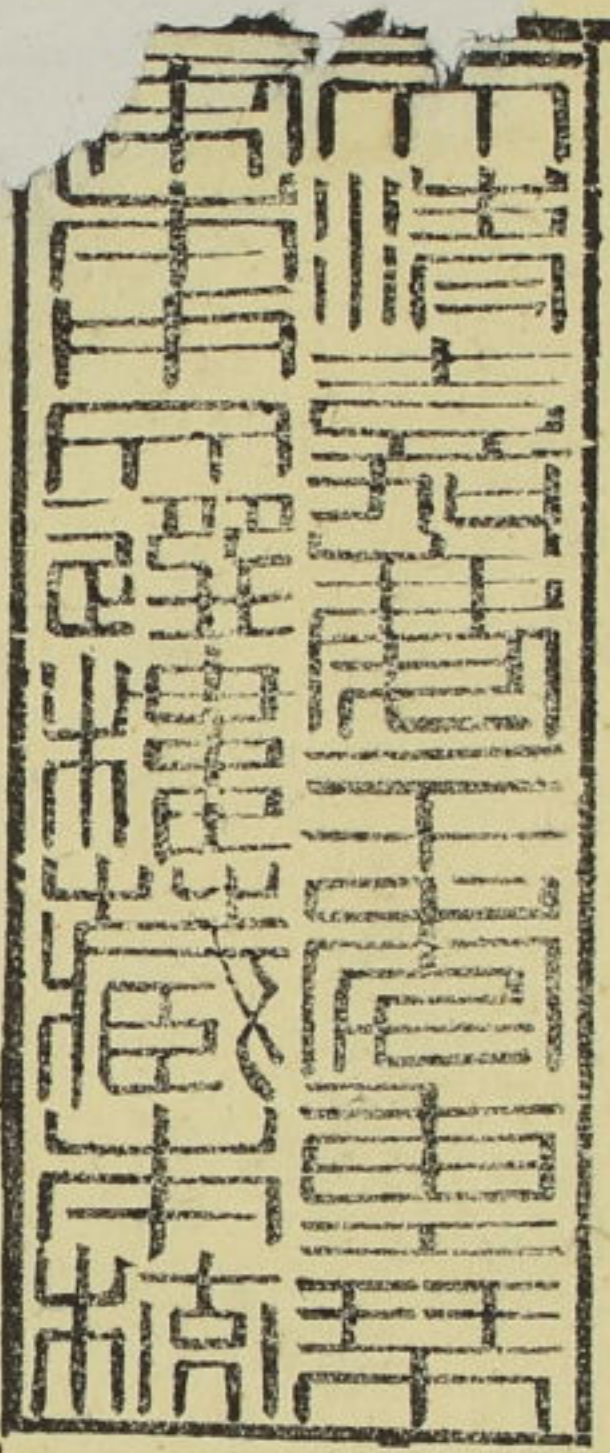
疏

凡居至興學正義曰此一

節論居民與地相得及食節事時勸功尊君立學之事。食節謂食得其節事時謂事得其時樂事謂民樂悅事務勸功謂勉勵立功尊君謂臣民尊君親上謂在下親愛長上民富而可教謂民事既得如此然後可得興學也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





江西南昌府學棊

禮記注疏卷十二按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

王制

天子將出節

類乎上帝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本類作禩

天子至乎禩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先應反主祖廟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反下有行字考文引宋板反上有行字案

惠棟按不誤

類者於其正禮而為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於作依齊召南云小宗伯注類者依

其正禮而為之依字訛於遂不可解

是宜為祭名也

閩監本同毛本名誤義衛氏集說亦作是宜為祭名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節

天子至天子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諸侯朝天子

閩監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一節誤天子

朱中鼻寸

閩監毛本作朱此本朱誤未

三璋之勺形如圭瓚

考文引宋板同閩監毛本三作二字按作二與考工記注不合

天子命之教節

天子曰辟廡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陳澧集說作辟雍考文引古本同石經考

文提要云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禮記纂言俱作廡

天子至頌宮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遠郊上公五十里

閩監毛本作上此本上誤止

小學在四郊下文具也

閩監毛本四改西衛氏集說同

土雝水之外圓如璧

惠棟按宋本土上有築字衛氏集說同雝作廡閩監毛本土誤王無

築字雝作廡

是政教治理之事

閩監毛本作政此本政誤故

王在靈沼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在字重誤也

天子將出征節

定兵謀也

閩監毛本作也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也誤反

以訊馘告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訊作計釋文出以訊云本又作許音信注同案作

許始與許字形相涉而訛



天子至謁告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按釋天云

惠棟按宋本作天衛氏集說同此本天誤奠  
閩監毛本同

及舜之攝位亦類于上帝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于  
作乎是也

亦比類正禮而為之

閩監毛本作比此本比誤此

春入學舍采合舞

閩本亦作采與周禮大胥合此本采  
誤來監毛本作萊衛氏集說同

天子諸侯無事節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  
諸侯不掩羣說同正義同釋文出不揜云本又作掩考文引  
古本亦作揜

下謂弊之

閩監毛本作弊嘉靖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  
此本弊作幣

天子至覆巢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穀梁淵聖御名四年

閩本同惟故字作按考文作故  
監本毛本作穀梁桓四年衛氏

集說同下同

次殺射髀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髀作髀衛氏集  
說同。按穀梁注作髀髀字見埤蒼說文  
作髀从骨各聲乃髀之本字

射左髀達於右髀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浦鏗云髀  
詩傳作髀釋文云餘繞反疏謂水賺  
也。有說詳公羊桓四年按勘記

當以注為正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注上有此字

言守取之無所擇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所作強  
。按周禮注作所賈景伯疏同

天子四時田獵皆得圍

閩監毛本如此本皆得圍三  
字模糊

下謂弊之者

閩監毛本作弊此本弊誤幣下則弊之同

注云以旗者

閩監毛本作以此本以誤小

注佐車駢逆之車

閩監毛本駢作驅下同

時名不同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名作各是也

按說文曰昆同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昆作蝨

冢宰制國用節

用地小大

閩本惠棟按宋本石經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小大二字倒石經考文提要云

宋大字本宋本九經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剛本至善堂九經本皆作小大

視年之豐耗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石經耗作耗宋監本同釋文同石經考文提要引宋大字本同。按作耗是也耗者乏無之謂

當有九年之蓄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之蓄云後皆同

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

閩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衛氏集說同毛本筭作算

民無食菜之飢色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衛氏集說同嘉靖本飢作饑

天子乃日舉以樂以食

惠棟按宋本無上以字岳本宋監本嘉靖本同考文引足利本同閩監毛本下以改侑衛氏集說同

冢宰至以樂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每年之率入物分為四分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物作均

三分而當年所用

閩監毛本而作為衛氏集說同

大略有閏月十三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三作二是也衛氏集說同

故惟有九年之蓄是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是作也衛氏集說同

捐其數

閩監毛本數作藪衛氏集說同。按作藪與考工記同

指其繩體則謂之紼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指誤繩也

則宗廟四時常祀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常誤當衛氏集說亦作常

次六百歲陰五謂水五年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二

其災歲兩個閩監本个作箇毛本作個下同

天子七日而殯節

喪不貳事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事誤車考文引宋板古本足利本作事

天子至不祭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記者許以降二為差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許作皆

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為短閩監本同毛本今誤會於誤為考文引宋板作

今

皆數往月往日惠棟按宋本作往監本作死非

及大夫之踰月也閩監毛本同盧文弨云及當是乃

易下邳傳其容說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傳其作傳甘閩本其字闕盧文弨云傳其當作侍

其覆姓也宋板作甘更誤

我先君簡公在楚閩監毛本作先此本先誤死

庶人至貳事閩監毛本有事字此本事字脫

不須顯異閩監毛本作不此本不誤本

餘居喪之外不供他事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餘作除

知縣封當為縣寔者惠棟按宋本閩監毛本作寔此本寔誤穿

吾不汲汲葬其親

閩監毛本吾作言是也

不可行事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不上有兩字

則在廟未發之時

閩監毛本作廟衛氏集說同此本廟字闕

是周禮家人文

毛本作冢閩監本冢作塚此本冢誤處

上貳是副二之貳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二作貳

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

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除誤際吉誤告

卒哭成事耐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耐作附下卒哭成事耐皆少牢同

喪祭尚爾

閩監毛本作尚衛氏集說同此本尚作向閩本同

是一時之言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言作事

天子七廟節

天子至於寢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漢侍中盧植說文云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文字

禮器天子七廟堂七尺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下七作九與禮器合

故莊三年公羊傳云

閩監毛本作傳此本傳誤庸閩本傳字闕盧文弨云傳當作經

天子諸侯宗廟之祭節

天子至地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

閩監毛本作時此本時誤命

是禘為殷祭

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閩監毛本祭誤制

今鄭注此視視其牲器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此下有云字續通解同

以韻句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作以韻衛氏集說同閩本韻字闕

是晉人祭河也

惠棟按宋本此下標禮記正義卷第十

天子諸侯祭因國節

惠棟按宋本自此節起至凡居

題禮記正義卷第十八

昔夏后氏郊鯀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

云禹父鯀尚書本作鯀段玉裁云鯀乃鯀之譌字

晉侯夢黃熊入國

監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

云本又作熊○按段玉裁云凡左傳國語中黃熊字後人皆改爲黃熊非也

天子至後者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是夏郊鯀

監毛本鯀作鯀閩

經文字鯀或作鯀是鯀鯀本一字此注字既作鯀故疏用注文亦作鯀其非用注文則作鯀故疏中惟此一字

作鯀諸本不達此旨凡疏中皆改作鯀并注中之鯀亦改從鯀失其意矣

但不知名杞以否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以作與衛

鼈三足能

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能字同而能上又有爲

天子禘祫節

禘一禘一禘

閩監毛本作禘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

天子至烝禘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故云禘禘禘嘗禘烝

閩監毛本作嘗衛氏集說同此本

丁卯大事于大廟

閩監毛本作大廟此本誤天廟

皇氏之說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說下有非字衛

云魯禮三年喪畢

閩毛本同監本畢誤畢

以此相推兄可知閩監毛本作况此本况作兄○按段用况字又其後改作况非也

是鄭以天子之禮與魯同也惠棟按宋本作同此本同誤國閩監毛本同

哀姜之喪僖三年乃除惠棟按宋本作姜此本姜誤公閩監本同毛本哀姜作閔公尤誤

三年之喪則既顛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顛誤顛

故王肅論引賈逵說閩監毛本作逵此本逵誤達

審遞昭穆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遞作諱

皆升合於其祖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其作大

南方諸侯春禘祭竟閩監毛本作春此本春誤有

欲見先時祭惠棟按宋本作欲此本欲字模糊閩監毛本欲作此

法不作禘惠棟按宋本作禘此本作禘二字模糊閩監毛本作重禘按重字非也

天子社稷皆大牢節惠棟按云天子節庶羞節宋本合為一節

所謂羔豚而祭閩監毛本作豚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豚字闕

四之日其早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早作蚤

稻以鴈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鴈作雁

庶人無故不食珍閩監毛本作珍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此本珍誤珍

故謂祭饗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饗作享

天子至食珍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注有田者既祭至祭非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既祭三字

故禮記明堂位云

惠棟按宋本作位此本位誤泣閩監毛本改泣為注亦非

譏其用七月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譏作議

非鄭云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云作義是也

按春秋桓八年

監毛本作桓此本桓作淵聖御名閩本同下桓十四年同

汜閣荅曰

惠棟按宋本作汜此本汜誤記閩監毛本同考文引宋板閣作閣浦鐘從月令疏按亦改記作汜○按浦鐘是也通典引亦作汜閣

公有司私臣皆殺脅

閩監毛本作殺此本殺誤殺

故知謂祭也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祭下有享字

其諸侯及大夫饗食賓得用牛也

閩監本同毛本實作實考文引宋板作實

庶羞不踰牲節

庶羞不踰牲

閩監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毛本踰誤用考文引宋板作踰

醢食糝食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醢誤馳考文引宋板馳作配與惠按不同此考文之誤也

古者公田節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古者至無征

惠棟按宋本作並衛氏集說同此本並誤若

並非周法

閩監毛本同

或兼虞夏以言之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無作殷衛氏集說作或兼虞夏殷言之無

以字

關竟上門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竟作境衛氏集說同

此夏殷法

閩監毛本作殷衛氏集說同此本殷誤於

猶須譏禁

閩監毛本作猶此本猶誤酒

獮祭魚

閩監毛本作獮此本獮誤稅

圭絜白也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絜作潔衛氏集說同下同

故注云周官之士田

閩監毛本官作禮

治公田美惡取於此

閩監毛本作美此本美字模糊

此則計田雖不得什一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計誤井考文引宋板井作圭非也

又鄭注匠人云

惠棟按宋本鄭注此本鄭注誤葬匠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作案鄭注匠人

云

稅夫無公田

惠棟按宋本作夫衛氏集說同此本夫字殘閩本同監毛本夫作去誤

制公田不稅夫

惠棟按宋本同閩監毛本制誤惟衛氏集說同

以春秋宣十五年云

閩監毛本作宣衛氏集說同此本宣誤亭

以太都之田任疆地

惠棟按宋本同是也閩監毛本疆作疆衛氏集說同

塵邑居里矣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居里二字倒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宋本周禮注亦

作邑居里

又司馬云

閩監毛本同浦鏜云司馬下當脫法字

通為匹馬

惠棟按宋本作匹此本匹誤四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以此田上中下

閩監毛本作此衛氏集說同此本此誤世

然畿外諸侯雖立公田

惠棟按宋本作畿衛氏集說同此本畿誤郊閩監毛本同

其實諸侯郊外亦用貢法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外作內

九夫之田而稅一

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九誤大



邦國亦異外內耳

閩監毛本如此衛氏集說同此本國亦誤印齊

大貉小貉

閩監本如此此本二貉字模糊毛本誤大貉小貉

皆九夫為井八家共治公田八十畝

閩監本同考文引宋板同毛本夫誤

家共誤其

但不知諸侯郊內十夫

閩監毛本作夫此本夫誤大

若為周制耳

監毛本作周此本周誤你閩本此字闕考文引宋板周作

注麓山足

閩監毛本足下有也字

水鍾曰澤

惠棟按宋本作鍾與周禮大司徒注合衛氏集說同此本鍾作鐘閩監毛本同

林麓川澤之異也

惠棟按宋本作川衛氏集說同此本川誤山閩監毛本同

是征謂稅也

惠棟按宋本作征此本征誤正閩監毛本同

殷政寬厚

閩監毛本作厚此本厚誤辱

用民之力節

年歲雖豐

閩監毛本作豐此本豐誤豐下同

田里不粥節

田里至不請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司空執度地節

沮謂萊沛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出沛也是釋文本沛下有也字考文引古本

同

司空至之食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論司空居民并任以事食之事

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并作并

言沮地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沮地誤祖也

堪造邑井

惠棟按宋本作造此本造誤達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

則用力難重

閩監毛本作難此本難誤雖

按遣人云

閩監毛本作遣此本遣誤貴

凡國野之道

惠棟按宋本作野衛氏集說同此本野誤則閩監毛本野誤家

老者食少

閩監毛本作者衛氏集說同此本者誤之

老給壯糧

惠棟按宋本作糧此本糧誤者閩監毛本同

凡居民財節

必因天地寒煖燥濕閩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監毛本濕作溼○按依說文當作溼漢隸多以濕為燥溼字

使其材藝堪地氣也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藝作執宋監本

同

謂其情性緩急

惠棟按宋本宋監本岳本嘉靖本同閩監毛本情性二字倒衛氏集說同

謂旃裘與絺綌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釋文同惠棟按宋本旃作氈宋監本同

○按氈正字旃假借字

卧則僛

閩監毛本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僛上有同字正義云正本直云卧

則僛足無同字俗本有同字誤也

衣羽毛

閩監毛本同石經同岳本同嘉靖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羽毛二字倒

凡居至曰譯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此一節論中國及四夷

閩監毛本如此此本中字誤移入下行此下六行行末一字通

移至七行水性則信則誤經而止閩監毛本不誤

各須順其性氣材藝閩監毛本作藝衛氏集說同此本藝作執

從此以下至北方曰譯惠棟按宋本作從此本從誤後閩監毛本後改自

雖不火食閩監毛本作雖此本雖誤如

非惟彫額閩監本同毛本額誤刻考文引宋本作額

衣羽毛穴居者惠棟按宋本如此此本毛下衍於字閩監毛本同

林木又少閩監毛本作木此本木誤本

依東夷傳九種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段玉裁據後漢書九種下補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

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李巡注爾雅云共二十五字而後接一曰元菟句盧文弨依爾雅疏增作依東夷傳夷有九種曰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又共增二十二字

三曰高驪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驪作麗

一曰天竺閩本同監毛本竺作竺是也衛氏集說同

二曰咳首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首作者

四曰跛踵閩本同惠棟按宋本同監毛本跛作跂衛氏集說同

八曰旁春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旁作韋盧文弨云韋亦譌皇侃論語疏作旁脊

戎者兕也閩監毛本同衛氏集說同惠棟按宋本也作戎

二曰戎央閩本同考文引宋板同監毛本央作夷衛氏集說同盧文弨云戎夷紺珠作戎夫皇疏作

依豹爾雅疏作戎夷

四曰單于段玉裁按本單作單

正本直云閩監毛本同浦鏜按云正疑定字誤

卧則僛無同字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僛下有足字

是依其事類者也

閩監毛本同惠棟按宋本無者字

凡居民量地節

凡居至興學

惠棟按宋本無此五字

附釋音禮記注疏卷第十二終

惠棟按宋本禮記正義卷第十八終記云凡十五頁

禮記注疏卷十二按勘記

